

小小说集锦之------外国小小说精选

·收集整理：江中舟、helloguo、hungerytiger（the same one）

·E-mail: hungerytiger@21cn.com　helloguo76@21cn.com

外国精选：荟萃国外精华，集锦海外文萃，如一张张神奇的画卷，反射着西域风情的方方面面,愿小小说的爱好者能够喜欢！总共收集了 60 篇小小说，是比较早期的文章，下一个小小说集锦电子书中将推出国内的小小说，敬请期待！

作品目录：

吻

我是护士。每天下午，在我值班的时候，总是要沿护理之家的走廊走一走，和每个房间的病人们聊上几句，观察一下他们的病况。每次我都会看到凯特和查尔斯夫妇二人坐在那里，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相册，看着上面的照片在追忆往事。凯特总是很自豪地给我看当年他们的那些旧照。照片上，查尔斯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英俊潇洒。而凯特则是一头黑黑的秀发，她笑容可掬，楚楚动人。两个年轻的恋人含笑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看上去他们依然还是那么相亲相爱。灯光照在他们那满头银发，照着那两张满是时间线的脸。他们含笑沉浸在过去那幸福的回忆之中。

“ 现在的年轻人对爱的理解太浅薄了。 ”我想。以前总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有享受爱的权力，现在看来，真是太愚蠢了。

凯特和查尔斯形影不离，饭厅里，他们双进双出，休息室里，他们出双入对，就连在大厅或草坪上散步，他们也是手拉着手的。当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在饭厅吃晚饭时，有时就会看到凯特和查尔斯这对老夫妻慢慢地从餐厅门前走过。每当这时，我们的话题总会转到这对老夫妻身上。题目是关于这对老人的爱情和忠诚，以及如果他们两人中有一个先去世，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知道查尔斯是个坚强的人，能挺得住。

可凯特却只有依靠查尔斯才能生存。

“ 如果先去世的是查尔斯，那凯特会怎么样呢？ ”我们常谈论这个问题。

晚上，就寝前，我总是要给病人们送去晚上服用的药。每次，凯特都是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椅子里等我。每次都是我和查尔斯看着她把药吃下。然后，查尔斯便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椅子上扶到床上，再给她那虚弱的身子盖好被子。

看着他们的举动，我曾一千次地想过：上帝啊，护理之家为什么不给已婚夫妇设置双人床呢？他们一生都是同床共枕的，可在这里却要把他们分开，一夜之间他们就被剥夺了一生的舒适。

查尔斯起身关掉了凯特的床头灯，接着他温存地弯下身去，两人轻轻地吻着。

而后，查尔斯轻轻地拍拍凯特的脸蛋，两人便会心地相视而笑。

接着，查尔斯把凯特床边的栏杆升起。随后他便转过身去吃他自己的药。当我走到走廊时，总能听到查尔斯说：“ 晚安，凯特！ ”凯特也用同样的问候说：“ 晚安，查尔斯！ ”我休了两天假，等又回来上班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 查尔斯昨天早上去世了。 ”

“ 什么病？ ”“ 心脏病。来得太快了。 ”

“ 凯特怎么样？ ”“ 很不好。 ”

我来到了凯特的房间，只见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手搭在了腿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我一把抓过了她的手说：“ 凯特，我是菲丽丝。 ”

她眼神发直，没有任何反应。我用手托着她的下颌，轻轻地转动着她的头，才使她不得不看着我。

“ 凯特，我刚听说查尔斯的事。我感到很难过。 ”

一听“ 查尔斯 ”三个字，立刻她的眼中闪烁出了光芒。她迷惘地瞧着我，好像我是突然出现的似的。“ 凯特，是我，菲丽丝，对于查尔斯去世我很难过。 ”

她认清并回忆起一切后，她的脸红红的，泪水夺眶而出。“ 查尔斯去了。 ”她喃喃地说。

“ 我知道。我知道，凯特。 ”我说。

我们对凯特特殊照顾了一段时间，让她在房间里吃饭，大家轮流用各种特殊的方式照料她。后来，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每当我经过她房间时，经常会看到凯特坐在椅子里，腿上放着那个大相册，神情悲伤地瞅着相册中的查尔斯。

就寝的时候是凯特一天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尽管已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搬到了查尔斯的床上，尽管我们常常和她在一起聊天，说笑，夜里也给她掖被子，可依然驱赶不走凯特的悲伤、寂寞和孤独。有一次，我看着她睡了一小时后才走，可当我又经过她的房间时，却发现她依然大睁着双眼，凝视着天花板。

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仍没有好转。她像是很烦躁，又很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知道为什么凯特夜里的情绪要比白天坏呢？后来，有天晚上，我又来到了凯特的房间。只见她像往常一样，木呆呆地大睁着双眼。我由于一时冲动就问她：“ 凯特，你是在怀念你那晚安前的吻吧？ ”说着，我俯下身去，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

我的这一吻像是打开了阻塞她感情洪流的闸门，滚滚泪水夺眶而出。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呜咽着说：“ 查尔斯总是这样吻我的。 ”

“ 我知道。 ”我低声说。

“ 我真想他啊！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在祝福晚安前这样吻我的。 ”她停了停，擦了擦眼泪又说，“ 没有他的吻，我就睡不着啊。 ”

她抬眼看了看我，那眼中泪水盈盈。“ 噢，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吻。 ”

说着，她嘴角边浮现出一丝笑意。“ 知道吗， ”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 查尔斯常给我唱一支歌。 ”

“ 是吗？ ”

“ 是的 ”——她点了点那白发苍苍的头，说：“ 夜里我躺在这里，就会想起那支歌。 ”

“ 怎么唱的？ ”凯特笑笑，握住我的手，然后，又清了清嗓子，便唱了起来。虽然声音很小，但音色却很优美，唱得悦耳动听：亲亲我吧我们分离时就该这样当我年迈得失去了梦想就让这吻永驻在我心上。

马贝街的故事

1988 年的纽约。

雅各布·里兹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及两个女儿——凯特和克莱拉，当时住在城郊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小房子正如同在一块巨大的色彩斑斓的画布上——各种各样的鲜花正在广阔起伏的田野上像夏夜的繁

星一样热烈地盛开着。

雅各布在城里的一家报社工作，每天早上他都要乘渡船过河进城。

为了工作，他需要走进城里的大街小巷。他曾看到过许多事情。像呼啸而过的救火车，滑稽的街头马戏团的表演，盛大的游行队伍等等之类的事，雅各布都会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一个故事，每天都会有许多人读到报纸上雅各布写的故事。

有一天，雅各布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条黑暗窄小的街道 :这是一条他非常熟悉的街这条街叫马贝街，在纽约城里没有别的街会比它更黯淡了，没有别的街的房子会比它的老屋更破旧，也没有别的街的人们会比它的居民更贫困。

雅各布对马贝街的情况已经写过不止一篇文章，他呼吁人们把马贝街的老房子拆掉，建起漂亮的新房子，还应该整修一个可供马贝街的孩子们玩耍使用的操场，路灯也早就该竖起。

但是马贝街的一切还是老样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 没有人能为它做这些事。 ”人们说。然后他们就不再更多地考虑马贝街了。

那天，雅各布在路口看到了阿伯特——一个住在马贝街的男孩。“ 你妈妈今天怎么样了？ ”雅各布问道，“ 她还很虚弱吗？ ”“ 是的， ”阿伯特答道，“ 但她总算好点了。 ”

“ 我建议你， ”雅各布说，“ 假如能够的话，你最好采一些花送给你妈妈，因为病人看到生机勃勃的鲜花会感到好一点的。 ”

“ 是吗？ ”阿伯特怀疑地问。

雅各布肯定地点点头。

“ 那我会设法采一些给我妈妈的。”阿伯特说，“ 只是我不知道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见过。”

“ 什么，你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花？ ”雅各布震惊地说，“ 可是，阿伯特，只要一到乡下，五彩缤纷的鲜花到处都是！ ”“ 我从来没有去过乡下， ”阿伯特低下头说，“ 我妈妈不能带我去，我们太穷 ”“ 了，我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离开过马贝街。 ”

于是雅各布坐下来，一五一十地想努力告诉阿伯特鲜花到底是什么样的。 ”

他说：“ 鲜花盛开在大地上。有些花朵沁人心脾，气味芳香，而有些花却一点味也没有。柔软的花瓣的形状千奇百怪：有圆的，椭圆的；有扁的，卷的；有片状的，带状的。花还有许多想都想不出来的颜色：有的红似木柴燃烧发出的火焰；有的蓝得像晴朗无云的天空；有的花比冬天飘洒的雪花还要白；有的黄得比妈妈的黄纱巾的黄色还要深，还要透明。 ”

当雅各布说完的时候，阿伯特仍然相当困惑地眨眨眼睛说：“ 我大概已经明白花是什么样子的了。我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它们，摸一摸，闻一闻。 ”

雅各布离开了马贝街凯特和克莱拉望见了爸爸，高兴地跑到他身边，扑进了他有力的臂弯里。

当他们一起回家的时候，雅各布看着路边的旷野，那上面铺满了普通的平时不能引起他更多注意的花

朵：这些温柔的小精灵们在绚丽的晚霞中，随风轻轻地摇动着。他想起了阿伯特。

他拉着女儿们的手，告诉她们一个名叫阿伯特的男孩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条叫做马贝街的黑暗街道的孩子，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怕是最平凡最微小的花儿的可怜的孩子。

两个女儿沉默了。

第二天，凯特和克莱拉早早冲出房子，奔进宽广的原野，尽她们所能一个劲地采花。她们把一大捧鲜艳芬芳还带着露水的花交给雅各布。

“我们是为阿伯特采的，”她们气喘吁吁地说，“那个从未见过花的男孩子。”当阿伯特看到这些花时，他很久很久没有说一个字。

雅各布轻声问他：“你不喜欢它们？”“不，我真是太喜欢它们了。”阿伯特终于抬起头，眼里闪着兴奋的光，难以置信似的微微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世上竟还有这么好看的东西。我要把它抱给妈妈看，它肯定会使她感觉好一点的。”

另一些马贝街的孩子路过了这里。他们也从未看到过鲜花。他们问是否可以仔细地看看它们，摸摸它们并且闻闻它们。所有的孩子都认为，这些花朵非常迷人。

有一个小女孩轻轻地抚摸着柔滑的花瓣，觉得它们是如此美丽，如此令人心醉神迷，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颗大颗的泪珠溅落在这美好而又安静的花束上。

那天，雅各布为他的报社写了一个关于马贝街的孩子和花的故事。他把印好的报纸带回家给妻子和女儿们看。她们都为送花给阿伯特而感到非常高兴。

那天晚上，同平常一样，许多人看到了雅各布写的故事，他们——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木匠和经理——都为马贝街的孩子们感到难过。

于是，他们纷纷一大早就走进田野、荒地，走到山谷里，走到小溪边，走到山包上，采了尽可能多的鲜花——就像凯特和克莱拉一样。

有些人乘着火车进城，有些人赶着敞口马车进城，有些人坐着四轮马车进城，更多的人徒步走来：人人手里都捧着刚摘下来的清新的五颜六色的鲜花。

他们把纯洁的花束放在雅各布的工作室里，都说同一句话：“请把这些花带给马贝街的孩子们。”

不久，这间工作室就被花挤满了。雅各布看看窗外：川流不息、越来越多的人们正捧着无比贵重的鲜花来到这里。

雅各布弄来一辆大运货马车，把花一趟一趟地带到马贝街个居民：给每个孩子们，给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父亲们。

给了每个人后，还有许多鲜花。于是，人们就把花摆在每一个窗户前，靠在每一个大门前，插进每一个烟囱里，抛到每一个屋顶上：凡是能塞进花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都放上了花。

从屋顶到地面，整条街的每一座房子上，除了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在那天，马贝街成了纽约城里最漂亮的一条街！马贝街的每个人好几天都一直陶醉在花的海洋里。

雅各布仍把这些写成了故事，仍有许多人读到了。在感动之余，他们开始想：“我们必须为马贝街做些什么？”雅各布后来成了一个老人。在几十年里，他看到了马贝街的许多变化：破旧的老房子被推倒了，新房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一个宽阔平整的游戏场也终于修成了，在那儿，马贝街的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路灯立了起来，马贝街再也不黑暗了。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使雅各布像很多年前的一天那样感到快乐：在那天，有个叫阿伯特的男孩第一次看到鲜花；在那天，所有的马贝街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鲜花；在那天，有个小女孩流下了泪水，仅仅因为她手里紧握的鲜花在她看来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蠢人的天堂

某一时，某一处，有一个叫卡狄施的富人。他有一独子名阿特塞。卡狄施家中一位远亲孤女，名阿克萨。阿特塞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孩，黑头发黑眼睛。阿克萨是蓝眼睛金黄头发二人年纪大约一样。小时候，在一起吃，一起读书，一起玩。长大了之后二人要结婚那是当的事。

但是等到他们长大，阿特塞忽然病了。那是没人听说过的病：阿特塞自以为是已经死了。

他何以有此想法？好像他曾有一个老保姆，常讲一些有关天堂的故事。她曾告诉他，在天堂里既不需工作也不需读书。在天堂，吃的是野牛肉鲸鱼肉；喝的是上帝为好人所备下的酒；可以睡到很晚再起来。而且没有任何职守。

阿特塞天生懒惰。他怕早起，怕读书。他知道有一天他须接办他父亲的业务，而他不愿意。

既然死是唯一进天堂的路，他决心越早死越好。他一直在想，不久他以为他真的死了。

他的父母当然是很担忧。阿克萨暗中哭泣。一家人竭力说服阿特塞他还活着，但是他不相信。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埋葬我？你们知道我是死了。因为你们，我不得到天堂”。

请了许多医生检视阿特塞，都试图说服这孩子他是活着的。他们指出，他在说话，在吃东西。可是不久他少吃东西，很少讲话了。家人担心他会死。

于绝望中，卡狄施去访问一位伟大的专家，他是以博学多智而著名的，他名叫优兹医生。听了阿特塞的病情之后，他对卡狄施说：“我答应在 8 天之内治好你儿子的病，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做我所吩咐的事，无论是如何的怪。”

卡狄施同意了，优兹说他当天就去看阿特塞。卡狄施回家去告诉他的妻、阿克萨和仆人们，都要依从医生的吩咐行事，不得起疑。

优兹医生到了，被领进阿特塞的屋内。这孩子睡在床上，因断食而瘦削苍白。

医生一看阿特塞便大叫：“你们为什么把死人停在屋里？为什么不出殡？”

听了这些话，父母吓得要命。但是阿特塞的脸上绽出了微笑，他说：“ 你们看，我是对的。 ”

卡狄施夫妇听了医生的话虽然惶惑，可是他们记得卡狄施的诺言，立即筹备丧葬事宜。

医生要求将一个房间准备得像天堂的样子。墙壁挂上白缎，百叶窗关上，窗帘拉密，蜡烛日夜点燃。仆人穿白袍，背上插翅，作天使状。

阿特塞被放进一具开着的棺材，于是举行殡仪。阿特塞快乐得筋疲力竭，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一间不认识的屋子里。“ 我在那里？ ” 他问。

“ 在天堂里，大人， ” 一个带翅膀的仆人回答。

“ 我饿得要命， ” 阿特塞说道，“ 我想吃些鲸鱼肉，喝些圣酒 ”。

领班的仆人一拍手，一群男女仆人进了来，都背上有翅，手棒金盘，上面有鱼有肉，有石榴和柿子，凤梨和桃子，一个白胡须高个子的仆人捧着斟满酒的金杯。

阿特塞狂吃了一顿。吃完了，他说要休息。两个天使给他脱衣，给他洗澡，抱他上床，床上有丝绸的被单和紫绒的帐盖。阿特塞立刻怡然熟睡。

他醒来时，已是早晨，可是和夜里也没有分别。百叶窗是关着的，蜡烛在燃烧着。仆人们一看见他醒了，送来和昨天完全一样的饮食。

阿特塞发问：“ 你们没有牛奶、咖啡、新鲜面包和牛油么？ ”

“ 没有，大人。在天堂总是吃同样食物的。 ” 仆人回答。

“ 这是白昼，还是夜？ ” 阿特塞问。

“ 在天堂里无所谓昼和夜 ”。

阿特塞吃了鱼、肉、水果，又喝了酒，但是胃口不像上次好了。吃完后他问：“ 什么时候了？ ”

“ 在天堂里时间是不存在的， ” 仆人回答。

“ 我现在做什么呢？ ” 阿特塞问。

“ 大人，在天堂里，不须做任何事。 ”

“ 其他的圣徒们在那里？ ” 阿特塞问。

“ 在天堂里每一家有其自己居住的地方。 ”

“ 可以去拜访么？ ”

“ 在天堂里彼此居处距离很远，无从拜访。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走好几千年。 ”

“ 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来？ ” 阿特塞问。

“ 你父亲还可再活二十年，你母亲再活三十年。他们活着便不能到此地来。 ”

“ 阿克萨呢？ ”

“ 她还有五十年好活。 ”

“ 我就要孤独这么久吗？ ”

“ 是的，大人。 ”

阿特塞摇头思索了一阵。随后又问：“ 阿克萨现在预备做什么？ ”

“ 目前她正在哀悼你。不过她迟早会忘掉你，遇见另一年轻人，结婚。活人都是这个样子。 ”

阿特塞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着。这是好久好久以来第一次想做点什么事，但是在天堂里无事可做。他怀念他父亲，思念他母亲，渴念阿克萨；他想研读些什么东西；他梦想旅游，他骑他的马；他想和朋友聊天。

终于他无法掩饰他的悲哀。他对一个仆人说道：“ 我现在明白了，活着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坏。 ”

“ 大人，活着是艰苦的，要读书，要工作，要经管事业。在这里一切轻松。 ”

“ 与其坐在此地，我宁愿去砍柴，搬石头。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 ”

“ 永无尽期。 ”

“ 永无尽期待在这儿？ ” 阿特塞急得乱抓头发，“ 我宁可自杀。 ”

“ 死人不能自杀。 ”

到了第八天，阿特塞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仆人照预先的安排，过去对他说：“ 大人，原来是错误了，你并没有死。你必须离开天堂。 ”

“ 我还是活着吗？ ”

“ 是的，你活着，我带你还阳。 ”

阿特塞喜欢得忘其所以。仆人蒙上了他的眼睛，在房屋的长廊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带他到他家人等候的房间，打开他遮眼的布。

是睛朗的天气，阳光射进敞着的窗户。外面的花园里，好鸟时鸣，蜜蜂嗡嗡。

他快乐得亲吻他的双亲和阿克萨。

他对阿克萨说：“ 你还爱我么？ ”

“ 是的，我爱你，阿特塞。我不能忘记你。 ”

“ 果然如此，我们就该结婚了。 ”

不久，婚礼举行了。优兹医生是上宾。乐师奏乐，宾客自远方来，都给新娘新郎带来精美的礼物。庆祝七天七夜。

阿特塞与阿克萨极为幸福，白头偕老。阿特塞不再懒惰，在当地成为最勤奋的 ” “ 商人。

婚礼之后阿特塞才发现优兹医生治疗他的经过，原来他是住进了蠢人的天堂。后来他和阿克萨时常把优兹医生的神奇治疗法讲给他们的子孙听，以这样的一句话作结束：“ 天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没有人知道。 ”

盲厨师

1786 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在维也纳近郊一间小木屋里，一个盲眼的老人——杜恩伯爵夫人从前的厨师快要死了。实际上说来，那甚至不是一间屋子，而是花园深处的一间陈旧的小看守棚。花园里堆满了被风吹落的腐朽的树枝。每走动一步，要枝就发出咔喳咔喳的响声，于是一条带链的狗就开始在它的窝里发出低微的狺狺声。它也像它的主人一样奄奄一息，由于衰老而不能汪汪地吠叫了。

几年以前，这个厨师被炉子的热气熏瞎了眼睛，从那时候起，伯爵夫人的管家就让厨师移到这间小屋来居住，经常给他几个佛洛令（钱）。

厨师和他的女儿玛丽亚住在一起，她是一位 18 岁的姑娘。小屋里全部的家具只有一张床，几条跛脚板凳，一张粗笨的桌子，一个布满裂缝的洋磁罐，还有一架翼琴，是玛丽亚唯一的财产。

翼琴是这样的古旧，它的弦唱着冗长而柔和的调子来回答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声响。厨师笑着把这架翼琴叫做“自己屋里的看守人”。只要是有人走进屋里，这架翼琴就发出颤抖的、老年人的嗡嗡声来迎接他。

玛丽亚替临死的父亲洗干净了身体，替他穿上了冰冷而干净的衬衫，老人说：“我向来不喜欢牧师和修道士。我不能把听人忏悔的牧师叫来，不过临死前我要洗净我自己的灵魂。”

“那么到底怎样办呢？”玛丽亚吃惊地问道。

“到街上去，”老人说道，“请求你碰到的第一个人到我们屋里来听取临终者的忏悔。谁也不会拒绝你的。”

“我们这条街是这样荒凉……”玛丽亚喃喃地说道，披上头巾就出去了。

她穿过花园吃力地把生了锈的铁栅门拉开，便停在那儿。街上空旷无人。风把落叶吹刮得满街跑，阴霾的天空下着冰冷的雨点。

玛丽亚长久地等待和倾听着。最后她似乎觉得有人沿着围墙走来，哼着曲子，她走上几步去迎他，和他撞了个满怀，啊地叫了一声。那个人站住了，问道：“谁在这儿？”玛丽亚抓住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把父亲的请求说出来。

“好吗，”那个人冷静地说，“我虽然不是牧师，但是也一样，咱们走吧。”

他们起进了屋子。在烛光下，玛丽亚看出他是个身材瘦削而矮小的人。他把淋湿的斗篷脱下放在凳子上。他穿得很讲究，但很朴素；烛光把他的黑坎肩、透明的钮扣和饰有花边的衣领都照得闪闪发亮。

这个陌生人还很年轻。他完全像个顽皮的小孩似的摇晃着脑袋，整一整上了香粉的假发，很快就把凳子移近床边，坐下来，弯着腰，愉快地凝视着临终者的脸。

“您说吧！”他说，“我不是借上帝的权力，而是用我所从事的艺术的力量，我要使你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获得轻松的感觉，并卸下你心灵上的重负。”

“我干了一辈子活，直到眼瞎，”老人喃喃地说道，并把陌生人的手拉向自己身旁，“干活的人是没有时间去犯罪的。当我的老婆——她叫玛尔达，得了肺病时，医师开了各种贵重的药，要给她吃凝乳和酒果，给她喝滚热的葡萄酒，我就从杜恩伯爵夫人的一套食具里偷了一个小小的金盘子，把它打成碎块卖了。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很难受，我向我的女儿隐瞒着：我教她不要动别人桌上一点点小东西。”“伯爵夫人的仆人中有谁为这件事吃过苦头吗？”陌生人问。

“我发誓，先生，谁也没有。”老头回答后就哭了起来，“如果我知道黄金对我的玛尔达没有帮助，我何必偷呢！”“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问。

“约翰·梅叶尔，先生。”

哦，“约翰·梅叶尔，”陌生人说，然后把手掌放老头儿那双瞎眼睛上，“你对人们没有罪过。你做的这件事不是罪过，也不算是偷窃，相反，也许可以算是你对爱情的功劳。”

“阿门！”老头喃喃道。

“阿门！”陌生人重复道，“现在你告诉我你最后的心愿吧！”“我希望有人能照顾玛丽亚。”"”“我来照顾。你还希望什么？”

于是临终者突然微笑起来，高声说道：“我想再一次看到玛尔达，就像年轻时代遇见她的那个样子。想看见太阳，想看见这个古老的花园百花齐放的春天。但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您不要为我说这些蠢话而生气。大概是病把我弄湖涂了。”

好吧。陌生人说了就站起来。

“好吧。”他重复说道，走近翼琴，坐在它前面的凳子上。

“好吧！”他第三次大声说道。

突然间急速的声响在小屋内散开，仿佛千百颗玉珠被抛到地板上。

“听吧，”陌生人说，“听吧，看吧！”他弹起来了。玛丽亚后来回忆起这个陌生人，当第一个琴键前额异常苍白，烛火的光焰在他发黑的眼睛里摇晃。

翼琴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放声哥唱。它的声音不但充满了整个小屋，而且也响彻了整个花园。那只老狗从窝里爬了出来，坐着，歪着脑袋，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摇着尾巴。天下着雨雪，可是老狗只抖了抖它的耳朵。

“我看见了，先生！”老人说，在床上欠起身来，“我看见和玛尔达相会的那一天，她因为慌乱而打翻了一罐牛奶。这是冬天发生的事，在山上。天空像一块深蓝色的玻璃那样透明，玛尔达笑了，她笑了。”他重复道，倾听着琴弦发出的像河水的潺潺声。

陌生人弹着琴，一边望着那个黑洞洞的窗户。

“现在你看见了什么没有？”他问。

老人倾听着，默不作声。

“难道你没有看见。”陌生人一连继续弹琴，一变成了蓝色，随着又成了蔚蓝；温暖的阳光从某处的上空射下来，你家古树的树枝不是已经开放了白花吗？我看这些苹果树上的花，虽然是从这儿，从房间里看去，它们都好像是大朵的郁金香。您看：第一道阳光射在石头砌成的院墙上，把墙烤暖了，上面正冒着

热气。这也许是饱含着融雪的青苔蓝、更加壮丽，一群一群的鸟儿已经从我们古老的维也纳上空飞向北方。”

“这些我统统看见了。”老人喊了一声。

翼琴的踏板轻轻的轧轧发响，翼琴更庄严地歌唱起来，好像不是它在唱，而是千百个人在欢呼。

“不，先生，”玛丽亚对陌生人说，“这些花完全不像郁金香。这是苹果树，今夜才开了花。”

“是的，”陌生人回答，“这是苹果树，但是它们的花瓣很大。”

“打开窗户吧，玛丽亚。”老人请求道。

玛丽亚打开了窗户。冷空气冲进屋来。陌生人弹奏得轻柔而缓慢了。

老人倒在枕头上，贪婪地呼吸着，手在被子上摸索着。玛丽亚向他扑去。陌生人停止了弹奏。他凝然不动地坐在翼琴旁，好像被自己的音乐迷住了似的。

玛丽亚大叫一声。陌生站了起来，走到床前。老人喘息着说道？“我像许多年以前那样清楚地看到了一切。但我不愿意不知道你的名字就死去。名字！”“我叫伏尔弗冈格·阿梅捷·莫扎特。”陌生人回答道。

玛丽亚离开床边，双膝几乎着地，深深地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行礼。

当她直起身子来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了。朝霞在窗外显得通红，红光下呈现出铺满了雪花的花园。

登场

一位先生走进来。

“我就是，”他说。

“请您再试一试，”我们喊。

他重新走进来。

“这儿是我，”他说。

“不比前一次好多少，”我们喊。

他又一次踏进房间。

“事情和我有关，”他说。

“这个开头不好，”我们喊。

他又一次走进来。

“哈罗，”他喊着，招了招手。

“请别这样，”我们说。

他又作了一次尝试。

“我又来啦，”他喊。

“这回差不离了，”我们喊。

他再次走进来。

“一个你们期待已久的人来了，”他说。

“重复一次，”我们喊。可是，唉，我们迟疑不决的时间太长了，这回他到了外面，再也没有进来，跑掉了。尽管我们打开房门，急匆匆地跑到街上四下张望，却再也瞧不见他的影踪。

面对外国青年的眼睛

“你知道我的中国名字吗？老师！”

问话者是位欧洲少女。棕黄卷发飘洒在双肩，线条优美的小嘴抹了厚厚的口红，碧蓝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她穿了件黑红相间的花格衬衣——如果可以叫衬衣的话。因为，它没有袖子，领口开得极低，长短刚过肚脐。白白的胳膊和金晃晃的项链全露在外边。

“你叫如意。是法国女郎。”我说。

“嗯哼？”她高兴了，两个耳坠子明光光的，打秋千似的晃动着，“马老师知道‘如意’在汉语中的含意吗？”

“那是说，你在中国将百事称心，万事顺利哟！”我以调侃的口气说。大约我已不象中国的大学教师，倒象吉普赛算命巫婆了吧。

法国女郎笑了，把穿着牛仔裤的腿往沙发扶手上一迈，吐出一个烟圈。

这是在我给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上。如意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学生，迟到五分钟。据说她总迟到，动辄还要两指夹一支香烟丢给正在讲课的教师。有一次，上课铃响了许久，教师问各国学生：“咱们还等如意吗？”日本学生伊藤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等那‘坏分子’。”教师忙告诫：“不要用‘坏分子’称呼一个姑娘！”伊藤反而乐了，说：“我们的中国话，和老师教的常常含意不同。比如说，欧洲同学叫我‘三好学生’，您猜是哪‘三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留学生中另一姑娘，是荷兰的俞荷白。她的个子不高，黑油油的黄皮肤，漆黑的头发剪得象大串联时的红卫兵。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装，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系得严严实实。不施脂粉，不苟言笑，进门问声“老师好”，就正襟危坐，大而圆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黑板。

两个英国学生到得最早。中等个儿的韩克图长了一双浅绿色眼睛，熠熠闪光，眼神既温柔又善良，蓬松的卷发带着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国学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学习进度和要求。他说，我们最不乐意听冗长的作家生平介绍，最想听听艺术分析。我说：“把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他马上脸红了，呐呐地说：“我记得不好。”怎么也不肯拿出来。进课堂时，他一手提暖壶，一手拎两个茶杯。

“你怎么带两个杯子？”和韩克图一起进门的高个子英国青年贺安雷问。

韩克图谦恭地笑笑：“有老师的一只。”

英国人之后，进来了敦敦实实的伊藤直哉。进门便深鞠躬：“这位老师是——”听了韩克图如此这般

的介绍，他又来一个九十度鞠躬：“ 我有燕（眼）不识泰山！ ”

他会灵活地运用汉语词汇，尽管读音不准。据说留学生特别注意四声，上课时人手一册英汉词典，动不动就去翻检，而且还常打断老师讲课：“ 老师的四声错了。 ”

二留学生听课和本科生迥然不同。他们不怎么记笔记，但听课很专心。蓝如海水或绿似深潭的眼睛——欧洲人的眼睛，与黑如点漆的日本人的眼睛，瞪得一般圆，紧紧盯着老师。这可糟了。给本科生讲课，学生低头“ 唰唰唰 ”记笔记，教师便可以低头看讲稿。留学生眼巴巴地瞅着你，怎么看？只好不看。两位欧洲姑娘和伊藤尚有时翻开笔记本记上点什么，那细高个贺安雷的眼睛简直眨也不眨，盯得人如芒刺在背。他时而脑袋一歪，“ 嗯哼？ ”听不懂了，请进一步解释。时而手忙脚乱地查字典，又去琢磨四声，似乎教师有无学问，全在于四声是否说得准。

常有这样的情况：你认真推敲，重点讲授的地方，诸如思想性啊，艺术性啊，对他们如东风吹马耳。你无意中冒出句什么话，他们却齐伙儿兴趣盎然。这时，你便要把一句最无关紧要的词语，常常是成语，什么“ 独立物表 ”啦，“ 顾影自怜 ”啦，写到黑板上。“ 嗯哼 ”者们便如获至宝，人人动手，一笔一划抄写在本子上。

似乎这是来中国留学的很大收获。

“ 老师说，西门庆娶李瓶儿为妻，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因为什么？那句话怎么说？ ”

“ 朋友妻，不可戏。 ”

“ 请写在黑板上。谢谢。 ”

“ 你们懂吗？ ”写完后，我问。

“ 似懂非懂。 ”贺安雷说。

我立即表扬他：“ 瞧，你已经十分恰当地用了一个词。 ”他裂开大嘴，开心地笑了。

有时，我试图采用欧美文学作类比，以便欧洲学生可以接受。

“ 你们问什么是风格？风格即人。以英国文学而言，同样写爱情，同样是女作家，《呼啸山庄》使读者如处凄风苦雨中，奔波于泥泞小路，《简爱》令人如食橄榄，酸甜各半，《傲慢与偏见》却象花前月下俊鸟的啼鸣。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你们英国三位女作家的风格？韩克图？ ”

“ 我不知道。我没学过英国文学史。 ”韩克图平静地说，直率地说，毫不掩饰地说。

我倒是从心底佩服他。如果是我，有无勇气承认，某一部书是我理应读透而实未涉猎的？

敢于当众不动声色承认自己没学过英国文学史的韩克图，到了课间休息，又天真地炫耀起来：“ 啊哈！你们瞧，我会写一个繁体字！ ”于是，大家围在黑板前看他描字。

“ 啊哈！你们瞧，我这把—— ”瑞典学生傅瑞东拿出一把折扇，也要卖弄一番，却偏偏忘了怎么称呼，慌忙现买现卖，“ 马老师，这叫什么呀？ ”

“ 折扇。咱们讲《桃花扇》，就是这样扇子。 ”

“ 这是我来中国的纪念品。 ” 傅瑞东摇起折扇，得意洋洋地说。

三苏格兰青年贺安雷喜欢打断我的讲课，匆忙表示不同意见。

“ 我不同意老师的这些分法：《西游记》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这样分，简单得很，可是没有任何意义。 ”

“ 那么，你以为怎么分好呢？ ” 我反问，“ 若按英国文学理论，这类书算什么类型？ ”

“ 对不起。 ” 贺安雷耸耸肩，“ 用汉语讲不清。 ”

这也罢了。文学评论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听这些外国青年的意见岂不可以开阔眼界？他们提问题，我就解释，时而辩论几句，课堂气氛倒活跃起来了。

有一次，我却给惹火了。

“ 猪八戒是个成功的人、神、物融合的艺术典型。 ”

我刚说了一句，贺安雷便插话：“ 我不喜欢中国当代文学。人没有人的特点，”“ 成了莫名其妙的神。”

“ 我也不喜欢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 我忙转换话题，“ 对猪八戒怎么看？学者们有分歧。有的说，猪八戒反映劳动人民弱点，这显然不对。好吃懒做不是劳动人民才有的。有的说—— ” 贺安雷慌忙抢话：“ 依我看，猪八解（戒）反映了中国高级干部的特点。 ”

我的心一沉。想必同时脸也沉下来。幸亏有了杀手锏，应声而对：“ 你说得不对。你看过《十里长街送周总理》吗？人民顶风冒雪，扶老携幼送灵车。那才是中国高级干部的楷模。猪八戒与中国高级干部不能同日而语。 ”

贺安雷沉吟片刻，要求把 “ 楷模 ” 二字写到黑板上。

我请出周总理英灵，堵住了英国青年的嘴。但我仍不自在，不踏实。我的心仍在往下沉——这几年，某些笔墨耕耘者，只要自己因为 “ 文革 ” 受过磨难，就以为献给读者一部揭露阴私的小说，一篇展览脓疮的文章，一首指桑骂槐的诗歌，一出阴气森森的戏剧，是他神圣的义务。老干部则受到了类于病梅的遭遇：“ 斫正而养其旁条，删密而夭稚枝，锄正而遏生气。 ”（龚自珍《病梅馆记》）结果呢？对消极面的扩大描写，不单纯为居心叵测者利用，更会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以为这些乌七八糟便是中国社会之本质。“ 猪八戒象…… ” 便是报应！

“ 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举的例子。周恩来属于全世界。 ” 课间休息，贺安雷又说，“ 可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周恩来们哪儿去了？有的干部连猪八戒还不如，猪八戒至少不投降。 ”

我啼笑皆非，他把 “ 恶攻 ” 罪名巧妙地转赠给我们某些当代作家了。

唉，应当尽量从生活中发现诗意，挖掘美。至少，从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出发。我不由得沉思。

爱说话的贺安雷又向日本同学发问：“ 伊藤，暑假到哪儿去旅游？ ”

“ 去中国南方。 ”

“ 去香港吗？ ”

伊藤用他那双机灵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国同学，睨一眼中国老师，提高了嗓门，清清楚楚地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中国南方，当然包括去香港。 ”

这会儿，轮到英国小伙子难堪了。贺安雷做个鬼脸儿，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惬意得很，国为伊藤的友好态度；更因为贺安雷也是一个幼稚坦率的人。我还听说，法国姑娘如意翻译的中国名著已在巴黎发行，这位貌似落拓不羁的少女实际上是位自强不息的学生。我还感到，留学生教学工作会促使我们深思一些平时作壁上观的问题。“ 教学相长 ” 竟是一句没有国界的格言呢。

魔盒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我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 1953 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我倒在床上，注视着我的手提箱。“ 也许我得收拾一下吧。 ” 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陌生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把主意打定了。那时我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

她身材细小，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 ”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 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 ”她带着母亲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 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墙上贴满了退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人像照片，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在这重重包围中，贝格斯太太简直就像一个银发天使似的。

“ 我一直在倾听着你…… ” 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 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

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 年迈 ” 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 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 ” 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 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与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 1912 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

1912 年！那是四十年前——这比我年龄的两倍还长！那个时代的事件倏地掠过我的脑海：冰海沉船“巨人号”，南极探险的苏格兰人，依稀可辨的一次大战的炮声……“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 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希特勒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而贝格斯太太却显得津津乐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您能猜出里头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一个空盒！天哪，究竟为啥将这么一个玩意当作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达四十年之久呢？我隐隐约约地怀疑起来，这位仁慈的老太太是否稍稍有点性格古怪？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么一个似乎是无用的东西，不错，这里头的确是空的。”

这当儿我朗声大笑了起来——我不想再将此事刨根究底地追问个水落石出。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四十年前，我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这是当我离开父亲的约克夏尔故居时母亲所作的最后一桩事。把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自此以后，我一直没将盒子打开过。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哩。”

这是一只装满了天伦之乐的盒子！和所有纪念品相比较，它无疑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退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却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近！

贝格斯太太现在不再盯着我了，她注视着这陈旧的包裹，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晚，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我苦笑着想到：这是被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跑的。此外，我心中又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同时，就像贝格斯太太那样，永远随身带着一点老家的气息，这也是完全办得到的。

厨房中的谋杀

罗伯特·莫理森现在是一位富翁，可是他年轻时却干过不少荒唐、甚至违法的事。

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底细，那就是他学生时代的伙伴乔治·马宁，他有几封十分要紧的信至今攥在马宁手里。这位马宁熬过了几年铁窗生涯，出狱之后决计敲莫理森一笔竹杠。他料定莫理森会出一大笔钱来换取自己对往事的缄默。然而他却不知道，现在的莫理森早已今非昔比了。在给了马宁一些钱之后 ，莫理森决定事情应该打住，到此为止了。

经过一番周密计划，莫理森在一天晚上来到马宁居住的那所小房子。他把一包安眠药放进了威士忌杯子里。当马宁失去知觉后，莫理森就把他的头放入煤气灶膛内，准备按计划打开煤气开关。这样一来，不管事后谁发现，都会以为马宁是自杀的。

一切顺利，莫理森伸一伸腰，长出一口气。他环顾了一下这间小小的厨房，又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马宁。他又往马宁头下放了一块垫子。他也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破绽。他觉得一个人要是自杀，应该弄得舒服些。

莫理森事先已经脱掉了鞋子，所以在屋子里走动没有一点响声。所有的窗帘都拉得严严的，即使打开全部电灯也不用担心会被外面的人发现。他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任何表明他与马宁有关系的东西都无论如何不能留下。邮局送来的这个包裹怎么处理呢？那上面的地址是寄给莫理森的，可是却交给了马宁，也许是投递员搞错了吧。先放在一边 ，等会儿再做决定。

马宁把那些信放在哪儿了呢？他是个马大哈，不可能把东西藏得那么严。呵，在抽屉里。莫理森要找的六封信全部都在这儿。他看着这些信，两颊紧张得发红。

这些信对他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决不能再让别人弄到手。他年轻时真是个笨蛋，怎么会……不过当那天马宁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漫天讨价时，他至少还能记起这几封信来。

马宁也是个傻瓜，就不知道打听一下如今的莫理森是何等样人。

莫理森戴着手套，要把这六封信装入上衣内兜不容易。不过不用急，反正他有的是时间。马宁没几个朋友，更不会有人来拜访他。他有个佣人，那是个老太婆，住在挺远的村子里，要到明天她才会来。

可是他必须处处小心，事事做得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能疏忽。他还没有想好一通谎话来应付警察。如果一切谨慎从事，他想那就根本用不着了——要是没有理由怀疑马宁是被杀的，谁还会问到他莫理森呢？人们只知道许多年以前他们上学时曾经是朋友，但是现在并无来往，谁也不会怀疑他的。

他察看了两间卧室，感到很满意。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回到起居室之后，他再一次环视周围：有邮局送来的那个包裹，当然还有两只酒杯。不，应该是一只才对。他走进厨房，把两只杯子冲洗干净，一只放回橱柜，另一只仍然放回桌子上，再倒上一点威士忌。莫理森小心翼翼地把马宁的手指往酒杯上一捺，这样杯子上就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了。一切停当。现在酒杯摆在桌子上，旁边是差不多空了的酒瓶。马宁今天无疑是喝得太多了，以至连莫理森往酒杯里放药都一点没有觉察。是不是药放得太多了？那样整个计划可就全部告吹了。不过不要紧，放到煤气灶以前他检查了马宁的脉搏——跳动正常。

还有最后一件事，他得把那半张纸放在桌子上，要折成一封信的样子才会引人注意，莫理森心里想："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半张纸上的几句话实在太恰当不过了。"那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他一从马宁手里接到这封信，立刻就想到将来要派它的大用场。那上面写的是：我厌倦了。谁能责备我做得这么轻而易举呢？于是我微笑着……乔治·马宁可是，马宁信上的意思是微笑着把钱取走，决不是微笑着让煤气把自己毒死。

莫理森把所有的窗户关闭，然后打开了煤气开关，重新穿上鞋子，从后门溜了出去，手里只拿着邮局寄来的那个包裹和他的手杖。

回家的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他把那六封信和包裹一骨脑儿烧掉，余灰倒入厨房的下水道里。最后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警察会向他询问这件事，他现在是村子里的重要人物，并且曾跟马宁打过几次招呼（他跟村里所有的人见面时都打招呼，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喜欢他）。

他打算对警察说，上次他和马宁见面时，那个可怜虫好象病了。心情十分烦躁不安。

*第二天一早，一名警察真的来找莫理森了。当然，莫理森早已做好充分准备，甚至连怎样微笑都事先练习过了。

"是的，我认识他，但不很熟。"他几乎想说："我过去曾经认识他。"可是没有说出。还是更仔细点好。

"您能认出这件东西吗？先生。"警察问。

天哪！他手里举的是什么？那是一只蓝色钱包，上面有两个金色字母"R.M。"（罗伯特·莫理森的缩写），他摸了摸内兜，里面是空的。难道是往兜里装信时把钱包弄掉的吗？

他伸手去拿钱包，一句话也说不出。可是奇怪，那警察竟任凭他把钱包拿去，一点不加干涉。他不能说那钱包不是他的，只是傻呆呆地瞪着它。

警察在说什么呀？他简直听不懂……"昨天晚上，一个邮递员从邮局来，先生，他把一件包裹送错了地方。后来他回想可能是送到了马宁家。今天早晨他就赶到那儿想把包裹追回来。他敲了半天门，可是里面没人答应，他就奔了后门。后门开着，他走了进去。当然，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警察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莫理森差不多要吼叫了："接着讲下去！我受不了啦！"

"厨房里亮着灯。马宁躺在地板上，头伸进煤气灶膛里。那可怜的伙计吓得要死，赶忙找到我，用自行车驮我一溜烟地赶到现场。我发现了这个钱包，认为应该通知您，您知道，这个马宁蹲过监狱。对这样的人我们总得提防着点才是。"

说到这，警察停了一下。莫理森想也许现在他要讲到那件事了。可是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那警察，嘴唇微微发颤。

"您没有给他这个钱包，先生？也许您是偶然掉到地上的吧？"莫理森再也受不住了。他一点也不明

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警察接着说：“问题还不仅仅是他曾经蹲过监狱，这个马宁真是不可思议。我想也许您能帮助我们一下，他似乎是要自杀，是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莫理森十分费力地咕哝着，那已经几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了。

“今天早晨我们赶到现场时，桌子上有一瓶威士忌，差不多已经喝光了。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当莫理森听到这里时，他差不多紧张得要死了。警察想要说“会”怎样？他们怎么弄清的事情真相？

“嗨！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喝醉了，还是发疯了。我们也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头伸进煤气灶里，而竟然忘记了因为付不起煤气费，他的煤气供应早在两星期之前就已经卡断了。他好象根本不记得昨晚的事，也许都是那瓶威士忌的缘故？今天早晨我看他仍然醉醺醺的。可是——先生！您怎么啦？”

罗伯特·莫理森已经倒在地板上了。

出乎意料的结局

他们结婚已经 20 多年了，显得很幸福。他们都学会了在生活中彼此做一些必要的让步，并且两人的性格都很腼腆。男的是里昂小说家吕西安·里歇，一直保持着有限的知名度。但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如果想沾点“畅销作家”的光彩，他就得在各种仪式上抛头露面。对于这些，他总是一概谢绝。朋友们爱说他过分谦虚，究其实，是缺少勇气。

对他来说，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拥抱一下妻子，亲亲她的前额，说一句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话：“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 ，是吧？……”得到的差不多总是同样的回答：“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里歇太太负责在打字机上打印丈夫定期在《里昂晚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然后把稿纸誊清，封装好，寄出去。这份微末的工作足以使她想到自己是丈夫的一个合作者。

咳！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出悲剧正在威胁着她。

怎么，像吕西安·里歇这样一个年届五十的家伙，会让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弄得昏头昏脑？然而这件事居然发生了。她叫奥尔嘉·巴列丝卡，人长得漂亮，有着一般女光棍的寡廉鲜耻的劲头，把小说家降服了。有一天，就像跟他要一件新奇首饰一样，她要求跟他结婚。

他必须先离婚。“唔，这件事应该容易办到。结婚已经整整 23 年，大概妻子不再爱我了，分开可能不会痛苦。”想法不错。可是一个性格腼腆的丈夫该怎样摊牌呢？小说家想出了一个新鲜法子。他编了一个故事，把自己与太太的现实处境转托成两个虚构人物的历史。为了能被妻子领悟 ，他还着意引用了他们夫妇间以往生活中若干特有的细节。在故事结尾，他让那对夫妻离了婚，并特意说明，既然妻子对丈夫已经没有了爱情，就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地走开了，以后隐居南方的森林小屋，有足够的收入，悠闲自得地消磨幸福的时光……他把这份手稿交给里歇太太打印时，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晚上回到家里时，心里嘀咕

妻子会怎样接待他。”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是吧？”话里带着几分犹豫。

她却像平常一样安详：“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难道她没有看懂？吕西安猜测，兴许她把打印的事安排到了明天。然而，一询问，故事已经打印好，并经仔细校对后寄往《里昂晚报》编辑部了。

她为什么不吭声？她的沉默不可理解！”显然，她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可是她该看得懂的……”故事在报上发表后，吕西安·里歇才算打开了闷葫芦。原来，妻子把故事的结局改了：既然丈夫提出了这个要求，夫妻俩还是离了婚。可是，那位在结婚 23 年之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纯真的爱情的妻子，却在前往南方的森林小屋途中抑郁而死了。

这就是回答！吕西安·里歇震惊了，忏悔了。当天就和那个不知底细的女人来了个一刀两断。但是，如同妻子不向他说明曾经同他进行过一次未经相商的合作一样，他永远没有向她承认自己看过她的新结论。

“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是吧？”他回到家里时问道，不过比往常更加温柔。

“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妻子一面回答，一面向他伸出手臂。

宏伟计划

〔日〕星新一　　夏凡译

三郎接受了 R 企业的就业考试。这一天，他正期待着考试的结果，R 企业的经理上门来了。事出意外，三郎疑惑地问：

“这，这……怎么？如果合格了发一封通知就行了，就是不合格，难道特意……”

“不，你以最佳成绩通过了。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别委派。”

话题似乎事关重大，三郎听得有些紧张：

“是什么事？要是我能胜任……”

“我们考虑不录取你，让你转去接受 K 企业的就业考试，你一定能通过的。”

“ 怎么？K企业不是您那儿的竞争对手，而且对你保持着优势吗？我觉得如果能扭转这种局面很有意义，才投考您的企业，难道我这些打算…… ”

经理微微一笑，促膝谈道：

“ 你这番话颇有见识。正因为如此，一定要委派你。就象你讲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别说超过K企业，连赶也赶不上。现在需要一个人去刺探内幕，搜集情报。 ”

“ 啊呵，当间谍潜进去？ ”

“ 对了。你一定能干得出色。一旦成功，报酬不在话下，还立即给你要职。我也不催，你可以步步为营，花多长时间也不怕，小事情不报告也罢，免得为了价值不大的情报惹人怀疑，鸡飞蛋打。 ”

“ 既然信任我，又这样叮嘱下来…… ”

三郎被说动了，宏伟的计划就此开端。接受K企业的就业考试后，他成了那里的职员。

不用说，进去头一年，是与企业的重要事物不沾边的。可是三郎不急不躁，只管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勤勉地处理工作，把争取上司和同僚的信任作为起点。在企业外面，三郎也洁身自好，循规蹈矩，避免引人注目。搞间谍工作务必早早站稳脚跟。

普通的职员，到新环境里的第三年上就懈怠了，表现出嫌工作岗位乏味啦，怀疑自己的能力啦，或是一不顺心就一蹶不振的状态。三郎却做到了对工作热情不减。无论怎么说，他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周围谁都难以察觉，他竟扮演着可怕的角色。与其他人全不相同，他感到乐在其中。这样非但没有不满，工作着反而是享受，还得设法控制浮到脸上的微笑。

出现了这样的干材，K企业没有置之不理，他很快就被提拔为科长，向机密靠近了一步。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安于职守，他深知如果这时暴露的话，将前功尽弃。

三郎对待工作越发尽职。一次，他检举了受贿对外泄密的下属职员，并立报将其解雇——要是容下这个人，自己费尽心机在长远计划下充当间谍潜伏的价值就失掉了。

这些功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三郎备受信任。他深得人心，甚至董事也来为女儿提亲。要是推却，人家可能盘问理由产生疑窦。三郎便应承了——积极地应承下来。要掩护自己的真面目，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伪装了。干间谍非冷酷无情不可，凡是能利用的，就必须利用。何况董事的小姐相当美貌，性情也贤慧。

三郎在家里也是好丈夫。要彻头彻尾瞒过敌人，得从身边做起。妻子回娘家时，满口夸奖三郎，这带来的好处自是不言而喻。

三郎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步步升高，终于接近了Ｋ企业的中枢；功到自然成，他年纪轻轻，就具备了出席董事会议的资格。

三郎想，Ｋ企业的全貌大致能摸清了，及早告一段落，归纳一份报告回Ｒ企业去也行了。可是又一转念：好容易熬到这一步，再坚持一段，说不定还能取得更大成果。三郎选择了后一条路。

功德圆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熬到了能知悉Ｋ企业一切机密的地位——当上了社长。

同业中，都称他是凭实干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理。当然，他不仅能够知悉一切秘密，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管理。

“Ｋ企业的兴衰，都在我的操纵下，就如此巧妙地让他倒闭，我的使命便顺利结束了。”

他心中嘀咕行动的方向：

“……可我干吗非要毁灭它呢？这是我多年含辛茹苦取得的成果，换取一星半点的报酬实在不值，就算回去当董事又怎么样，哪怕被指定做候补经理也得不偿失。”

在他的心目里，冷酷无情的生存法则已经根深蒂固。

另一面，Ｒ企业是在欢欣鼓舞地静观待变，然而时光荏苒，仍见不到任何反映。私下去联络，答复只是冰冷的沉默。

Ｒ企业恼羞成怒，到处散布说，Ｋ企业的经理是我们的奸细。这本来不是虚构而是事实，但收效却事与愿违。

Ｋ企业的职员听到后，反而激发了敌忾之心，在新经理治理下奋发图强，激烈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了Ｒ企业的倒闭。

梅莉的晚约

耳环几次穿不进耳洞，梅莉急出了一身汗；这会儿她拿起化妆纸轻轻地往脸上一忙一热，才上了妆的脸反而透出了自然的光泽。梅莉揽镜，侧脸抬下巴的，又将眼影画深了些，这才又拿起了耳环。

最后一次跟薛自强见面，还是毕业以后的同学会上。梅莉记得很清楚：自己穿的是那条红底黑点的喇叭裤，现在的裤子时兴直筒，就像她身上的这条。

怕是许久没戴耳环，耳洞给封住了。梅莉捏着耳环的手忽地一松，倒不是心疼戳红了的耳垂，而是怕戴了见面时碍事。她不敢深想下去，只是开始刻意在耳根、颈项处抹了点香水。

临出门，梅莉向住隔壁的朱玲打了声招呼。朱玲的鞋正好配自己衣服的颜色。

昨天接了薛自强的电话后，就商量好的。她又试了试朱玲的发叉，觉得不称，才放下。朱玲的话就来了：“这么慎重其事，教人一眼就看穿了。”

梅莉一愣，随即接口：“人家是从美国回来的，我这是让他见识国内的生活水准。”她带上了门，又对里边喊了声：“说不定他有朋友等着相亲，我替你物色一个，让你早点跟单人床说再见！”

在华国饭店的咖啡厅里，梅莉一进门就发现起身相迎的薛自强。他还是像作学生时一样，以充满爱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梅莉，梅莉虽然一眼看见了他的朝天鼻，可是也旋即发现：他过去曾经散布有青春痘斑痕的脸，平滑了。她当即提醒自己：要笑得浅，眼角的鱼尾纹是化妆品盖不住的。可是听到对方说：“你一点也没变，还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时髦女性。”这时，梅莉就忘形地笑了开来。

他们聊了许多念书时的趣事，最后薛自强期期艾艾地说：“到我楼上房间坐会儿吧，有点东西要给你看。”梅莉暗笑他心虚，可是也庆幸自己作对了没戴耳环的决定。

他真是有东西要给她看，竟然是一枚钻戒。带点阿谀，他说：“这样名贵的东西配你正好。”她矜持着没接腔，对方又打开了皮箱。几种钻石首饰正焕发着耀眼的光芒。“漂亮吧？这副耳环跟戒指是成套的，你戴戴看？”梅莉知道他们等下要亲热，他一定会吻她的耳朵，她怕耳环扎疼他，可是经不起钻石的诱惑，开始对着镜子找耳洞。

身后的人说话了：美国讨生活愈来愈难，带点东西回来跑单帮；你向来会打扮，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你。”梅莉的手机械地动着，这回，她一下子就将耳环穿了过去。

妈妈的秘密

千万不能让丈夫知道。

绫子拿着那个小包，站在桥上。夜深人静，河水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流淌着。

它能带走这秘密吧。

小包飞快落入河中。回家吧。明天丈夫住院，得起个大早呢。

绫子疾步往回走。轻轻打开后门，穿过厨房，溜进卧室——丈夫站在那里！丈夫满脸愤怒。

“上哪儿去了？”“这……”“哼，是把见不得人的东西扔到河里了吧！”丈夫真的动了气。绫子的脸也变白了。

“扔了什么，说！”绫子忍不住反问一名：“你怀疑我什么？”“我替你说吧——是北山的信！”绫子睁大了眼睛。接着，慢慢将视线移至脚下。

“跟那家伙勾搭上啦！”“啪”，一记沉重的耳光。绫子头晕目眩，一头栽倒在床上。

好不容易抬起头时，女儿有纪子正怯生生地站在床边，黑黑的瞳仁里充满了恐”“惧和疑惑。

“我到底是谁的孩子？”有纪子问，“是爸爸的，还是叫北山的那个人的？”“你为什么问这个？”“想知道。”

良久，绫子没有做声。微风吹拂着她那业已大部分变白的头发。

“好，”绫子终于开口了，“那就告诉你吧。”

“和我结婚前，你爸爸爱着一个人，她叫……”晶美，并不出众。在中学，比他低一年级。当时很迷恋他的绫子，偏偏和晶美又是最好的同性朋友。不过，这两个女孩儿那时都还不到敢向异性吐露爱心的年龄。因此，也就没有发生什么争“郎”大战。论家庭背景，绫了占上风。晶美死了父亲，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度日维艰。她自然穿不起绫子身上的漂亮衣裤，也不善于玩耍。不过，绫子知道，晶美特有的那种清纯、温柔和娴静是谁也学不到手的。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暑假。

晶美突然跑到了绫子家。他正巧也在。紧追而至的是一群恶煞似的男仆，他们的主人是当地首富，晶美的母亲在那家干活。

“让那个女孩儿滚出来！”男仆们叫嚣说，他们小姐放在梳妆台上的宝石不见了，晶美当时正进府找她母亲，偷宝石者必是晶美无疑……他，发怒了，让晶美躲进里屋，他转身直奔门口，跟那帮男仆大吵起来。

大概是被他那不要命的样子吓住了，男仆们嘟嘟哝哝着回去了。本来他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

他走向面色惨白、颤抖不已的晶美，温柔地拉起她的手……然而，那件事并未结束。署假期间，晶美偷盗宝石的传言飞遍整个镇子。新学期开始后，没一个人愿跟她说话。她母亲也失去了工作，娘儿俩的日子更难过了。”“他则明明确确地爱起了晶美。那不是出于怜悯或同情，而是纯粹发自内心深处的诚挚之

情。绫子一如既往关心着晶美，同时暗暗在心里发誓：委屈自己，成全他们。

然而，单靠一个学生的爱情，是无法支撑母女俩的生计的。这个事终于打上了一个句号——晚秋的一个黄昏，晶美和她母亲一同投河自尽了。

“后来，你爸爸倒插门到了咱们家，再后来，就有了你。”绫子停顿了一下，“不过，你爸爸在心里一直思念着晶美。我只是他的妻子，晶美才是他的恋人，而且只有她一个……”有纪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可这与你扔到河里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打扫里屋的时候，发现了塞在天棚上的宝石，就把它偷偷地扔进了河里。”“是，是这样……”有纪子几乎喘不过气来。“晶美被人追到咱们家，趁你爸爸跟人吵架的当儿，踩着板凳，把宝石塞到了天棚里。”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呢？”绫子莞尔一笑：“我那时已经得知，晶美的不幸使你爸爸在心身方面所受的沉重打击和极度悲痛该有多大。对你爸爸来说，晶美是完美无疵的女性偶像。如果告诉他真实情况，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儿？”“妈妈！”有纪子紧紧地抱住了母亲。

“您才是最爱爸爸的人啊。”

绫子的脸微微发红。

“男人，都是浪漫主义者，总喜欢生活在梦里……”指挥棒佳佳跟着妈妈去听音乐会。

佳佳：“妈妈，站在乐队前面的那个人，拿着一根棒在干什么呀？”妈妈：“我的乖孩子！你看见那些乐器了吗？它们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个人就用小棒把它们搅匀了！”

买琴

这是一个深山小镇。镇小街两旁多为店铺，大多经营着山货、野味、日用百货。街东头有间木匠铺子，卖些木水桶、马勺、扁担之类的物件，生意倒也红火。木匠铺的店主姓蔡，５０来岁，方圆数十里数得着的手艺人。有一儿子年３０，他靠边做木匠活为生。

2000 年的８月，小镇来了一大批人，说是拍电影的。

拍电影的姓程，大家都叫他程导，４０来岁。这日拍摄闲暇，程导在街上闲转，就转到了木匠铺子。蔡老汉好客，赶紧就往屋里头让，程导也没客气。两人在铺子当中围着一矮桌坐着，抽烟、品茶，聊得还很投机。突然程导的目光，被山墙上挂着的一把小提琴所吸引。“蔡老哥，能不能把那只琴取下来，让我看看？”程导问。“能成么，大导演要看，咱还能不让。”蔡老汉笑着，取下琴，递补到程导的手里。

这是一只深褐色的小提琴，琴弦依旧，琴面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土。程导轻拨琴弦，声音悦耳、明快，他用布揩去琴上的尘土，细细的端详。蔡老汉见程导如此喜欢这只琴，便向程导介绍起这只琴的来历：那是１９６７年的冬天，我们镇上来了一个女人，４０来岁的样子，那模样长得俊极了，她提着一个包袱，还带着这只琴，这琴还有一个黑匣子。当时我老爹还在，这女人走过我家门上，说是讨口水喝，讨碗饭吃，我老爹就让她进了家，我老娘赶紧上灶火间给她煮饭。这女人一顿饭刚吃完，街上就来了六七个穿军装的、

扎腰带的人，这些人冲到我家，不分清红皂白，拉着这女人便打。我老爹上前相劝，也挨了两个大嘴巴，还说他包庇、窝藏“反革命分子”。这个女人被这群人押走了，出了东寨门不远，这女人趁押解她的人不在意，跳下了山涧。好多天过去了，我爹看不过眼，带着我给这女人收了尸，就埋在对面的山上。这女人的琴匣匣已经摔坏，可这琴还好好的，我们就把它拿了回来，这一挂就是二十七八年。

程导被子蔡老汉的故事深深吸引，也为那不知名的琴主人悲惨的命运而痛惜。

程导对音乐也有研究，小提琴也拉得特别棒。蔡老汉保存的这把琴，堪称是小提琴中的精品，琴上的标记表明，这把琴出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造家比尔·安东尼之手。程导爱不释手，赞不绝口：

“好琴，好琴，稀世珍品呀！”蔡老汉见程导如此喜爱这把琴，便说：“这琴撂在我这儿，也派不上用场。程导是个文化人，想必能用得上，今天我就把这把琴送给你。”蔡老汉豪爽地说。

“这使不得，使不得。这琴保存了几十年，不易呀。这样吧，你开个价，这琴我买了。”程导恳切地说。

“这话咋说的，咱山里人穷，可也不缺这俩钱，这琴送给你。”

“那不行，我不付钱这心里不安！”

两人你推我让地争执，最后，蔡老汉说：“好吧，我就依你，钱，你看着给，多少都成，不过，这琴你明天再来拿。”

“那当然，明天我送钱再取琴。”程导说。

第二天程导安排好工作，抽身便往蔡老汉家里走去。蔡老汉早已在等候，矮桌上平躺着那把琴，只是颜色……程导惊呆，张着大嘴，半晌没吭声。

蔡老汉忙解释：“看得出来，程导你是爱琴、懂琴的行家，琴我送给你，一分钱也不要。昨黑儿，我让咱娃给你把琴收拾了一下，重新刨了一遍，又刷上了新漆，咱不能让你拿回去个旧玩艺儿。”桌上的琴刷上了红色的油漆，鲜红鲜红的，象一滩血。

程导扑到桌前，双手捧起这支琴，泪水夺眶而出。蔡老汉呆楞在那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拉斯金·邦德　　卞慧明译

我一个人独自坐了一个座位间，直到列车到达罗哈那才上来一位姑娘。为这位姑娘送行的夫妇可能是她的父母，他们似乎对姑娘这趟旅行放不下心。那位太太向她作了详细的交代，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不要把头伸出窗外，避免同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不知道姑娘长得如何，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我知道她穿了双

拖鞋。她说话的声音是多么清脆甜润！

“ 你是到台拉登去吗？ ” 火车出站时我问她。

我想必是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她低低地惊叫一声，末了，说道：“ 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

是啊，这是常事，眼明目亮的人往往连鼻子底下的事物也看不到，也许他们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而那些看不见的人反倒能靠着其他感官确切地注意到周围的事物。

“ 我开始也没看见你， ” 我说，“ 不过我听到你进来了。 ” 我不知道能否不让她发觉我是个盲人，我想，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不动，她大概是不容易发现庐山真面目的。

“ 我到萨哈兰普尔下车。 ” 姑娘说，“ 我的姨妈在那里接我。你到哪儿去？ ”

“ 先到台拉登，然后再去穆索里。 ” 我说。

“ 啊，你真幸运！要是我能去穆索里该多好啊！我喜欢那里的山，特别是在十月份。 ”

“ 不错，那是黄金季节， ” 说着，我脑海里回想起眼睛没瞎时所见到的情景。“ 漫山遍野的大丽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这个时候，大多数游客离去了，路上静悄悄的，就象到了一个阒无人烟的地方。 ”

她默默无语，是我的话打动了她？还是她把我当作一个风流倜傥的滑头？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 外面天气怎么样？ ” 我问。

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毫不奇怪。难道她已经发觉我是一个盲人了？不过，她接下来的一句话马上使我疑团顿释。“ 你干吗不自己看看窗？ ” 听上去她安之若素。

我沿着座位毫不费力地挪到车窗边。窗子是开着的，我脸朝着窗外假装欣赏起外面的景色来。我的脑子里能够想象出路边的电线杆飞速向后闪去的情形。“ 你注意到没有？ ” 我冒险地说，“ 好象我们的车没

有动，是外面的树在动。”

“这是常有的现象。”

我把脸从窗口转过来，朝着姑娘，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默默无语。“你的脸真有趣。”我变得越发大胆了，然而，这种评论是不会错的，因为很少有姑娘不喜欢奉承。

她舒心地笑了起来，那笑声宛若一串银铃声。“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她道，“谁都说我的脸漂亮，我都听腻了！”

啊，这么说来，她确实长得漂亮！于是我一本正经地大声道：“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啊。”

“你真会说话。”她说，“不过，你干吗这么认真？”

“马上你就要下车了。”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谢天谢地，总算路程不远，要叫我在这里再坐两三个小时，我就受不住了。”

然而，我却乐意照这样在这里一直坐下去，只要我能听见她说话。她的声音就象山涧淙淙的流水。她也许一下车就会忘记我们这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对于我来说，接下去的旅途中我会一直想着这事，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难忘怀。

汽笛一声长鸣，车轮的节奏慢了下来。姑娘站起身，收拾起她的东西。我真想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长发散披在肩上？还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驶进站。车外，脚夫地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车门附近传来一位妇女的尖嗓音，那想必是姑娘的姨妈了。

“再见！”姑娘说。

她站在靠我很近的地方，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撩拨着我的心房。我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可是她

已飘然离去，只留下一丝清香萦绕在她站过的地方。

门口有人相互撞了一下，只听见一个进门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对不起”。接着门“砰”地一声关上，把我和外面的世界隔了起来。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列车员嘴里一声
哨响，车就开动了。

列车慢慢加快速度，飞滚的车轮唱起了一支歌。车厢在轻轻晃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摸到窗口，脸朝外坐了下来。外面分明是光天化日，可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有了一个新旅伴，也许又可以小施骗技了。

“对不起，我不象刚才下车的那位吸引人。”他搭讪着说。

“那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着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注意，”他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不过她的眼睛我倒注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可对她毫无用处——她完全是个瞎子，你注意到了吗？”

母亲的来信

〔苏〕克拉夫琴科杨实译

母亲来信了。

在初来城里的日子里，文卡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信，一收到信，便急不可待地拆开，贪婪地读着。半年以后，他已是没精打采地拆信了，脸上露出讥诮的冷笑——信中那老一套的内容，不消看他也早知道了。母亲每周都寄来一封信，开头总是千篇一律：“我亲爱的宝贝小文卡，早上（或晚上）好！这是妈妈在给你写信，向你亲切问好，带
给你我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健康幸福。我在这封短信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感谢上帝，我活着，身体也好，这也是你的愿望。我还急于告诉你：我日子过得挺好……”每封信的结尾也没有什么区别：“信快结束了，好儿子，我恳求你，我祈祷上帝，你别何坏人混在一起，别喝伏特加，要尊敬长者，好好保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要是你出了什么事，那我就肯定活不成了。信就写到这里。盼望你的回信，好儿子。吻你。你的妈妈。”

因此，文卡只读信的中间一段。一边读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对妈妈的生活兴趣感到不可理解。尽写些鸡毛蒜皮，什么邻居的羊钻进了帕什卡·沃罗恩佐的园子里，把他的白菜全啃坏了；什么瓦莉卡·乌捷舍娃没有嫁给斯杰潘·罗什金，而嫁给了科利卡·扎米亚金；什么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小头巾，——这种头巾在这里，在城里，要多少有多少。文卡把看过的信扔进床头柜，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收到下一封母亲泪痕斑斑的来信，其中照例是恳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写封回信。……文卡把刚收到的信塞进衣兜，穿过下班后变得喧闹的宿舍走廊，走进自己的房间。今天发了工资。小伙子们准备上街：忙着熨衬衫、长裤，打听谁要到哪儿去，跟谁有约会等等。文卡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洗了澡，换了衣。等同房间的人走光了以后，他锁上房门，坐到桌前。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记事本和圆珠笔，翻开一页空白纸，沉思起来……

恰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从家乡来的熟人。相互寒喧几句之后，那位老乡问了问文卡的工资和生活情况，便含着责备的意味摇着头说：“你应该给母亲寄点钱去。冬天眼看就到了。家里得请人运木柴，又要劈，又要锯。你母亲只有她那一点点养老金……你是知道的。”文卡自然是知道的。他咬着嘴唇，在白纸上方的正中仔仔细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１２６，然后由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在左栏上方写上“支出”，右栏写上“数目”。他沉吟片刻，取过日历计算到预支还有多少天，然后在左栏写上：１２，右栏写一个乘号和数字４，得出总数为４８。接下去就写得快多了：还债——１０，买裤子——３０，储蓄——２０，电影、跳舞等——４天，１天２卢布——８，剩馀——１０卢布。文卡哼了一声。１０卢布，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是很不象话的。村里人准会笑话。他摸了摸下巴，毅然划掉“剩馀”二字，改为“零用”，心中叨咕着：“等下次领到预支工资再寄吧。”他放下圆珠笔，把记事本揣进口袋里，伸了个懒腰，想起了母亲的来信。

他打着哈欠看了看表，掏出信封，拆开，抽出信纸。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一张三卢布的纸币轻轻飘落
在他的膝上……

魔术师的报复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魔术师说，“已经让你们看过的这个布袋完全是空的，我现在就要从它里面拿一碗金鱼出来。变！”整个剧场的人都说：“哦，多么不可思议！他是怎样做的呢？”但在前排座位上的“聪明人”对旁边的人压低嗓门说道，“他-本-来-袖-子-里-就-藏-着-的。”

人们恍然大悟，对着“聪明人”点头说道：“哦，当然。”全场的人都低声传道：“他-本-来-袖-子-里-就-藏-着-的。”

“我的下一套把戏，’魔术师说，“是著名的印度斯坦环。你们注意这些环是分开的，一击之下它们将全部连接起来。（哐啷，哐啷，哐啷）——变！”观众被这套把戏迷住了，直到听见“聪明人”悄悄说：“他-肯-定-另-有-一-套-藏-在-袖-子-里。”

每个人都再次点头说：“环-本-来-就-藏-在-袖-子-里。”

魔术师眉头紧皱。

“我现在准备，”他继续说，“为你们表演一套最有趣的把戏。我能从一顶帽子里拿出许多鸡蛋。哪位先生借顶帽子给我好吗？啊，谢谢。——变！”他从帽子里拿出 17 个蛋，观众认为他真是太神奇了，才 35 秒钟！“聪明人”沿着前排的长凳传道：“他-把-一-只-母-鸡-藏-在-袖-子-里。”很快所有的人都传遍了：““他-把-一-只-母-鸡-藏-在-袖-子-里。”

蛋的把戏被破坏了。

所有的演出继续像这样被破坏掉。根据“聪明人”的说法，魔术师肯定在他的袖子里藏着除了环、母鸡和鱼之外，还有几副扑克牌、一条面包、一只活兔、一枚五十分硬币，以及一张摇摆椅。

魔术师的名誉扫地。在这晚闭幕之前，他做出最后的努力。

“女士们，先生们，”他说，“最后我将献给你们一套最近发明的、著名的日本魔术。请你，先生，”他转身对着“聪明人”继续说，“请你把你的金表给我好吗？”金表被交给他。

“我是得到你的允许，把表投进研钵并捣成碎片的吧？”他客气地问道。

“聪明人”微笑着点点头。

魔术师把表丢进研钵中并从桌上抓起一个锤子。接着是一声猛烈的撞碎声。“他已把它藏进袖子里了。”“聪明人”小声说。

“现在，先生，”魔术师继续道，“请你允许我拿你的手帕并在上面钻几个洞好吗？”谢谢。你们看，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没有诡计，这些洞是明摆着的。”

“聪明人”的脸依旧微笑着。

“还有，先生，请你递你的大礼帽给我并允许我在它上面跳舞好吗？谢谢。”

魔术师迅速踩了几脚，然后展示那顶压扁了的帽子，帽子皱得几乎不能认出来了。

“请你现在，先生，摘下你的领带，并准许我用蜡烛来烧它好吗？谢谢你，先生。

还有，请你让我用我的锤子为你砸碎的眼镜好吗？谢谢。”

到这时，“聪明人”的脸上浮现出迷惑不解的神色。“这下可难倒我了，”他低声说，“我一点也看不透它。”

观众席中死一样沉寂。然后魔术师站起身来，盯着“聪明人”，他宣布：“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看

到我已经在这位先生的同意下砸破他的手表，烧掉他的领带，打碎他的眼镜，踩烂他的帽子。如果他给我更进一步的许诺，在他的外衣上画绿色条纹，或把他的吊裤带打成结，我将很乐意为你们取我。否则，演出到此结束。”

乐曲从乐队中传出，幕布落下。观众们纷纷离开剧场，但他们绝对相信——有些把戏，无论如何，不是被藏在魔术师的袖子里的。

模特儿

马拉默德顾尔石一大清早，伊弗雷姆·伊莱休就打电话给艺术学校，问接电话的女人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女模特儿，供他画裸体画。他告诉那个女人，他想找个 30 岁左右的：“您能帮助我吗？”

“我不记得你的名字，”接电话的女人说，“你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吗？我们有些学生愿意当模特儿，可通常只是为我们认识的画家。”伊莱休说没有，他想让人以为自己是个以前在艺术学校里学习过的业余画家。

“你有工作室吗？”

“有一间光线充足的大起居室。我不是新手，”他说，“可过了这么多年再开始画画，我想画几张裸体习作来找回对人体的感觉。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我的素描能力，我可以拿几张给您看看。”

他问她现在雇模特儿的费用，那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1 小时 6 美元。”

伊莱休说他对此很满意，他想再谈下去，可对方并无此意。她记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并说她认为可以替他找一个人，不过得后天来。他对她的帮助深表感谢。

那天是星期三，模特儿是星期五上午来，她在前一个晚上来了电话，约定来的时间。9 点过后，伊莱休家的门铃急促地响了，他立刻去开门。伊莱休是个 70 岁的白发老人，想到自己能够画这个年轻女郎，不由得异常兴奋。

模特儿是个相貌平常的姑娘，大约 27 岁。老画家认为她脸上最好看的是那对眼睛。老画家喜欢上她了，但他没把这一点露出来。她简直没向他看一眼就稳稳当当地走进了房间。

“你好。”他说。她也回答说：“你好。”

“你妻子在家吗？”她往房间里看了一眼。

“不，我是个鳏夫。”

他说他有过一个女儿，可她已经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

模特儿说她很难过。“我要去洗澡间换衣服了，只需一小会儿。”

“完全不必着急。”伊莱休先生说，心里可暗暗高兴自己马上就要画她了。

佩里小姐进了洗澡间，在那儿脱了衣服，很快就回来了。她利落地脱下了身上的毛巾布浴衣，她的头部和双肩都十分纤巧，线条很美。

他慢慢地调颜料，她一直看着他。

伊莱休没有立即注视她的裸体，只是说希望她能坐到窗边的那张椅子上去。他们面对着后院，那儿有一棵刚长出叶的樗树。

“ 你要我怎么样，要不要迭起腿？ ”

“ 怎样坐都行，你怎么舒服就怎么坐吧。 ”

她在窗边那张椅子上坐下来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她的身材很不错。

“ 这样行吗？ ”

伊莱休点点头：“ 好，很好。 ”

他把画笔蘸入桌面上已经调好的颜料，接着对模特儿赤裸的身子瞥了一眼，开始作画。他总是盯着她看，接着又很快地把目光移开，好像怕冒犯她似的。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显然并没有在好好作画，而是时不时地盯着模特儿看，可也没有老是看她。她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她一转过去观察那棵樗树，他就立刻琢磨起她坐在那儿能看到些什么。

接着她开始很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位画家。她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双手，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大约过了 1 小时之后，她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 累啦？ ”他问。

“ 不是。 ”她说，“ 天哪，我真想知道，你以为你自己是在画画吗？说实话，我看你连作画的第一步都不懂。 ”

他大吃一惊，马上用一条毛巾遮住画布。

过了好一会，伊莱休轻轻地喘息着，濡湿了干燥的嘴唇，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在打电话给艺术学校的那个女人时，他已经尽量把这一点完全讲清了。

接着他说：“ 也许我请你今天来这儿是犯了个错误，我想我本该再对自己作一番测试才对，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了，我想我对自己想干的事儿还没做好准备。 ”

“ 我不在乎你要对自己测试多久， ”佩里小姐说，“ 说实话，我认为你压根不是在画我。事实上，我觉得你对画我并不感兴趣，你感兴趣的是找个借口用你的眼睛在我的光身子上溜来溜去。我不知道你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可我很清楚你们这种人多半对画画一窍不通。 ”

“ 我想我是犯了个错误。 ”

“ 我想是这么回事。 ”模特儿边说边披上了浴衣，系紧了带子。

“ 我是个画家， ”她说，“ 因为穷才来当模特儿。我对一个冒牌货是能认出来的。 ”

“ 我可不认为有这么糟， ”伊莱休说，“ 只不过是我没有尽量把自己的情况跟艺术学校的那位女士解释清楚罢了。 ”

“ 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抱歉， ”伊莱休声音嘶哑地说，“ 我本该想到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已经 70 岁

了，我一直是热爱女人的，到了我这个岁数，我没有什么亲密的女朋友了，真叫人伤心。这就是我想要画画的原因之一，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才能，而且我想我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画艺已经扔了多少。我不仅忘了画艺，也忘了女人的身体。没有想到你身体会如此吸引我。同时，我也忘了自己的青春已逝。我很抱歉打扰了你，给你添了麻烦。”

“打扰我是要付出报酬的。”佩里小姐说，“不过，让我到这里来，忍受着你的目光在我的身体上爬来爬去，这种侮辱你是无法赔偿的。”

“我不认为这是侮辱。”

“可我就有这种感觉。”

接着她叫伊莱休脱下衣服。

“我！”他吃了一惊，“为什么？”

“我要给你画幅速写，把你的裤子和衬衣脱下来。”

他说他差不多从来不脱贴身内衣，可她面无笑容。

伊莱休脱下衣服，为自己在她眼中的形象羞愧万分。

她用飞快的笔触画下了他的形体。他并不是个难看的男人，可是被画得很难看。她画完后，把画笔蘸上黑色的颜料，涂在他留在画上的脸部，画上留下了一大块黑污。

他眼睁睁地看着她发泄仇恨，一声不吭。

佩里小姐把画笔扔进废纸篓，然后走回洗脸间去换衣服。

老人按他们先前商定的数目开了一张支票，他羞于签上自己的名字，但他还是签了，把支票递给她。佩里小姐把支票塞进她的大钱包，走了。

他想，虽然她不够仁慈，但就他本人来说还不算难堪。接着老人自问：“现在，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吗？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吗？”

回答看来是肯定的，他为自己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老哭了。

然后他拿开盖在画布上的毛巾，竭力想补画上她的脸，可他已经把这张脸忘了。

母性

雌蜘蛛沐浴盛夏的阳光，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

这时空中响起振翅的声音，突然一只蜜蜂好像摔下来似地落在月季花上。蜘蛛猛地举目望去。寂静的白昼的空气里，蜜蜂振翅的余音，仍然在微微地颤动着。

雌蜘蛛不知什么时候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出来。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向藏在花芯里的蜜把嘴插了进去。

残酷的沉闷的几秒钟过去了。

在红色月季花瓣上，几乎陶醉在花蜜里的蜜蜂后边，慢慢地露出雌蜘蛛的身子。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蜜蜂一边拼命地振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螫敌人。花粉由于蜜蜂的扑打，在阳光中纷纷飞舞。但是，蜘蛛死死咬住不松口。

斗争是短暂的。

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接着脚也麻痹起来。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这就是悲剧的结束。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的悲剧的结束。——一瞬间之后，蜜蜂在红月季花下，伸着嘴倒下去了。翅膀上，脚上，沾满了喷香的花粉……雌蜘蛛的身子一动不动，开始静静地吸吮蜜蜂的血。

不知羞耻的太阳光，透过月季花，在重新恢复起来的白昼的寂静中，照着这个在屠杀和掠夺中取胜的蜘蛛的身子。灰色缎子似的肚子，黑玻璃一般的眼睛，以及好像害了麻风病的、丑恶的硬梆梆的节足——蜘蛛几乎是“ 恶 ”的化身一般，使人毛骨悚然地抓在死蜂身上。

这种极其残酷的悲剧，以后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然而，红月季花在喘不过气的阳光和灼热中，每天仍在斗艳盛开。……过了不久，蜘蛛在一个大白天，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钻到月季的叶和花朵之间的空隙，爬上一个枝头。枝头上的花苞，被地面酷热的空气烤得将要枯萎，花瓣一边在酷热中抽缩着，一边喷放着微小的香味儿。雌蜘蛛爬出这里之后，就在花苞和花枝之间不断地往还。这时洁白的，富有光泽的无数蛛丝，缠住半枯萎的花蕾，渐渐又缠向枝头。

不一会工夫，这里出现了一个好像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囊，白得耀眼，在反射着盛夏的阳光。

蜘蛛做完了巢，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儿，自己坐在上面，然后张起类似顶棚的像丝一样的幕。幕完全像圆屋顶，只是留一个窗子，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但是，蜘蛛——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躺在洁白的大厅中间，月季花也好，太阳也好，蜜蜂在翅音也好，好像全忘记了，只是专心致志地在沉思着。

几周过去了。

这时蜘蛛囊巢里，在无数蛛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在那白色大厅中间断食静卧的、现在已经老了的母蜘蛛。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地蠢动着的新生命、于是慢慢移动着软弱无力的脚，咬开把母和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或者不如说，是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在活动着。

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一哄拥上通风透光的红月季的花枝。它们的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还有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另有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和月季枝之间，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如果它们能叫的话，在这白昼的红月季花上，一定会像挂在枝头的小提琴在风中歌唱那样，鸣叫轰响。

然而，在这圆屋顶的窗前边，瘦得像影子似的母蜘蛛，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

不只这样，而且过了好久，连脚也一动不动了。那洁白大厅的寂寞，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生了

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的顶棚之下，尽到了做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之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女性。

买牙膏

通常总是我的妻子为全家人购买牙膏。但是，眼下我是只身旅行在外，正好没牙膏。我想，像我这个年龄的男子汉，要弄到一管牙膏真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旅馆的门卫指给我附近的一家商店。

当我走进商店，一个年轻的、颇有博士风度的先生问我需要什么。听了我的回答，他双眉紧皱，想了一想。

“请跟我来，”他低声说，把我带到一个角落，“是您自己用的吗？”“是的，”我说 ，并补充道，“当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能使用。”“啊！”销售者决定道，“您需要一管多用途牙膏！”“并不完全这样，”我反对道，“我只需要一管用于刷牙的牙膏。”

他根本不听我的话，继续说：“好吧，请看，这里有不少于四十五种的多用途家庭用牙膏。”他停了一下，向我投来试探的目光，“您用的是电动牙刷还是老式手动牙刷？”我略感羞愧：“老式手动牙刷。”年轻人傲气十足的打量着我，然后把我带到柜台前。“这是用于老式牙刷的三十二种牙膏目录。”“随便给一只吧。”我赶紧说，尽量想把事情简单化。他从厚厚的眼镜玻璃片后面死盯着我，我马上感到自己说了一句傻话。他挥舞着一管牙膏问道：“您肯定是想买一种既能清洁牙齿，又能清新口腔气息的牙膏吧？”“正是这样。”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道，同时手伸向了牙膏。

可是销售者马上把手缩了回去，把牙膏藏在背后。“这种牙膏不含增白剂！”

他生气地说。“什么是增白剂？”“增白剂”，他解释道，“就是使牙齿像白雪般晶莹的物质。用一次可保持 12 小时，使用了它，在黑暗处 ，3 米外也能看见您的牙齿熠熠闪光。”我幻想着妻子和我在房间里昏暗的光线下相视而笑的动人情景。

一度产生出全部买光的欲望。

“好吧，我就买含增白剂的那一种吧。”我实在懒于继续抵抗了。“你希望要含新型牙龈强壮剂的 Z 0068 的呢，还是不含强壮剂的？”“含 Z 0068 的。”我说道。“当然要含氟的罗？”他继续问。“当然。”“这种牙膏的装潢图案有条纹的和苏格兰花格式的”。他后退两步，上下打量我，“您身材瘦长，我建议您选用苏格兰花格图案。”“好吧，给我一支红白格子的。”我叹了口气。“但我们不能忘记您的夫人也要用这种牙膏，”他补充道，“请告诉我尊夫人的头发是金黄色还是棕色？”“金黄色。”“那么，我建议你买蓝色格子的。”他宣布道。我同意了，无一丝兴奋的感觉。

“这里有 4 种规格的牙膏，”他又说，“家庭型、经济型，标准型和微型。”

“给我旅行用的微型牙膏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销售者转过身，从货架上取下了 6 管微型牙膏。我一步蹿到门边，逃走前听见这家伙还在问：“ 您能告诉我，您从哪个国家来的吗？因为我们有……？ ”

幸好，在那关键的瞬间，门自动关上了。

那 131 级台阶

他叫她斯坦，她叫他奥利。

他们相遇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那年他 32 岁，她 25 岁。

他们俩在拥挤的人群中飘然前行，没有可停留与回避的地方，他们面对面地相互躲让了几次，然后都笑了。他冲动地抓住自己的领带，在她面前捻弄。她马上忍不住大笑起来，同时举手把脑顶的头发推成难看的流苏状，眨着眼睛，好像被击中一般。

“ 斯坦， ” 他大声叫道，认了出来。

“ 奥利， ” 她喊道，“ 你去哪儿了？ ” 他们相互握住了对方的手，笑着。

“ 我知道一个地方，离这儿不到两英里。 ” 她神采飞扬地说。

“ 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 他叫道。

他在她指定的地点刹住车。“ 我简直不能相信。 ”他自语道，“ 这就是那些台阶吗？ ”“ 一共 131 级。 ” 她走下车来。“ 来，奥利。 ”

他们向上凝视着倾斜而陡峭的混凝土台阶。她的声音极平静。“ 往上走。 ” 她说，“ 往上走。 ”

他拾级而上，数着算着，每一次近乎耳语的计算，都使他的声音里多一分快乐。走到 57 级时，他已忘记了时间。他真想永远站在那里。

自从有了那台阶上的黄昏时刻，他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所有的人在美好爱情开始时都有的那种追逐嬉戏和愉快的欢笑。他们只是为接吻而停止欢笑。为欢笑而停止接吻。那一年，他们至少每月登一次那些台阶，登到中途时来一顿带香槟的野餐。他们发现了一件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

“ 问题在我们的嘴上。 ” 她说，“ 我遇见你之前从不知道自己有一张嘴。你的嘴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这使我也觉得自己的也奇妙了。在吻我之前你吻过别人吗？ ” “ 从来没有！ ” “ 我也没有。竟是在那么一段漫长而没有嘴的日子里生活。 ”

“ 亲爱的嘴， ” 她说，“ 别再说话，吻吧！ ” 但在那一年年底，他们发现了一件更不可置信的事：他在广告公司被安置在一个固定位子上，她在旅游局马上要出国。他们为以前都从未思量过此事而震惊。一个夜晚，他们坐在台阶上。她惨淡地说：“ 再见。 ”

“ 什么？ ” 他问。

“ 我觉得我们再见的日子近了。 ”

他望着她的脸。“ 斯坦，你说过永远不离开我。 ” 斯坦很动情地跪了下来。“ 奥利，请把手给我，和

我结婚吧！跟我去法国，我挣钱供你写出美国最伟大说。你只需带上手提打字机，一堆纸，还有我。说话呀，奥利，跟我走吧！”“但，但……”他讷讷地说，“看着我们去地狱呆一年，然后永远把我们埋葬吗？”“你就那么害怕，奥利？难道你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自己吗？听着，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求婚，奥利。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去做决定，我的膝盖已经跪疼了。”

“快从地上站起来。”他无力地说，很窘迫。

“如果我这么做，那就是在离开这儿的时候。”她说。

“斯坦，”他吼叫。她站了起来，双颊上挂满泪花。“现在，我得离开了。我们与众不同。我觉得我们的爱不会再来了。”她说。“我走了，但每年我都会来这些台阶上，和我们初来的那个夜晚同时同刻。如果你来这儿，我会绑架你的，要么就是你绑架我。”

连续三年，他每年 10 月 14 日回到那些台阶去，但她不在。然后，他有两年忘了去。但第六年，他想起来了，在落日余晖中走去，并拾级而上，因为他看见台阶上有东西。那是一瓶很高级的香槟，系着黄丝带，上面还有一张纸，写着：“奥利，亲爱的奥利，这日子依旧没忘，只是在巴黎，嘴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一张，我愉快地结婚了。爱你的斯坦。”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重游故地。

15 年后他去巴黎旅游。一天下午当他正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在落日中漫步香榭里舍大街时，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大街另一头走来，陪着她的是一个非常庄重严肃的老头，还有一个漂亮的黑发男孩。他们擦肩而过，同样一缕笑意一瞬间泛现在两人的脸上。

他向她捻弄领结，她冲他把头发弄乱。

他们继续向前走，回头望去，那女人也同时转身。也许他听见了她嘴里默念的那句话：“再见了，奥利。”他也许没有听见，但只觉得自己的嘴在动，“再见了，斯坦。”

在 10 月的落日余晖中，他们沿着香榭里舍大街，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尼泊尔的啤酒

那是 4 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 1500 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 4500 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

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的。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 15 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 4 人带了 6 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 10 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出来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地方买？""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 4 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 8 点左右背了 5 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问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15 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

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唉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 4 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 10 瓶，路上跌倒打碎了 3 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

“诺曼底”号遇难记

〔法〕雨果

真正的强者是那种具有自制力的人

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七日夜晚，哈尔威船长照例走着从南安普敦到格西恩岛这条航线。大海上夜色正浓，薄雾弥漫。船长站在舰桥上，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的“诺曼底”号。

乘客们都进入了梦乡。“诺曼底”号。乘客们都进入了梦乡。“诺曼底”号是一艘大轮船，在英伦海峡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最漂亮的邮船之一了。它装货容量六百吨，船体长二百二十尺，宽二十五尺。海员们都说它很“年轻”，因为它才七岁，是一八六三年造的。雾愈来愈浓了，轮船使出南安普敦河后，来到茫茫大海上，相距埃居伊山脉估计有十五海里。轮船缓缓行驶着。这时大约凌晨四点钟*周围一片漆黑，船桅的梢尖勉强可辨*象这类英国船，晚上出航是没有什么可怕的。突然，沉沉夜雾中冒出一枚黑点，它好似一个幽灵，又仿佛象一座山峰。

只见一个阴森森的往前翘起的船头，穿破黑暗，在一片浪花中飞驶过来。那是“玛丽”号，一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它从敖德萨启航，船上载着五百吨小麦，行驶速度非常快，负载又特别大。它笔直地朝着“诺曼底”号逼了过来。眼看就要撞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避

开它了。一瞬间，大雾中似乎耸起许许多多船只的幻影，人们还没来得及一一看清，就要死在临头，葬身鱼腹了。快速前进的“ 玛丽 ”号向“ 诺曼底 ”号的侧舷撞过去，在它的船身上□开一个大窟窿。由于这一猛撞，“ 玛丽 ”号自己也受了伤，终于停了下来。“ 诺曼底 ”号
上有二十八名船员，一名女服务员，三十一名乘客，其中十二名是妇女*震荡可怕极了。

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海水哗哗往里灌，汹涌湍急，势不可当。轮机火炉被海浪呛得嘶嘶地直喘粗气。船上没有封舱用的防漏隔墙，救生圈也不够。哈尔威船长，站在指挥台
上，大声吼喝：“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六十人救出去。 ”实际上一共六十一人，但是他把自己给忘了。船员赶紧解开救生艇的绳索。大家一窝蜂拥了上去，这股你推我搡的势头，险些儿把小艇都弄翻了。奥克勒福大副和三名二副拼命想维持秩序，但整个人群因为猝然而至的变故简直都象疯了似的，乱得不可开交。

几秒钟前大家还在酣睡，蓦地，而且，立时立刻，就要丧命，这怎么能不叫人失魂落魄！就在这时，船长威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呼号和嘈杂，黑暗中人们听到这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 “ 船长叫我吗？ ”“ 炉子怎么样了？ ”“ 海水淹了。 ”“ 火呢？ ”“ 灭了。 ”“ 机器怎样？ ”“ 停了。 ”船长喊了一声：“ 奥克勒福大副！ ”大副回答：“ 到！ ”船长问道：“ 还有多少分钟？ ”“ 二十分钟。 ” “ 够了， ”船长说，“ 让每个人都到小艇上去。奥克勒福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 在，船长。 ”“ 哪个男人胆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大家立时不出声了。没有一个人违抗他的意志，人们感到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出现在他们的上空。

“ 玛丽 ”号也放下救生艇，赶来搭救由于它肇祸而遇难的人员*救援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或殴斗。事情总是这样，哪里有可卑的利己主义，哪里也会有悲壮的舍己救人。哈尔威巍然屹立在他的船长岗位上，指挥着，主宰着，领导着大家。他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考虑到了，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镇定自若，仿佛他不是给人而是在给灾难下达命令，就连失事的船舶似乎也听从他的调遣。过了一会儿，他喊道：“ 把克莱芒救出去！ ”克莱芒是见习水手，还不过是个孩子。

轮船在深深的海水中慢慢下沉。人们尽力加快速度划着小艇在“ 诺曼底 ”号和“ 玛丽 ”号之间来回穿梭。“ 快干！ ”船长又叫道。哈尔威船长，他屹立在舰桥上，一个手势也没有作，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铸，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薄雾，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

女人的心是难解的谜

摘自一本小说上的赠言："我飘动的小云彩：离我们举行婚礼的日子还有整整一个月。我送你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他认为：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我敬仰托尔斯泰的才华，但也想和这位大作家争论个问题：但愿我们有个与众不同的家！你的 H。"

摘自一幅画上的赠言："我涓涓流淌的小溪：赠你一幅野味与水果的静物写生画。你把它挂在厨房的冰箱上面。俄罗斯伟大的诗人莱蒙托夫曾提醒说'爱情如火，失去养分便会熄灭。

'我们正缺少营养食品呢。你的妻。"

摘自电动剃刀盒上的赠言："我海洋里的冰山：赠给你一把新式电动剃刀。近来，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沉着脸。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说：'我们对女人的爱越淡漠，她们对我们的爱便越温柔。'告诉你，你可别把天才的这一套当真，我的带黑子的小太阳"。

摘自工艺美术信封上的赠言："我的小雷雨云：送你一件工艺品。'啊，音乐，在你的面前，我们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乔治·桑曾这样对到她别墅里来休养的肖邦说。机关工会发给我们两张疗养证。我们去吧，那有山，有水，有花园，你也会得到很好的休息，我可爱的毛绒绒的小狗熊。永远属于你的 H。"

摘自一本小说上的赠言："维克多·雨果曾说：'普通的人，缺点也很普通；伟大的人，恶习也很惊人。'我希望愚蠢也是恶习，我可爱的活火山。这本书送给你，它将使你回忆起你头一次骂我笨蛋的那个海滨之夜。你的妻子。"

摘自一张写在笔记本上的字条："自从我背上十字架，也就是你，至今已整整三年了。我这是何苦呢？不过，哥德说过，每个人的背上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不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和你在一起总是糊里糊涂的。另外，告诉你的朋友连卡，让他把德留翁*的书还我。"

摘自一张用废报纸写的字条："我所以留这张条，是因为闹钟、我、还有邻居都叫不醒你。起床之后，打扫一下房间，修修家具，把厨房门上的那块玻璃装好，把我喜欢的那套带樱桃图案的餐具摆好。要是我再看到你的朋友连卡，我就把他从这里轰出去。他还是没还我德留翁的书。H。"

摘自一封熟悉的信："我隐藏在地平线下的小蝴蝶，我可爱的长毛小狗熊！从区法院割断了我们相互维系的共同命运的日子至今已整整两年了。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啊！马鲁阿说：分离对两颗高尚的心灵是有裨益的，但别拖得太久……约我到城外去吧，在那风光迷人的地方，我要把心中的一切向你倾诉，我南方温柔的轻风！你过去的，并想成为你未来夫人的女人。

另：要是我们再结婚，我闪光的同位素，那将成为我们那部小说最感人的结局——只是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找不到它罢了。

*德留翁：法国当代作家。

难忘的两件事

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优点，才能成为我们所尊重的楷模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应主持正义、诚实、心地善良、勇敢、意志坚强，当然还应该谦虚。

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吹牛家，也没有人愿意作一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但是，夸夸其谈和骄傲自大的思想却在我们中间许多人身上潜藏着，而且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下子流露出来。

我手头保存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我的头发全无，是个秃子。每当我看到它们，心里总是涌腾起一股深深的惭愧之感。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描写俄国著名元帅苏沃洛夫的影片。苏沃洛夫性格急躁，极为好动。导演组全力以赴挑选具有类似性格特点的演员担任主角，仍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位熟人偶然同我谈道：“难道我国电影界中真的没有一位能演苏沃洛夫的演员吗？”我的脑子里豁然一亮：“为什么我不来演这一角色呢？眼下我没有拍摄任务……对，就这么办！我来演苏沃洛夫！”

在年龄方面，我不大适合演这个角色。不过可以经过化妆来弥补差距。而最主要的，是我的体态和长相与这位俄国元帅相去甚远：苏沃洛夫身体瘦小，面庞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可我正相反，体格粗壮，是个圆脸膛……然而话又说回来了，我是演员呐！斟酌再三，最后一鼓劲我向摄制组提出，由我来演苏沃洛夫吧。摄制组回答说，他们已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不过如果我执意要演的话，可以为我进行一次彩排。

我深信，这个角色一定将会由我来演。因为当时我在电影界中已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了，而我的竞争对手呢，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再说，我的愿望，导演和制片人也都一定会尽量给予照顾的！

我到理发店剃光了头发。秃头更适宜粘假发化妆。

然而，苏沃洛夫我没有演成。另一位同志比我更合适：他的外形酷似角色，表演也比我强……我痛责自己过分自信，骄傲自大。我懊悔自己不够谦虚。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任何时候再也不作说大话、过分自信的人了。可是，剃光的头顶再长出头发来，那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呐！

我一直忘不了这次不光彩的失败。在以后几年时间里，它使我比以前虚心谨慎了些。但十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教训所带来的痛苦渐渐被我谈忘了。骄傲自负这个魔鬼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国外，在巴黎。

苏联之友协会为欢迎来法国的苏联电影界人士举办了一次晚会。会上为巴黎市民放映了苏联著名影片《宝石花》。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不断鼓掌向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致意。放映结束，人们纷纷涌到我们面前，将我们团团围住。巴黎市民很熟悉我国的电影，认得许多影片的主人公。他们也还认出，马克辛——一位年轻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是由我扮演的。

热烈的握手，友好的拍肩致意，然而这不过只是个序幕。接着便是请我们签名题字。当时，我随身连

一张照片或名片也都没有了，只好把名签到随便到手的东西上，有节目单、入场券，还有记事本等等。手中的钢笔用完了墨水，立刻有人递过来铅笔。我不断地签名，手发酸了，麻木了，铅笔折断了好几次，但周围仍是一批又一批请求签名的人。他们喊着说着：“马克辛，马克辛，请给签个名！……”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心里仍荡漾着幸福快慰之感。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巴黎街道走着，我还完全沉浸在对昨天晚会的美好回忆里。正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清晰响亮地喊了一声：“马克辛！”

怎么回事？是谁在喊我？大概，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不，不是错觉。有人又一次拉长声音喊道：“马克辛！”

刹时，我觉得全身一热，心里涌起一阵飘飘然的感觉。是啊，这是荣誉呵！在远离祖国的异地，在巴黎，竟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对我表示欢迎……。我偷眼瞅了一下我的同事：他照旧走着，一副漠然平淡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什么。

“瞧！就连这样一位挺不错的人，有时也会产生妒忌心！”我想。但我并不责怪他，有什么办法呢？

那位站在街对面的法国人，还在冲我这儿挥动帽子喊着：“马克辛！马克辛！”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点了下头，抬腿穿越街道向那位巴黎人走了过去。我的那位同事被冷在原地，惶惑不知所以然。我边走边摘下手套。准备与这位新相识的崇拜者握手。我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距离了，突然，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悄声地开了过来，把我和那位法国人隔开。车门打开，那位法国人戴好帽子，一头钻进了汽车。

我望着远去的小汽车，茫然地站在原地，嘴里机械地念着写在车后部的几个字：Taxi（出租汽车）……“Taxi，塔克辛，出租汽车……”我重复着这几个字，恍然大悟：那位法国人一直在招呼出租汽车，可我自负而又可笑地以为，从昨天的晚会起，全巴黎想着的没有别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出租汽车，嗨！我感到羞臊难当。

这一令我倍感羞辱的镜头只有两个目击者：我的那位装做什么也没看到的同事，和我自己。想到此，热血便阵阵涌上我的脸颊……

旁白

报纸电影版上刊出《乱世佳人》重映的广告，心里真是高兴。这部片子我和妻名久矣，却始终不曾看过，今有这等机会，我们岂可放弃？当下，便决定花个晚上时间去欣赏。正当我和妻在剧院里全神贯注于银幕时，前座的女孩子，不时侧过脸，和旁边一位长发而魁伟的男士咬耳朵。随着银幕上形象的变换，她的声音由于周遭的静肃而显得更清晰，成了令人不快的噪音。听她的口气，这片子她似乎已看过三、四次。每一个场景正要出现，她便急忙告诉她的男友——紧随着，银幕上果然出现了她的“预料”，她更是推推那位男士，高兴地一叠声：“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她说得很乐，我却是愈看愈冒火了。她不仅扰乱了我欣赏电影的喜悦，她的“旁白”更剥夺了我探索内容的乐趣。我再也忍耐不住，便探身拍拍她的肩膀：“小姐，请用你的眼睛‘看’电影，我们将很感谢

你！”

她先是惊讶，又有点生气，向邻座的男朋友嘀咕一下之后，倒真的乖乖地不说话了。

妻拉了我一把，低声说道：“你要惹麻烦了，你看她那强壮的男朋友待会儿不找你麻烦才怪呢！”

影片很长，中间有五分钟的休息。趁这空档，我到贩卖部买点饮料，正当我走向贩卖部时，无意间瞥见那位男士紧跟在我后头。我有点着慌，想到社会新闻版上瞄人一眼就惹来的凶杀案，心里有点发毛。

我走得稍快，他也迅速跟上来，愈靠愈近，冷不防，他一手扳过我的肩膀，另一只手迅速握住我的右手——他说：“先生，谢谢你。我自已实在没有勇气对她这样说。”

墙

杜青钢在布德尔俱乐部里，我的朋友雷大夫坐在我对面的一张很舒适的老式安乐椅上，这里曾留下许多杰出的英国人士的踪迹，他们在这里举止得体地享受过生活的乐趣。

我们坐在炉火旁，距离不近不远，恰到好处，暖烘烘的，很是舒坦。

“怎么，还没想出来”雷大夫关切地问。

我坦率地回答说：“没有！一连两个星期，我眼前仿佛竖了一道墙。”

我这次来，是想请这个老朋友开一张药方，给我服用一种能使人精力充沛、乐观、注意力集中的“灵丹妙药”。十二月即将到来，我以前曾答应一家大报社的社长，要给青少年写一则圣诞故事，一则能使人获得教益的动人的故事，这是我的年轻的读者们对我的期望。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往常在圣诞节即将来临时候，我就能想出一个亲切动人、充满温情的故事，”我神情沮丧地这样解释，每当商店橱窗里陈列出琳琅满目的名种玩具，长夜漫漫的时候，这种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来到我的头脑中。但这一次却好像丧失了灵感，我感到面前横了一堵墙……”雷大夫眼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嗯，依我看，您找到了一个现成的题目……”“什么？”

“我指的是墙……不用开药方了，再说，我在这里又不行医。假如你硬要几粒什么药丸的话，那就到我诊所里来找我，不过，这要破费您五个基尼。现在，我可以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题目就叫《墙》，一堵墙。我说的墙，既取其本义，也取其转义。故事发生在有一年圣西尔韦斯特瞻礼日的寒冷之夜。每逢这个宗教节日，人们心中就会非常需要温暖、友谊，非常盼望出现奇迹。好了，干脆长话短说吧。

最初，我在伦敦警察厅当法医，半夜里经常有人来拖我起床，去为某一个回生乏术的可怜的家伙检验尸体。

十二月的一天黎明，天色灰蒙蒙的——在伦敦这还算好天气，我被叫到‘伯爵大院’住宅区的一个十分简陋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里去验尸。那里悲凉简陋的情景就无需赘述了。我面前的这个死者是位在当天夜里自缢的大学生，二十来岁，住在一个简陋的单间里，那里的取暖设备是一种要投入数枚一先令的硬币后才能使用的煤气炉。当我在冰凉的环境中，坐在桌子前写验尸报告的时候，猛然间，我的目光被几页布

满了潦草的字迹的纸吸引住了。我先瞟了一眼，接着就全神贯注地读了全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在遗书上写明了自己自杀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忍受不了孤独。他只身一人，举目无亲，没有朋友，而且手头拮据。圣诞节到了，他特别渴望温情，企求爱情，向往幸福……因此，事情就显得复杂了——我想，在法语中，就是这样说的。

他隔壁住着一位陌生的姑娘，不过他们两人有时在楼梯上擦肩而过，见过面，那姑娘‘天使般的容貌’——你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了——深深打动了他的心。那天夜间，正当他努力同悲伤和泄气作斗争的时候，从隔壁传来了嘎吱嘎吱的声响和阵阵喘息声。小伙子在遗书中说，那些声音具有明显的特征，这意味着什么，是非常容易猜出来的。大概那些声音在他写遗书的时候一直没有停止，因为他描写得非常详细，似乎想从愤怒和轻蔑中寻求解脱，潦草的字迹显露出他激动烦躁的心情。应该说，对于一个英国青年来说，这封遗书写得颇为大胆，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激、绝望、揶揄的口气，而且没有略去任何细节。他在遗书中这样写：连续一小时，他确切地听到了一声声快乐嘶哑的喘息和床架震动的嘎吱嘎吱声，这我就不必描述了；当我们把耳朵贴着墙壁听的时候，都曾经听到过这种讨厌的嬉戏声。特别是他当时正深感孤独、沮丧和厌烦，因而他那个天使般的女邻居欢乐的呻吟声刺伤了他的心。小伙子还承认，他已暗中爱上了那个陌生的姑娘。

‘她是那样的美丽，我甚至不敢同她说话。’他恶狠狠地咒骂这个他不愿再涉足其间的、使他反感的、丑恶的世界，这样的言辞是像他那样年龄的有教养的青年常常讲的。总之，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思想状况尽显于纸上：他心地十分纯洁，显然地过分敏感，非常强烈地感到孤独，由于渴望爱情而感到十分痛苦，而且毫无疑问，他倾心于那位神秘的‘天使’，可是，由于羞涩，又不敢和她说话。此刻，他隔着墙壁却听见‘天使’发出人的声音，而且是你知道的那样一种声音。因此，他扯下窗帘上的绳索，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举动。

读完遗书，我在验尸报告上署了名。临走前，我留心听了一阵，可是墙那边没有什么动静。大概隔壁的那个‘天使’和她的情人已经停止嬉闹，这会儿，兴许早已双双进入梦乡了。人的这种本性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把钢笔放入口袋，提起那只医师用的小手提箱——我为它起个法语名称，叫做检验市内死亡者专用箱——正准备和警察以及那睡意尚未完全消失、老大不高兴的公寓女主人一道下楼，这时，我心里突然产生——怎么跟你说呢？——一种好奇心。自然，我不愁找不到正当的、合适的借口。刚才在隔壁房间里嬉闹过的那个姑娘和她的寻欢作乐的男友，同死者毕竟只隔了一道很薄的墙壁——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或许，他们有什么话要和我们讲，补充些许新的情况。但是，无须隐讳，我这种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某种好奇心——如果你要说这种好奇心是不正常的或是厚颜无耻的，那也行。我想看一下那个‘天使般的女人’，她的轻微的叫声和喘息声居然造成了如此凄惨的悲剧。总之我敲响了门，但没有人应声。我心中想，他们一定还搂在一起，一时间，我恍若看见这两个人在被子里惊慌失措的模样。我耸耸肩，正欲下楼，公寓女主人敲了两三次门，并且大声喊道：‘琼斯小姐！琼斯小姐！’接着，她掏出自己的那串钥匙，打开

了门，我听到一声惊呼，那个女主人冲出房门，脸都吓得变了形。我走进去，拉开窗帘，朝床上扫了一眼，立刻明白事情的真相。那个悬梁自尽的大学生完全误解了隔壁传来的那些声响的性质。这个金发女郎的头部枕在长枕上，砒霜毒性发作时的痛苦没能抹去她的美貌。姑娘已死了几小时了，临终前，她一定挣扎了很久。桌上留有一份遗书，乍一看，姑娘的轻生也是因为忍受不了孤独……和对人生感到极度厌恶。”

雷大夫打住话头，友好地看着我。我愤然起身，呆了一阵，唇边凝聚着无声的抗议。“是的，墙，”雷大夫意味深长地喃喃自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可现成地作你圣诞故事的题目，人们心中的神秘的季节就要到了。”

求爱

战术训练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阶段，可偏偏在这时，爱神降临到上尉彼得·库利奇科夫头上。为了获得极有魅力的奥列奇卡的爱，上尉竟学习起与连长职责毫不相干的专门知识来。既然时间很紧，库利奇科夫便决定走捷径。

他以教学参考的名义看了几部关于爱情方面的电影。影片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楚明白，那么美妙动人，库利奇科夫决定邀请自己的意中人一同来看，以便容易和她找到共同语言。但奥列奇卡认为与其去欣赏电影艺术，还不如在自己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驻军图书馆里欣赏文学作品。

库利奇科夫对文学也不马虎，如今他把希望寄托在古典作家关于爱情的描写上，想借此来达到目的。

有一天晚上，天赐良机，图书馆没有旁人，库利奇科夫怎肯错过这么个好机会，他走到借阅登记台跟前，充满感情地朗诵道：“与你离别的痛苦使我衰老，你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再和你分离。”

“奥马尔·海亚姆！”奥列奇卡兴奋地说，“原来你也喜欢文学？……”“岂止文学，连你我也喜欢！”库利奇科夫差点说出这句心里话来。但他终于窘迫地咽了回去。机会就这样给错过了。

第二次合适的机会不得不又等了好几天。但在这些日子里，上尉没有白白地浪费时间，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能表达自己心意的引文。

“亲爱的，看到我没有你就活不成的样子，你不会讨厌吧？”他还没有进门坎就用激动得发颤的声调说。

“看来您是在读拉苏尔·加姆扎托夫喽，”奥列奇卡苦笑了一下说，“您过一周再来吧。”

一周后，库利奇科夫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图书馆，但一见到奥列奇卡却又扭捏起来。他声音极小声朗诵道：“我站在她面前若有所思，无力从她身上移开视线，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心里却在想：‘我多么爱你！’”“普希金。三卷文集。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 421 页。”奥列奇卡头也没抬一下地说。

上尉库利奇科夫感到大失所望。此刻，他终于下了决心，说：“奥列奇卡！你难道就没看出来我爱你？！”

由于事出突然，奥列奇卡战栗了一下，抬起头来。她的脸上露出了恐慌的神色。

“这是谁？屠格涅夫？我没猜中吗？……”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地果断“上尉彼得·谢苗诺维奇·库利奇科夫。诗体小说，第一卷，第 1 页。”

奥列奇卡一切都明白了。……

情节谜

新婚夫妇巴萨和阿拉正在返回麦蒂希市的途中。他们在那里租赁了一间独门独户的房子."想不想玩游戏？”我想借此消磨旅途中的时间。

两个旅伴爽快地答应了。

“我给你们描述一段情节，你们要设法解释它。可以向我提任何问题，而我只回答‘对’或‘否’。”

新婚夫妇对此热心起来，于是我便开始讲起我的游戏：“夜阑人静。一个男人正在睡觉。突然响起了电话铃。他醒了，摘下电话听筒，却没有人说话。男人挂上了电话，又睡着了。请解释一下情节。”

年轻人显然很感兴趣，没过多久就开始提问了：“是女人打来的电话？”巴萨一箭中的地问。

“为什么偏是女人？”阿拉蹙眉说，但我的“对”字已经出口了。

“女人认识他？”巴萨紧追不舍，看得出，这年轻人是个真正会玩游戏的人。

“你干嘛缠着这女人？”阿拉发火了，但我又已经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男人结婚了？”情绪激动的姑娘也参加了游戏。

“对”我宽慰她说。

“你满意了吧？”她揶揄丈夫说。

“但打电话的，大概不是妻子吧？”巴萨以一种见多识广的人的口气说。

阿拉的脸刷地红了。我实事求是地肯定，这不是妻子打的。

“这样看来，她只在晚上打电话？”巴萨迅速地迫近情节的谜底。

“瞧他那样子！”阿拉声音颤抖地喊道，“好象无所不知似的。

“亲爱的，”年轻的丈夫温情脉脉地微笑着，“家庭生活中无奇不有嘛！”

阿拉也微笑了。但这笑容预示着凶多吉少：“好啊，那又怎样？”

如果巴萨有经验的话，他可能会到此打住。但夜半铃声的情节完全吸引了他，他无暇留心爱妻的语调。

“这个女人，她很漂亮？”他孤注一掷地问。

“对，”我答道。于是巴萨喜笑颜开了。毋庸置疑，每个人都会为发现自己具有演绎推理的才能而感到高兴的。

“那么，”他得意洋洋地问，“那女人是想证实一下她的情人是否在家？”

“太卑鄙了！”阿拉喊道。

“否”我坚决地回答。

巴萨皱起眉头，沉思了片刻。

“他使女人痛苦了？”他问。

“对，”我答道，“太好了！”巴萨喊道。

“您听见了吗？”阿拉问我，“一提到男人使女人痛苦了，他就开心了。”

“等等，”巴萨说，“别打岔……”“啊，我打岔？”

“等等，我跟你说……”巴萨目露凶光，“一切都很清楚，这是暗号！”“我也一切都清楚了，”阿拉站起来走向车门口，正好电气列车在一个站台边停下了。

“阿拉！”新郎喊道，“我们是下一站下车”“那是您下一站下车。”阿拉傲然回答，说罢便消失了。

巴萨绝望地随妻子跑去。在跑进通道台之前，他猛地站住朝我喊道：“我猜对了？”

“没有！”我大声回答。

小伙子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电气列车徐徐开动了。他挥了一下手，便消失在门外。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遇见巴萨和阿拉，也不知道小两口是否言归于好了。须知阿拉不应平白无故地（说实话，这种事是屡有所闻的）怀疑自己的丈夫。情节的谜底出奇地简单无邪。

男人睡觉打鼾。鼾声吵醒了隔壁的女人。为了把邻居弄醒，她拔了他的电话号码。确信折磨着她的人醒了之后，她挂了电话。事情就是这样。

不是吗，新婚夫妇毫无争吵的理由。因而我吁请大家，如果你们在哪儿遇到巴萨和阿拉，请向他们说明情节谜的实质所在。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年轻的家庭免遭破裂！

晴朗的夏日

哈利·斯密司是帝国渔具厂厂长。他酷爱钓鱼，简直上了瘾。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钓鱼上，不是准备钓鱼工具，就是研读钓鱼的书籍。这种情况，联系他的职业来看，是不足为奇的。妻子深知他有这个嗜好，于是也就习以为常、听之任之了。

尽管哈利把大部分闲暇时间都花在湖畔水滨，积习难改，但他对工作却从不马虎，不失为一位尽职的厂长。他曾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决不因钓鱼影响工作。他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是，尽管常到水边，一坐几小时，却极少生病；即使偶感风寒，吃点药也就好了。多年来他工作出色，董事长吉阿弗雷曾几次表扬他上班守时，出勤率高。

但是，就在一个晴朗的夏日，他多年保持的记录改变了。

入夏以来的这一个礼拜，天气晴朗和煦，实在太诱人了。哈利在家中整整困了一个冬天，现在面对风和日丽的好时光，他感到两手发痒，不摸鱼竿再也不行了。

偏偏这一个礼拜工作很忙，少有休息，许多琐碎事缠得他腻烦透了。因此，星期三喝早茶时，他突然

决定第二天要请病假。请假 ，不就意味着蓄意破坏自己长期保持的出勤记录么？对此他又有愧于心。难怪刚才喝茶时他环顾四座，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幸好大家边喝茶边聊天，间或还说几句笑话，没有人察觉他的心事。

这天晚上，哈利一回家就忙得不亦乐乎。他那灵巧的手指，以多年培养出来的高效率高精度，不停地准备鱼饵，给钓丝打油，锉鱼钩，收拾行装，如此等等。妻子见他在工作日搞这些闲事，或许有些惊讶，但没有吭声。她一直认为：丈夫爱钓鱼就让他钓去，无可厚非，更值不得抱怨。因此她干脆老早就上床睡觉，把丈夫一个人留在厨房里放开手脚地忙下去。不一会，厨房被搞得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像是渔具厂的一个附属车间。

第二天，哈利悄悄爬起床，没有惊动妻子和女儿，一头钻进那辆破旧的福特车就出发了。

河畔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连空气都是那么迷人。他一到这里，便只顾吸那混合着草香、鱼腥和晨露的气味，感到怡然自得。8 点半钟，他想象着他的伙伴们该拖着疲惫的步子走进工厂 ，登记考勤，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有的说不定还半睡半醒呢，而自己却在河畔钓鱼。这种忙里偷闲的自由感，使他心里乐滋滋的。他暗自吃惊，自己明明是装病溜号，为什么心境竟这般坦然，不感到一丝一毫的愧疚？时间过得很快，大约在 10 点钟，他开始喝茶。正当他用两腿夹住杯子，一手拿壶，一手拔开塞子的时候，他发现鱼漂在往下沉。哈利是精于此道的，他稍等了一会，让鱼咬紧鱼饵，然后轻而易举地把鱼钓起来，装进袋子。动作非常之娴熟，壶里和杯里的茶水连一滴都没有泼到草地上。12 点，他决定换个地方，到下游两百码左右的一棵柳树下去。他收拾好家什，小心地顺河沿往下走。时值初夏，草木已经很茂密。为了不让低垂的树枝和过高的灯芯草绊住钓竿，他不得不绕道而行。

他只顾走路，当走近柳树时，竟没有察觉那地方早已被人捷足先登了。

他马上认出，那人正是董事长吉阿弗雷。他想转身溜回去已经来不及，因为对方此时也认出了他。哈利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寻思着该说点什么才好。他当然不会注意到，董事长的脸上同样泛起了一阵红晕。

“呃，呃，早上好，吉阿弗雷先生……天气太好了，是吗？”他怯生生地说。

吉阿弗雷干咳一声，眼睛看着别处，含糊地答道：“呃，是的，的确不错……”哈利急中生智，他记起了今天是星期四，每周星期四董事长是要召开例会的。

于是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吉阿弗雷先生，今天不是该您召开每周的例会吗？”“呃，不错，是有个会，不过……””董事长显得很不自在。

哈利禁不住轻声笑了起来。吉阿弗雷也还他一个苦涩的笑。两人相视而笑，尴尬之极。过了一会，吉阿弗雷朝大腿上猛拍了一下，干脆开怀大笑起来，并边笑边说：“好了，都别说了，咱俩是一对淘气包，今天都逃学了！”他笑得大口大口地喘气，身子不停地摇晃。哈利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一个是深沉的低音，一个是类似假嗓的高音。吉阿弗雷从衣袋里掏出丝手绢，擦干脸上的泪水，说：“是这样的：我的汽车司

机请病假，我猜想他得了流感。我不想从诺桑普顿乘火车来赴会。因此，叫老婆打电话，干脆说我头痛，请个假。当然，这种事只能偶一为之，切莫养成习惯，你明白吗？这么晴朗的天气——整整一个礼拜呀！谁愿意呆在屋里，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哈利点点头，脸上露出又惊讶又理解的表情：但我万万没想到你也会跑到这儿来钓鱼。我的意思是，这儿只有一般的鱼。我以为你会到苏格兰去，那儿有鲑鱼。”

“不错，过去我常去，常去。但现在不去了，懒得东跑西颠。那儿旅游的人多，外国人多，全混杂在湖边，烦死了。”

吉阿弗雷喷了一下鼻子，说：“你刚才是想到这儿来钓鱼吧？来，坐下，地方足够了。我正想吃午餐。愿意陪我吃点什么吗？”哈利瞪大眼睛看着这位董事长。董事长满有兴致的又补充道：“我带了点鹅肝饼。来，咱们尝个新鲜，好吗？”哈利正想回答这盛情的邀请，忽然，小树丛的枝叶朝两边分开，中间又闪出一个人影，手里也拿着钓鱼家什，正艰难地在河畔穿行。

吉阿弗雷一眼就看出是谁来了，连忙招呼道：“午安，杰封，我相信，你患流感已经完全复原了吧？”

棋逢对手

〖英〗西瑞尔·哈尔 黄峻译

下面是警官的一份报告：局长亲启

先生：

本月十日晚七时三十一分，本署接到电话，说是一个姑娘在迪福特·帕尔瓦大街的维卡拉基巷被刺。打电话的人自称约翰·丹尼森。我认识这个青年人，他住在约伯尼的市属公寓，曾在马克汉普敦的维尼尔法院被指控欧斗和盗窃罪（１９５４年卷宗第８９２号）。

我随即赶赴现场，发现了克里斯廷·芭尔京的尸体，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七分。死者十八岁，住迪福特·帕尔瓦大街的朱伯尼·特雷斯胡同。尸检报告表明被害者的胸部被创，系由一把长刃刺杀而亡（报告随信呈上）。

约翰·丹尼森很快赶来了。他是从约有一百五十码外的公用电话间那儿来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告诉我当晚曾约好与死者会面，意欲陪她参加马克汉普敦市政厅的舞会。他们要去维卡拉基巷口的汽车站，打算搭乘七点四十分的公共汽车进城。这时，突然在巷子附近的灌木丛中跳出一个男人，此人面目在黑暗中无法辨认。他从后面给死者一击后立即逃亡。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丹尼森自愿提供情况说，他认定凶手是查尔斯·帕克。我对这个青年人亦有所闻，他住在迪福特·马格拉街的河滨巷，曾於上次大审中被控犯有蓄意伤害罪（１９５４年卷宗第４９３号）。丹尼森声称，帕克两度因他与死者的关系公然对他以武力相威胁。我有理由认为死者禀性怪癖，轻浮放荡。

尸体运走的工作安排妥当后，我邀请丹尼森随我一同去警署。查尔斯·帕克也在那儿。金帕探长记录了他的陈述，我们到那儿时他正好就要讲完。

两人一见面，都摆出了一副跃跃欲斗的架式。为了他们的自身安全，只好把他们分别关进单人牢房。

从金帕探长的笔录中得知（笔录一并呈上），帕克是在七点四十分到达警署的。（我的实验结果表明，可以用十分零二十秒从犯罪现场跑到警署。）帕克陈述的大意是：他当晚与死者约会，准备一起去马克汉普敦的开罗电影院去看电影。他们在前面维卡拉基巷的汽车站的路上……下面我也无须赘述了，先生，把两者的供词比较一下，实际上是完全>--

Transferinterrupted!

鉴于这种情况，我对两人都进行了仔细搜查。

在丹尼森的身上，我发现了一块手帕（弄脏的），一份马克汉普敦的《每夜新闻》，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个钱包，内有三先令六点五便士的现金，一把随身携带的小梳子和一把带鞘短刀。他说带刀是为了防身，尤其是为了防备帕克。刀子显然是刚刚磨过的。他穿的是“无赖青年”式的衣服，右袖口处我发现有血污一块。他坦然承认这很可能是死者的血迹。他说在她负伤倒地时，他曾扶过她。

在帕克的身上，我也发现了一块手帕（弄脏的），一只打火机，三张淫秽照片（一并附上），一个钱包，内装现金两镑十先令六点五便士，一把小梳子，一条皮带，上面挂有个空刀鞘。检查了他的单间牢房后，发现了一把刀，与丹尼森的那把刀相似，此刀是藏在牢房的通风器里。经过一番盘问，他不得不承认那是他的东西。他声称带刀子是为了自卫，特别是为了防范丹尼森。

这把刀也可以看得出是新近磨过的，进一步检查，发现刀上有血迹。在他的手帕上也发现了血迹，他说是由于在磨刀时划破了手。他右手的拇指上的确有一道新近愈合的伤口。他的服装式样与丹尼森的相仿，衣服上未发现有血污。

在警署的化验表明（化验报告随文呈上），所有的血迹均系Ｏ型，与死者的血型一致。不妙的是，帕克也是这种血型。经检查，丹尼森的血型则是ＡＢ型。

十一日清晨，我重返维卡拉基巷的现场勘察。虽然巷内路面泥泞，然而还是可以分辨出一男一女走向犯罪地点的脚印。我还从巷子的另一端出事地点的一片灌木丛里，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印（附照片）。这脚印在这儿与那一对男女的脚印交错在一起，其中也混杂着我和其他警官的脚印。

我取来死者的鞋，证实了与那女人的脚印相吻合。然后我又找来两个被拘者的鞋子，真叫人吃惊，两双鞋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新的，黄褐色的微孔皮革，皱胶底，鞋码均为１０号。经过询问查明，两人先后相差几天在马克汉普敦的高街上的同一家商店里所购。两双鞋都沾了泥，不用说每一双鞋都适合那两组脚印。

我走访了死者的母亲和姐姐，继续进行询查。其母对自己女儿的活动一无所知，不过她姐姐告诉我，死者和这两个年轻人中的每一个都经常外出，每个人都曾为她和另一个人的交往而威胁过她。她也说不上她妹妹是和其中哪一个共度了出事的那个夜晚，可她提到了，说她是个舞迷，经常去市政厅跳舞。她又说她妹妹很爱看德怀特·拜布尔主演的片子，而这位影星的一部新片“巴黎恋歌”那天正好在开罗电影院上映（参见呈上的《每夜新闻》的广告）。

审讯目前看来是无法进行下去了。两个年轻人都矢口认定自己的供词全是事实，我也简直没法确定谁在撒谎。要想找到更多的证据，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是这次蓄意谋杀的凶手。我非常遗憾，我没法在这种情况下将可疑的人犯逮捕归案。

（警官：Ｂ·波特里斯）

局长把这份报告仔细看了两遍，接着在页边批示：“立即逮捕丹尼森。他撒起谎来真是胆大包天，不过有一点他露了馅：如果他是带着克里斯廷去参加舞会的话，他为什么竟穿着一双皱胶底鞋呢？”

期末的那一天

一个炎热的六月天，我收到了一只邮包。邮包以前也曾收到过，可这回收到的更像一只旅行用的大衣箱，用胶带和绳子封系得严严实实。

我还没开口，奶奶就发话了：“别动，等你妈妈回来再打开。”

妈妈在一家银行管理帐务，每天 6 点以后才到家。“打开箱子吧！”一见到她我就叫了起来，春秋 10 载，我的生活平淡无奇，从未遇上太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每一分钟都让我迫不及待。

“不，”妈妈笑着对我说，“我累了，先吃饭吧。”我焦躁不安，但还是无奈。晚餐上桌了，我吃得很快，想引起妈妈的注意，让她也吃得快点儿。而后我就洗涮碗碟，把椅子搬到邮包旁。爸爸转身玩他的填字迹游戏去了。在船上时，作为船长，他有着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可现在赋闲在家，只得接受妈妈和奶奶对他的怜悯。

妈妈和我一起解开绳结，我们没有把它割断，留着它只是因为绳子要花钱买，我们家境并不宽裕。

箱子终于打开了。里边全是衣服，是表姑寄来的，有些是表姑的女儿咪咪穿过的。咪咪比我大一岁，寄读于瑞典的一家女子学校，她的服装非常漂亮而且富有异国情调——与妈妈为我做的那些方格棉布衣裳大不一样。

我知道咪咪长得很美，而我尽管头发自然卷曲，五官也还端正，却从不知自己是否算美？有时我问妈妈、奶奶，她们总是对我说：“美就是好看，就是漂亮。”

这等于没作回答。也使我感觉到自己太平常了，但我心里是那样渴望美，渴望别人认为我是美的、漂亮的，只不过没人这么说过。

靠近箱底是一件白色礼服和一顶宽边帽，妈妈拿起来，说：“我想这件应该合你身，试试瞧。”

我脱下身上的棉布校服。我感到妈妈和奶奶都笨手笨脚，好不容易才帮我穿上那白色礼服：薄绸布，束腰，碎花紧口折袖，光面无褶裙。我系上小水晶腰带，把帽子戴在头上。我注意到，平常喋喋不休的妈妈和奶奶，此刻缄默无声。我抬起头，看到她们脸上木然无神。

后来，妈妈说：“雪莉，身子转一下。”我不声不响地听从，而后又一切依旧，那一瞬间就跟关上真空吸尘器差不多。

“这是一套社交礼服。”奶奶最后说。“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多。”妈妈补充道，语调中带着失望。

突然，她兴奋起来，“期末那一天！”她惊喜道：“我要为她买一件新衬衫和白鞋子，配上这件衣裳，期末那一天她可以穿上。”

这件衣服使我高兴不已，对新鞋子和新衬衫的期待也使我乐不可支，但是穿上这套装束到学校去则使我感到不自然。期末那天一大早，妈妈和奶奶把一个电镀大浴盆放到厨房，她们先放进自来水，然后兑上烧水壶里的热水。她们把我抱进浴盆，一起为我洗澡。而后，妈妈用长圆形的卷发器为我卷发。我穿着衬衫，系着围裙吃早餐，饭后又细细照照镜子，重又把脸洗一遍，“ 要充满信心！ ”妈妈上班时，对我吻别说：“ 愿你玩得开心。 ”我终于下定决心，准备步行去学校，尽管有半小时的路要走。奶奶在门口把一方洁白的手帕塞在我手里，再三嘱咐我不要擦鞋子。她伫立良久，一直目送我离去。

孤单单地，我越来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从未见过有谁上学时穿着如此漂亮的衣服，这简直有点像结婚礼服，尽管帽子戴在头上很舒服，但我还是不知道这样进教室会怎么样。

最后一天上学只是一种礼节，没有课，也没有活动，我们只是拿一下报告卡，见一见秋季里将为我们任课的老师，前后不会超过一小时。

当那些砖石校舍映入眼帘时，我开始想象那群女同窗该会怎样对我评头论足了。“ 你像谁呢？ ”她们或许会这样说，或者“ 如果你是新娘，那么新郎在哪儿呢？ ”“ 愿你玩得开心！ ”妈妈的祝语又萦绕耳际。这只是她的良好愿望，我不敢想象，她不知我的同学们有多刻薄。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面对现实应付它。于是我把帽子戴好，使它高高翘起，更具魅力（就像奶奶所说的那样）。无论同学们怎样议论我，我都默不作声，走进教室则要面带微笑。

然而我所期待的反应并非如我所料。教室里安静无声，同学们身着盛服，看上去都很整洁。

比利，这个坐在我旁边的男孩，咧嘴而笑，忘乎所以。一旁的那个男孩，一触及我的目光就低下头去，然后看着课桌若有所寻，其实我知道他的桌上别无他物。

一位姣美的女同窗站起身，大胆地从桌子间的空道走过来，靠在我的桌子上，然后 ”“ 凑近我，直盯着我的眼睛。我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几乎忘了自己，而她则突然爽声一笑，然后什么都没说就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老师来了。她看着我，脸上掠过一丝惊讶：“ 你真好看。 ”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向大家说：“ 你们各位都很好。 ”

她发完汇报卡，就带我们去见新的年级教师。我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抖个不停。老师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惊讶之色，而我则希望得到一个评价，可她说的一连串的“ 不 ”字与戴着宽边帽进教室毫无关联。

学期结束了！我手里拿着汇报卡和手帕，朝校园的边门走去。在靠近学校的狭长的人行道上，我觉得有人跟在身后。我想看看是谁在跟我过不去。一转过身，就看见了比利，他依旧咧嘴而笑。难道他还想给我多留一点玩世不恭的印象？我屏住呼吸。

“ 你看上去确实很美。 ”他说。

“ 谢谢。 ”我答道，松了一口气。

轻蔑的一瞥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 喂？ ”“ 我是警察凯尔策西。刚刚有个行人轻蔑地看着我。 ”

“ 或许您搞错了， ”警察局长考虑了一会儿说，“ 碰上警察的人几乎都有些负疚感，所以走过警察身边时看看他，你就以为是种藐视的神情了。 ”

“ 不， ”警官答道，“ 并非如此。他轻蔑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呢。 ”

“ 您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 我当时大惊失色，当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侮辱时，那人已经溜走了。 ”

“ 您能认出他来吗？ ”“ 那当然，他留着红胡子。 ”

“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 很不好受。 ”“ 您坚持一下，我派人接您的班。 ”

警察局长接通电话，派了辆救护车到凯尔策西所属的管区，并下令逮捕所有蓄着红胡子的市民。

巡逻队一接到命令便迅疾投入战斗。他们封锁了大街，来到商店、饭馆和居民家中，只要发现蓄着红胡子的人便强行带走。交通到处中断，警笛声让人惊恐万状，有谣传说警方在追捕一名杀了许多人的凶手。

搜捕几小时后便取得了辉煌战果：58 名红胡子男人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官凯尔策西由两名男护士搀扶，仔细察看嫌疑犯，但他没能认出罪犯来。警察局长把这归咎于凯尔策西的身体状况欠佳，命令审讯。“ 如果他们在这事上没有错， ”他说，“ 那么肯定在别的地方犯下了罪。审讯总是有用的。 ”

那名正受缉捕的男子回到家里已经好久了。警察揿他家门铃时，他正往浴缸里放水，没有听见。待洗澡水准备好，他听到邮递员的按铃声，电报带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有人为他推荐了一个国外的好职位，条件是必须马上动身前往。“ 好， ”他说，“ 现在还需做两件事：剃掉讨厌的胡子，马上搞到护照。 ”他舒舒服服地洗了澡，穿上衣服；为表示对节假日的敬意，又着意挑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他打电话询问，该乘坐哪一次航班，然后出了家门去理发，最后前往警察局办护照。

这里还得追忆一下，事实上这位男子是鄙夷地瞧过那名警察的人，因为凯尔策西酷似他的堂兄埃贡。对于这个没用又欠他债的堂兄，他心怀蔑视之意，这在他看到凯尔策西时不免无意从眼神中流露出来了。凯尔策西观察敏锐，他的告发是无可非议的。

还真碰巧，那名男子在进警察局时又一次与这位警察不期而遇，他又想起了堂兄埃贡。但这次为了不伤害别人，他迅捷地转过目光回避。凯尔策西走过来了，这不幸的人显然身体不适；两位男护士扶着他上了救护车。

办护照的事可不像那名男子所想的那么轻而易举。任凭他随身携带着各种各样的证件并出示电报也无济于事：警察局里忙乱不堪情景把负责办理护照的官员吓坏了。他解释说：“ 护照是很重要的证件。签发护照需要时间，这只能让警察局长来决定。 ”“ 那就请他来办吧。 ”官员收起文件，站起来，“ 您也同去， ”他说着，“ 我们抄近路穿过机关办公室。 ”

他们走过三四个房间，里面坐着的全是红胡子男人。“ 真滑稽， ”那男的想，“ 我不知道竟会有那么

多的‘红胡子’，但我现在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像某些独裁者表现的那样，警察局长显得很善于交际应酬。待官员告诉他事情的原委，他便令其离开，吩咐来客坐下。来客是难以露出脸上的微笑的，因为这位警察局长长得跟他另一个讨厌的表兄阿图尔很相像。然而，那使人一展笑容的肌内却还是顺从地尽着它的义务——这可关系到护照的事呀。

警察局长说：“小官员胆小怕事，避免作任何决定。您理所当然应该立即得到护照。您去伊斯坦布尔任职是我市的荣耀。祝贺您。”他在护照上盖了章，签了名。

他懒洋洋地将证件递给了客人。“您戴的这条漂亮领带，”他说，“上面似乎绘着一幅地图。”

“对，”那男的回答，“是一张伊斯坦布尔的市区图。”“好主意。那么现在，”警察局长站起来，将手伸给他，“祝您一路顺风。”他把客人送到门口，热情地挥手告别，接着便到审讯被拘留者的房间去了。

为了减轻自己的痛楚，那些“可怜虫”替某些犯罪行为承担了责任，但对被指控的罪行却一致矢口否认。“继续审讯！”警察局长下过命令，便径直吃午餐去了。

餐后回来，他发现一份报告。有个理发师作证说，上午他应一名顾客的要求，刮去了那人的红胡子。他无法描述那男人的长相，可还记得他系着一条绘有地图的领带。

“我真蠢！”警察局长喊道。他急匆匆地走下楼梯，汽车正在大院里待命。“快去机场！”他大声命令司机。汽车风驰电掣地向前冲去，先后辗死了两条狗、两只鸽子和一只猫，擦伤了一辆有轨电车，损坏了一辆装有废纸的手推车，使成百上千个行人惊慌失措。到达机场时，远远望去，只见那架开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正从滑行道上缓缓升空。

前妻

他每天都要收到家里人送来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他满意地笑了，搓搓手说：“这就是说，我找的女人好。”

医院里定量配给的食物大家都吃腻了，因而，他用家里人送来的美味可口的馅饼来款待我们。他不知多少次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前妻离异的经过，原因是她爱挑他的毛病，一点也不理解他。

“然而”，他向上伸出一根又短又粗的像小灌肠一样的手指头说，“在她身上，有着某种人道主义气质，她拒绝接受抚养费。”

他这一段经历大家都听得厌烦了，但他款待我们的食物，我们照样是要吃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就结识了另一个女人，她叫菲古尔卡。靠上帝保佑！还没有登记，我们就同居了。话又得说回来——登记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一般来说，我是赞成废除这种形式的。如果一定要登记，那我也主张采取日本的做法。一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都由你自己决定。要是双方觉得合适，那就来吧，那就终生为伴，白头到老。”

“ 没有这种做法， ” 不知谁持怀疑的态度， “ 不能这样草率，生活就是生活。 ” “ 我骗你干吗？我亲自读到过，只是记不起来在哪本书上。 ”

“ 你讲点关于你新婚妻子的事情给我们听吧， ” 我说， “ 你有一位这么好的天使。 ”

“ 嗯，天使倒说不上，可是，女人就应该这样。 ”

“ 那为什么她连一张便条也不给你写来呢？随便写几句，表示一下关心也应该呀！ ” 我们面面相觑。这也是真的，近半个月来，没有任何人给他送来过一张便条。

他十分窘迫地环视了我们一遍，就转身向着墙里了。

每天从中午 12 点开始，是病房向我们转交探访物品的时间。今天他第一个收到了家里送来的物品。他看看我们，于是请求护士说：“ 劳驾，姑娘，请告诉她，要她给我写几句话，随便写些什么都行。再告诉她，我真想她呀。 ”

“ 好的。 ”

“ 你们等着瞧， ” 他说， “ 马上就会送来便条的。 ”

不久，护士就回到了病房。

“ 她说，没有什么好写的，只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

不知是谁轻声笑了一声，他的脸立即就红了。

“ 您那一位真好， ” 护士安慰他道， “ 每天都送东西来，您还觉得不够吗？你们男人就是不知足！也真是难为她，大热天从老远跑来，况且，她还那么胖…… ” “ 谁那么胖？ ” 他连忙追问， “ 您大概把人搞错了吧，姑娘！ ” 护士噗哧一声笑了。她说：“ 您到窗口来看，不就是她吗？ ” 他走到窗口，我们也跟着走去。

一位个儿不高、身体肥胖的妇女，正走到住院大楼前的院子里。她低着头，步履从容，手中拿着一个网袋。

“ 多么轻盈优美的体态呀！ ” 我笑着说。

他未置一词。拖着脚步沙沙作响地走回床边，躺下了，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 这是我的前妻。 ”

倾诉

拉兹任罗阿冉我在Ｎ城认识一位工程师。从外表看，他是个极平常的人，有些抑郁，中等个，35~40 岁年纪，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头发虽有些稀疏，但尚未发白。他有着极其广博的学识，这不仅是在他自己的专业方面，而且其他方面也有着惊人的博学，同时他又是一位谦逊而又很有礼貌的人。一句话，人们称他是一位 “ 地地道道的名流绅士 ”，我则称他是普通的人。

我同他偶然相遇，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我几乎每天都上他家拜访，在那里我开始领悟到了那种

诗人赞颂的“家”的真实含义。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几乎比他小 10 岁的金发女郎和两个女儿，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整个家庭充满了和谐、安宁和相互谅解。

春初，一个美丽的傍晚，我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工程师的妻子收了餐具，由两个一向乐于帮忙的女儿陪着到厨房去了。桌旁只剩下我和工程师二人。

在几分钟里，我们无意地赞叹着火炉里跳荡的火苗，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不知怎么不知不觉地从我口中流出，我讲了我自己的生活悲剧——美丽的姑娘……富贵豪门……贫穷的青年……；秘密的幽会……匆匆的接吻……父母的反对……告别……山盟海誓：永远相爱！……而后来，一切全化为泡影。

“最终，我还是个老光棍——而我并不觉遗憾！”我做了个强作镇静的手势，“但是自从我认识你们之后……”工程师呆呆地注视着火炉，从他那几乎没有张开的唇中突然蹦出个词来：“我们……？”

他点燃一支香烟，敞开了心扉。

“看来你相信我的生活是充满了甜美和幸福罗？我爱我的家庭，也喜欢我的工作。是的，我感到幸福。……然而在当时……“你知道，当我还是大学生时，就深深地陷入了情网。我是学理科的，她学的是语言，比我小两岁。

“她并不漂亮，身体矮小，双腿略有点弯，小小的鼻子——我的伙伴们时常拿我们的爱情取乐逗笑。但在这爱情之中却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一种内心的诚挚的眷恋，或者吸引力……“我是未来的工程师，简而言之，我爱上了她，而我不是唯一的爱她者；我们班足足有一半人和我同样追求她，而她却选中了我，虽然在当时我也算不上美男子。

“我们一块散步，相互交谈，我们也接吻，拥抱。我是幸福和自豪的，这不仅因为她爱我，而且，作为一个正直的男子汉，首要的是因为她爱的是我，而不是那种比我更漂亮、更聪明和仍然可以进行挑选的人。

“事情持续了两年，除了假期，当我们都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两个，至少是我，在分分秒秒掐算日子，直到新学期的开始！

“这种迷恋简直弄得我神魂颠倒！我竟然写起诗来了！尽管是一些拙劣的诗，然而她却很喜欢它，除了她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诗。我的学理工的同伴们，对于我们的这种爱情觉得有些可笑。我写诗，记日记，朗诵自已的诗稿；并应她的请求，把那些诗送给她。她向我允诺，绝不把那些诗给任何人看，它们只属于我们两个人，就像我们的吻一样——她说。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几年的大学生生活。后来我结束了学业，离开了那个城市，并为每天的面包奔波操劳。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事实正是这样：我们首先得吃饭，其次才谈得上恋爱二字。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商量今后该怎么办，关于结婚之事更是只字未提。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是两人真诚相爱，就不会发生其他意外。我必须找到职业，而我也必须等到她大学毕业。她在学校时，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法国漂泊，她无法给我回信。

“ 几年过去了，我工作着，思念着，我敢断言，她也同我一样。

“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获得了成功，首先是在家乡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业。

此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只有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对她知道的多么少啊！”“ 她的面孔，假如我会画的话，我能准确地将它描绘出来。但她大学毕业后的地址和她父母的地址我却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小城镇的名字。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既没有收到她的回信，也没见把那封信退回来。我没有时间去查寻，也没有钱请人去查寻，我便放弃了这种念头。我就是这样的人，很容易放弃自己愿望而不去做必要的努力和争取。

“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春天情诗比赛的消息，比赛中最优秀的诗刊登在报上，而我作为一个热诚的读者也读了那些诗。第三首诗使我大吃一惊，它出自我的手笔！错不了，没有任何疑义；我认得出自己写的诗，《倾诉》……是我最喜爱的，送给她的那首。

“ 我是否有必要证实是谁投的那首诗呢？假如是她，我能找到她，假如不是……那我也知道该怎么办。

“ 发表的诗署的都不是真名。我给编辑写了一封信，随后我又亲自去拜见他；他拒绝在比赛结束之前告诉我投稿者的真实名字，因为奖品是一笔为数可观的钱，足够两个人前往地中海避暑两个月的全部费用。他要我体谅……可这样我就得等 6 个月！

“ 我明白他的意思。经过长时间恳求，他终于答应帮我转信，我即刻开始写信，聚集在心底的爱和忧虑一齐迸发出来，倾注到纸上，表白，恳求，责备，再一次的倾诉……“ 信发走了。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犹如梦游病患者般心荡魂忧。我期待着回信，同时我颤抖着……难道一切都是多余的吗？我的生活几年前已经安顿好了……也许，她的生活也真的……而现在……假如一切都推到重来？……值得吗？……然而信已经发走了。”

他停了片刻，似乎在搜寻回忆的思绪。他猛劲吸了口将要燃尽的香烟，吐出一股很浓的白烟，并把目光投向这飘浮的白雾。我急切地想让他继续往下讲，几乎呼喊了起来：“ 那……？”——然而我控制住了自己。

不一会，他又继续谈下去：“ 几乎过了两个月，回信终于来了。我相信，当我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时，我的心碎了。虽然我面前放着那封信，可也许我在桌旁已整整呆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我有勇气打开它。

“ 是的，是她，是她寄的诗稿！她不但没有把它送给别人，而且还把它和其他的信以及我们的日记一起保存着。她没有忘记我，她等待过我，甚至现在依然在等待着我。她爱我，我是否要到她身边去呢？……”啊！终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真蠢，我该想象出结局的，自然是皆大欢喜，全家团聚，比赛结局我是已经看到了的，这就是幸福，这就是温暖的家庭！

“ 你的故事可以结束了，我的朋友。真有戏剧性的色彩！那你就是这样重新找到了你的情人，你的妻子。你可真是个走运的人啊！”我说。

工程师看着我，这在他整个讲述过程中还是第一次。他猛劲抽着烟，把目光转向那正在变为灰烬的火。

此刻，黄昏用自己的暗幕盖住了整个房间，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觉着有一种奇特、异样的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我的话，刚有个欢快的开头，也残留在浓黑的夜暗之中。我没有勇气继续说下去，虽然我的朋友并没有半点怪罪我的意思。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寂静地坐着。我预感到，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将发生。

工程师终于忍受不住这沉默，把烟蒂扔进了炉里，用一种奇怪的、嘶哑的声音说：“ 信……那信……昨天才收到…… ”

情书

从前，有一个小伙子非常爱一个姑娘，但是姑娘的父亲却不喜欢他，也不想让他们的爱情发展下去。小伙子很想给姑娘写一封情书，然而他知道姑娘的父亲会先看，于是他给姑娘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对你表达过的热爱已经消逝。我对你的厌恶与日俱增。当我看到你时，我甚至不喜欢你的那副样子。

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目光移往别处，我永远不会和你结婚。我们的最近一次谈话枯燥乏味，因此无法使我渴望再与你相见你心中只有你自己，假如我们结婚，我深信我将生活得非常艰难 ，我也无法愉快地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要把我的心奉献出来。但绝不是奉献给你。没有人能比你更苛求和自私，也没有人比你更不关心我帮助我。

我诚挚地要你明白，我讲的是真话，请你助我一臂之力，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别试图答复此信。你的信充满着使我兴味索然的事情，你不可能怀有对我的真诚关心。再见，请相信，我并不喜欢你，请不要以为我仍然爱着你！

姑娘的父亲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地把信交给了他的女儿。姑娘看罢信也非常快乐：小伙子依然爱着她。你知道她为什么高兴吗？她和小伙子相互之间有一种写信的秘密方法。她只读此信的一、三、五行，如此类推直到信的结尾。

桥头小插曲

一个人站在桥头，痛哭流涕。

行人陆续走来，围成一个圆圈。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这位公民的哭声。

一位警察走到跟前，问道：“ 怎么啦，公民，哭什么？ ”

“ 我没有履行职责，能不哭吗？ ”

“ 到底出了什么事？ ”

这位公民擦干了眼泪，继续说道：“ 两个青年违犯规定，过街时惹火了电车司机。司机刹住车，打开车门便冲他们大嚷起来。我看情况不妙，便跟司机说：‘ 你先开车走，我去找那两个青年谈谈。 ’司机消了气开车走了，我这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可是，那两个青年对我不屑一顾，留给我一个背影便消失在人

群里。”

“我真不明白，为这点小事你也该哭？”

“我欺骗了司机。他原认为我会训斥那两个小伙子，可……如果我不参与，那么，他们的耳朵一定叫司机责骂得发烫！”

“不必哭了，公民！”警察说道，“这还不是常有的事？我曾答应帮老相识的忙，结果也并没有履行诺言。”

“不要哭了，朋友。”人群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前，我向一对年轻恋人许诺做他们的婚礼主持人，但后来却乘上旅行车跑到罗马尼亚经商了。瞧！这条毛巾就是在那儿买来的。”

“别哭了，朋友！”又一个男子凑过来，“我答应过十七个家庭给他们安排新住宅，可现在，我一看见这些人就躲到街道另一侧去。”

“别哭了，先生。”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结了五次婚，尽管两年前我发誓不再嫁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意志。”

“哭什么呢？我的心肝。”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挤来看热闹，“我对我妻子说，晚上回家一定要头脑清醒，可这会儿我连步都迈不动啦……”行人纷至沓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失诺来安慰他，并且拍拍他的肩膀，以示激励。

傍晚，当这位公民孑然一人留在那里时，他又嚎啕大哭起来。

但是，这一次，他可是因为肩膀的剧痛而放声大哭的。

求职

第一次致加州格卢克斯韦尔动力公司主管研制的副总经理尊贵的先生：本人写此信希望能得到贵公司的重任。本人从南加州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在加州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在此之前，本人在哈灵顿化学工业公司的研制与发展事业部工作。本人和其他同事一道主要从事热核能源、激光光束折射、氢分子特性研究和重水数据计算等工作。

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已转化为商业用途，而我们在线性水力学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今天已在全国的所有石化工业中广泛应用。

由于国防订单的减少，哈灵顿化学工业公司决定要关闭这个事业部，而这正是本人此番写信的原因。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答复！您忠实的爱德华·凯西敬爱的凯西先生：我很遗憾地通知您，我们没有合适的位置可提供给像您这类优秀的申请者。事实上，我们觉得您的资历太深，在我们公司中找不出任何适合您的岗位。不过，感谢您能想到我们，将来若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同您联系的。

您的梅里曼·赫斯巴尔德主管副总经理第二次致密歇根克鲁卡特杰西儿国际网人事部主任尊敬的先生：本人向贵公司申请一份工作。本人受过大学教育，并曾在别的公司的研制与发展部门干过活。当然，

本人颇有一些能赚钱的新招。本人热切期望贵公司以最少的代价来实现本人最多的价值。

您的爱德华·凯西亲爱的凯西先生：15 日收到您的来信。不幸的是目前我们不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坦率地说，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认为您的资历太高了；而从您的经验中表明您如果能在那些能充分发挥您的才干的公司中工作，您一定会感到很愉快的。谢谢您想到了我们。

哈迪·兰德斯顿人事部第三次致齐格费里登第士煤汽和用水有限公司的有关人士亲爱的：我想在你那儿找个活干干，不论干什么都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没有文化，也毫无工作经验可谈，不过我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胆量。我和别的伙计也能相处得很好；我随时都能开始干，我很需要面包，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来干一杯·祝我好运爱德华·凯西噢，凯西：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来吧，我们需要一个卡车司机，你正合适，星期一你来威斯敏斯特工厂就可开始干活了。

卡森·彼特人事部

招牌

〖英〗哈里特·思勒　　王秀英李静译

帕帕·敦特一向非常喜欢花，他经营花店已经很多年了，花店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旁。他工作非常勤奋，并且生活得也很美满，他甚至有足够的钱供他的儿子约翰上大学。

约翰也象他父亲一样喜欢花。虽然他想上大学，但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帮助父亲经营这个花店。

花店位於十字路口。尽管花店没有挂招牌，但由于帕帕·敦特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人们谁都知道这儿出售的鲜花是全城最美的。

花店第一次开业时，挂着一块很大的招牌，上面写着：

本店出售美丽鲜艳的花

第一个来到花店的顾客对帕帕·敦特说：“我很喜欢你的花店，可不喜欢你的招牌。美丽、鲜艳的花，难道你就不可以卖别的种类的花吗？你为什么不把‘美丽鲜艳’删掉呢？”

帕帕·敦特欣然同意，认为这样很好，于是把招牌改为：

本店出售花

第二天，又一个顾客来到花店，他认为这个新开业的花店很使他称心如意，但他也不喜欢花店的招牌。他说：“假如你不在这儿卖花，又在哪里卖呢？帕帕·敦特，你应该把招牌上的‘本店’两字去掉，这样多简单明了。”

于是，帕帕·敦特又把招牌改为：

卖花

第三天，帕帕·敦特的叔叔来到花店。

“你这个花店很漂亮。”他说，“可是招牌太罗嗦了。‘卖花’，花当然是卖的，但是这样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你为什么不把‘卖’字去掉呢？”

这样，花店的招牌上只剩下一个字：

花

又过了一天，本城的一个官员也来光临帕帕·敦特的花店。

“我们来到这儿，感到很荣幸。”官员说：“你的花店看起来很整洁，宽敞明亮。你是一个很善于经营花店的人，你的花店位置适中，橱窗布置得幽雅大方；不过，我对於你的招牌有些想法。‘花’，你的橱窗里摆满了美丽的花，那么你的招牌就是摆设了。人们看见这花，就会知道你出售花。所以最好是让你的花自己去说明吧。”

帕帕·敦特听从了官员的忠告，索性摘去了招牌。

路过花店的人们一看到橱窗里摆放着的鲜花，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最后，帕帕·敦特的鲜花远近闻名，盛誉不衰，没有人再去别的地方买花了。

这样，许多年过去了。

现在，帕帕·敦特要和儿子一起经营花店，他高兴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渐渐变得苍老，对经营花店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送走了那些看望约翰的人们，帕帕·敦特问儿子：“约翰，现在，你要为花店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哦，爸爸，我们首先要挂个招牌。在商业化的今天，它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儿子回答。

“挂个招牌，孩子？”

“对。”

“那么，招牌上写什么呢？”

“嗯，让我想想……就写‘本店出售美丽鲜艳的花’吧……”

数不清的月亮

小公主雷娜生病了。御医们束手无策。国王问女儿想要什么，雷娜说她想要天上的月亮。国王立刻召见他的首席大臣张伯伦，要他设法把月亮从天上摘下来。

张伯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看了看，说：“我可以弄到象牙、蓝色的小狗、金子做成的昆虫，还能找到巨人和侏儒……。”

国王很不耐烦，一挥手，说：“我不要什么蓝色的小狗。你马上给我把月亮弄来。”

张伯伦面露难色，一摊手，说：“月亮是热铜做的，离地 6000 公里，体积比公主的房间还大。微臣实在无能为力。”

国王大怒，让张伯伦滚出去。尔后，他又召见了宫中的数学家。这位数学大师头顶已秃，耳朵后面总是夹着一只铅笔，他已经为国王服务了 40 年，不少难题一到他手中便迎刃而解。可这回他一听国王的要求便连声推托，说：“月亮和整个国家一样大，是用巨钉钉在天上的。我实在没办法把它取下来。”国王听后很失望，挥手让数学大师退下。

接下来被请去的是宫中的小丑。他穿戴滑稽，全身上下还挂着一串串铃铛。他连蹦带跳，叮叮当当地

跑到国王面前，问：“请问陛下，有何吩咐？”国王又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小丑听后沉吟良久，方才慢慢地说：“陛下，您的大臣们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者，但月亮究竟是何物，你们的说法不一。不妨问问雷娜公主，她以为月亮是何物。”国王表示同意。

小丑连忙去问雷娜公主。小公主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月亮比我手指甲小一点，因为我伸出手指放在眼睛前便挡住了月亮。月亮和树差不多高，因为我常见到月亮停在窗外的树档上。”

小丑又问月亮是由什么做成的。公主说：“我想大概是金了吧。”

小丑连忙让工匠用金子打造了一个小月亮，送给公主。小公主欢天喜地，病也好了。第二天便下床在院子里玩耍。

可天近黄昏时国王又开始发愁了，心想：“女儿见到天上又升起个月亮岂不又要闹腾？”他连忙又将首席大臣和数学大师请来商议对策。

首席大臣说：“给公主戴副墨镜如何？戴上墨镜公主就看不见月亮了。”

国王不同意，说：“公主戴上墨镜，走路会摔倒的。”

数学大师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低头沉思，忽然他止住脚步，说：“有办法了陛下。放鞭炮！放鞭炮和火花，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月这不是看不见了吗？”国王摇摇头，说：“鞭炮声太响，肯定吵得公主睡不着觉。”

这时，月亮已经升上树梢。国王只好再去请教小丑。

小丑这回也没细想，胸有成竹地说：“陛下，我们还是问问雷娜公主吧。”

小丑走进小公主卧室内时，她已经静静躺在床上了，但还没睡着。

小丑问公主：“月亮怎么能够同时挂在天空和你脖子上呢？”雷娜公主笑了，说：“你真傻，这有什么奇怪。我掉了一颗牙齿之后便又长出来一颗新牙齿。采掉一枝花朵后又会长出新的一朵花。白天过后是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月亮也是这样，什么事都是这样。”小公主的声音越来越低，慢慢合上了眼睛，脸上浮出了甜甜的微笑。

小丑给公主盖好毯子，轻手轻脚地走了房间。

上帝创造母亲时

仁慈的上帝一直在为创造母亲而加班工作着。在进入第 6 天时，天使来到主面前，提醒他说：“您在这上面已经花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啦。”

主对天使说：“你看过有关这份订货的技术要求吗？”她必须能够经受任何荡涤，但不是塑料制品；有 180 个活动零件，可以任意更换；靠不加奶和糖的浓咖啡及残羹剩饭运行；具有站立起来就不会弯曲的膝部关节；拥有一种能够迅速医治创伤和疾病的亲吻，从骨折到失恋都能治愈；此外，她必须有 6 双手……天使缓缓地摇了摇头说：“6 双手……这怎么可能？”“令我感到困难的却不是这些手，”上帝回答说，

“ 而是她所必须具有的那 3 双眼睛。 ”

“ 可是， ”天使说，“ 订货单上没提出这个标准…… ”“ 是的，可她需要。 ”主点了点头说，“ 她需要一双能透过紧闭的房门洞察一切的眼睛，然后她才可以胸有成竹地问：‘ 孩子们，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另一双眼睛将长在她的后脑勺上，用来专门看她不该看到而又必须了解的事情。当然，在前额下面她也有一双眼睛，当孩子们有了过失或麻烦时，这双眼睛能够看着他，而不必开口，就能够明确地表达出‘ 我理解你并且爱你 ’的意思。 ”

“ 这太难了， ”天使劝道，“ 主啊，您该歇歇了，明天…… ”“ 不行！ ”主打断了天使的话，“ 我感到我正在创造一件十分接近我自己的造物。你看，眼前的这件母亲模型，已经能够在患病时自我痊愈……能够用一磅汉堡包满足一家 6 口人的胃口……能把一个 9 岁的男孩弄到莲蓬头下淋浴…… ”天使绕着母亲模型细细地看了一遍，不由得赞叹道：“ 她太柔和了！ ”“ 但很坚强！ ”上帝激动地说，“ 你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么能干，也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大的忍耐力！ ”“ 她会思考吗？ ”“ 当然！ ”主说，“ 她还会说理，商量，妥协…… ”这时，天使用手摸了摸母亲模型的脸颊，忽然说道：“ 这里有一个地方渗漏了。我早就说过，您赋予她的东西太多了，您不能忽略她的承受力嘛！ ”主上前去仔细看了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蘸起了那滴闪闪发光的水珠。“ 这不是渗漏， ”主说，“ 这是一滴眼泪。 ”

“ 眼泪？ ”天使问，“ 那有什么用？ ”“ 它能表示欢乐、悲哀、失望、怜爱、痛苦、孤独、自豪…… ”主说。

“ 您真行！ ”天使赞道。

主的脸上露出了忧郁。“ 不， ”他说，“ 我并没有赋予她这么多功能。 ”

上帝的恩赐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曾梦想住在一所有门廊和花园的大房子里，在房子的前面有两尊圣 · 伯纳的雕像；娶一位身材修长、美丽善良的姑娘，她有乌黑的长发和碧蓝的眼情，她弹奏吉他琴声美妙、唱歌歌声悠扬；有三个健壮的儿子，在他们长大之后，一个是杰出的科学家，一个是参议员，最小的儿子要成为橄榄球队员；而他自己要当一名探险家，登上高山、越过海洋去拯救人类；拥有一辆红色费拉里赛车，而且千万不必为衣食去奔波。

可是有一天，在玩橄榄球时，他的膝盖受了伤。为此他再也不能登山，不能爬树，不能到海上航行。他开始研究市场销售，并且成为一名医药推销商。

他和一位漂亮善良的姑娘结了婚。她的确有乌黑的长发，不过却身材矮小而且眼睛是棕色的；她不会弹吉他甚至不会唱歌，却能做美味的中国菜；她画的花鸟更是栩栩如生。

为了经商、他住进了城中的一座高层建筑。在此，他可以俯瞰蔚蓝的大海和城市的夜景。在他的房间里，根本无法摆放两尊圣 · 伯纳的雕像，不过养了一只惹人喜爱的小猫。

他有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但最可爱的幼女只能坐在轮椅上。他的女儿们都很爱他，但不能和他一起玩橄榄球。他们有时去公园追膛嬉毁，可他的幼女却只能坐在树下自弹自唱——她的吉他虽然弹得不好，可歌声却是那样的委婉动听。

为使生活过得舒适，他挣了很多钱，却没能开上红色的费拉里赛车。

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又回忆起往日的梦境。“我真是太不幸了。”他对他最要好的朋友说。

“为什么？”朋友问。

“因为我的妻子和梦想中的不一样。”

“你的妻子既漂亮又贤惠”，他的朋友说，“她创作了动人的绘画并能做美味的菜肴。”

但他对此却不以为然。

“我真是太伤心了。”有一天他对妻子说。

“为什么？”妻子问。

“我曾梦想住在一所有门廊和花园的大房里，但是现在却住进了 47 层高的公寓。”

“可我们的房间不是很舒适嘛，而且还能看见大海，”妻子说，“我们生活在爱情与欢乐中，有画上的小鸟和可爱的小猫，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三个漂亮的孩子。”但他却听不进去。

“我实在是太悲伤了”，他对他的客户说。

“为什么？”医生问。

“我曾梦想成为一名传大的探险家，但现在却成了一名秃顶的商人，而且膝盖落下了残疾。”

“你提供的药品已经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可他对此却无动于衷。结果，医生收了他 110 美元并把他送回了家。

“我简直太不幸了。”他对他的会计说。

“怎么回事？”会计问。

“因为我曾梦见自己开着一辆红色的费拉里赛车，而且绝不会有生活负担。可是现在，我却要乘公共交通工具，有时仍要为挣钱而工作。”

“可你却衣着华丽，饮食精美，而且还能去欧洲旅行。”他的会计说。

但他仍旧心情沉重。他莫名其妙地给了会计 100 美元。并且依然梦想着那辆红色费拉里赛车。

“我的确是太不幸了。”他对他的牧师说。

“为什么？”牧师问。

“因为我曾梦想有三个儿子，可我却有了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甚至不能走路。”

“但你的女儿却聪明又漂亮”。牧师说，“她们都很爱你，而且都有很好的工作。一个是护士，一个是艺术家，你的小女儿则是一名儿童音乐教师。”

可他却同样听不进去。极度的悲伤终于使他病倒了。他躺在洁白的病床上，看着那些正在为他进行检

查和治疗的仪器——而这些则是由他卖给这所医院的。

他陷入极大的悲哀中，他的家人，朋友和牧师守候在他的病床前，并且都为他深感痛苦。

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对上帝说：“小的时候，你曾签应满足我的所有要求。

你还记得吗？”“那是一个美好的梦。”

“可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些赐予我？”“我能够赐给你，”上帝说，“不过，我想用那些你没有梦见的东西而使你惊奇。我已经赐予你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一个体面的职业、一个好的住所及三个可爱的女儿。这些的确都是最美好的……”“可是，”他打断了上帝的话，“你并没把我真正想要得到的赐给我。”

“但我想，你会把我所真正希望得到的给予我。”上帝说。

“你需要什么？”他从未想过上帝要得到什么。

“我要你愉快地接受我的恩赐。”

这一夜，他始终躺在黑暗中进行思考，并终于决定重新再做一个梦。他希望梦见往昔的时光以及他已经得到的一切。

他康复了，幸福地生活在位于 47 层的家中。他喜欢孩子们的美妙声音，喜欢妻子那深棕色的眼睛与精美的花鸟画。夜晚，他在窗前凝望着大海，心满意足地观赏着城市的夜景。从此，他的生活弃满了阳光。

未婚妻

〖法〗玛·奥克罗克斯　　金鲁章译

假期之后，我回巴黎去。我到车站的时候，火车上已坐满了旅客。我在各节车厢里都寻找遍了，想觅一个座位。但找来找去，只在最末一节车厢里，寻着一个空座，并且上面还放了两个鸡鸭篮子，里面的鸡鸭不停地伸出头在窥探。我迟疑了半天，才决定进去。我正想在这熙攘的旅客中，寻找这篮子的主人，有一个穿农夫衣服的人对我说：

“小姐，请等一会儿，我就把那个篮子拿下来。”

我于是便把放在他膝上的果篮拿下来，他这才立起身来，将鸡鸭篮移在座位底下。鸭子很不愿意，我由它们的叫声中可以知道，鸡低下它们的头，好象被侮辱了似的。农夫的妻子，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谈话。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鸭子也安静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旅客，问农夫的鸡鸭是否带到市场上去的。

“ 先生，不是的。 ” 农夫这样的回答，“ 我带给我儿子的，后天他就要结婚了。 ”

他容光焕发，四下看着，很象要人人都知道他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人似的。

火车开行了。问他鸡鸭的那个旅客，展开了他的报纸。在这时候，农夫又和他攀谈起来：“ 我的儿子，他在巴黎一家商店里做事，他将要和一个青年女郎结婚，也是在商店里做事的。 ”

旅客将报放在膝上,一只手还拿着,静听了一会儿道:“ 那个女郎很美丽吗？>--Transferinterrupted!

旅客说：“ 真的吗！那么，倘若她是很丑，你恐怕也要不喜欢她了罢？ ”

村人回答道：“ 那也许她是很丑的。不过，我们仍是欢喜她，因为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愿意娶一个貌丑的妻子。 ”

坐在我旁边的农夫妻子接口道：“ 还有，若是她能令我们的菲力欢喜，一定也能叫我们欢喜的。 ”

她转过来看着我，在她的小圆脸上，温和的眼光，表示着笑容。从她的外表看去，我绝不相信，她能有一个行将结婚的儿子。她问我是否到巴黎去。当我点头承认后，坐在我对面的旅客，又说起笑话来。

他说：“ 我愿意打赌，这位青年女士就是你儿子的未婚妻。她是秘密地来会她的公婆的，却不说出她是谁来。 ”

人们都望着我，我脸不由得红起来。村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说道：“ 倘若这是真的，我们真欢喜极了！ ”

我告诉他们那完全不对。但是，那位旅客仍然不相信。他的理由是，我将上车的时候，窥探了两次，好象在找人似的，并且迟疑了半天，才决定进来。

别的旅客都笑了。我极力解释，说那是因为寻觅座位的缘故。

村人说：“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若是我们的媳妇真象你一样，那我们就幸福极了。 ”

那位旅客仍保持着他的戏谑态度，看了我一眼，对农夫说：“ 等你到了巴黎时，你就知道，我并没有弄错。你的儿子将要对你说，‘ 这就是我的未婚妻。 ’ ”

过了一会儿，村妇转过来对着我，在篮子里寻出一块饼来，对我说，这是她那天早上亲自做的。我没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只好说，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受了寒，将饼退还给她。她扔在篮里，却又给我一串葡萄。我无法推辞，只好接受了。当火车停了的时候，她丈夫要去替我弄热水喝，我又无法阻止他，真觉十分的不安。

我看着这位慈善的老人，不禁很为懊恼，因为我不能真正当他的媳妇啊！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唉！我到处漂泊，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永远是异乡过客。

我时时看见他们在注视着我。

火车到了巴黎车站的时候，我帮助他们把篮子拿下去，并且给他们指路。我看见一个少年奔向他们跟前来，双手紧紧地搂抱着他们。我赶紧躲开了。离着他们远些站着。他和他们不住地接吻，亲了又亲，亲了又亲。他们面含着笑容，一望而知他们心中是无限快乐。行李撞着的时候，挑夫们的呼喊声，他们都没有听见。

我跟着他们到了车站门。儿子一只手臂挎着一篮鸡，另一只手紧搂着他母亲的腰。他愉快的眼睛含着笑容，和他父亲一样。

站外面很暗，我将大衣领子翻了起来，相隔数步跟在这对老夫妇后面。儿子出去看他的马车。村人用手抚摸着一个花点的大头鸡，对妻子说道：“ 若是我们早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媳妇，我们应当把这只花点的鸡送给她。 ”

妻子也抚摸着鸡说：“ 是的，若是我们早知道了。 ”

她转向出站的人们看了一会，并且向远处也看了看道：“ 她不在这些人当中了。 ”

儿子和马车来了，他扶着他父母进了车，他坐在一旁，仍然不住地看着他们。他看起来很强健和蔼。我想，他的未婚妻，真是一个幸福的女子呢！

马车走远了，我慢慢地走到街上去。今天的所遇，感动着我，使我不愿再回到我那孤寂的小屋子里。我已经二十岁了，还没有人向我求过婚呢。

雪夜

〔日〕星新一　　海明珠译

雪花象无数白色的小精灵，悠悠然从夜空中飞落到地球的脊背上。整个大地很快铺上了一条银色的地毯。

在远离热闹街道的一幢旧房子里，冬夜的静谧和淡淡的温馨笼罩着这一片小小的空间。火盆中燃烧的木炭偶尔发出的响动，更增浓了这种气氛。

“啊！外面下雪了。”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房间主人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难怪这么静呢！”老伴儿靠他身边坐着，将一双干枯的手伸到火盆上。

“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的儿子一定能多学一些东西。”房主人说着，向楼上望了一眼。

“孩子大概累了，我上楼给他送杯热茶去。整天闷在屋里学习，我真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

“算了，算了，别去打搅他了。他要是累了，或想喝点什么，自己会下楼来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父母的过分关心，往往容易使孩子头脑负担过重，反而不好。”

“也许你说得对。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毕业考试不是件轻松事。我真盼望孩子能顺利地通过这一关。”老伴儿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寂静的气氛。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相互望着。

“ 有人来。 ”

房主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随着开门声，一股寒风带着雪花挤了进来。

“ 谁啊？ ”

“ 别问是谁。老实点，不许出声！ ”

门外一个陌生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 你要干什么？ ”

“ 少罗嗦，快老老实实地进去！不然…… ”陌生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房主人只好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老伴儿迎了上来：“ 谁呀？是找我儿子…… ”她周身一颤，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 对不起，我是来取钱的。如果识相的话，我也不难为你们。 ”陌生人手中的匕首在炭火的映照下，更加寒光闪闪。

“ 啊，啊，我和老伴儿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吧。但请您千万不要到楼上去。 ”房主人哆哆嗦嗦地说。

“ 噢？楼上是不是有更贵重的东西？ ”陌生人眼睛顿时一亮，露出一股贪婪的神色。

“ 不，不，是我儿子在上面学习呢。 ”房主人慌忙解释。

“ 如此说来，我更得小心点。动手之前，必须先把他捆起来。 ”

“ 别，别这样。恳求您别伤害我们的儿子。 ”

“ 滚开！”

陌生人三步两步蹿上楼梯。陈旧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喀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 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挂电话…… ”

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 ” 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 ”“ 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 ”

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然地飞落下来……

圣诞心愿

一

每星期五下午下班后，我都得要赶 6 点半的最后一趟火车回到普林顿和家人欢度周末。通常，火车在晚上 9 点抵达普林顿车站，我得在车上熬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对于忙碌了一周、疲倦不堪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段艰辛的路程。过去，每当我坐在这破旧、简陋、拥挤的车厢里，面对着那些困乏的矿工、提着大包小包的商贩和说干了嘴唇懒得开口的推销员，在沉闷的空气中昏昏欲睡，有时真感到难以忍受。然而，上个周末，一个在普林顿车站卖包谷的小女孩改变了我的

这种心境。我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那儿卖包谷的，但近来我总能在周末的晚上在站台见到她。起初，我根本没有在意她，可上个周末，我却和她相识了。

二

那是一个炎热烦闷的夜晚。我乘坐的火车晚点，快 10 点半时火车才抵站。由于肚子饿得发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小女孩。她是否还会在那儿卖包谷呢？令我惊讶的是，一下火车，我就听到了她那稚气、清脆的吆喝声。

“先生，要买包谷吗？”当她看见我就径直朝我走来。

“嗯，是的。请给我来两包吧。”

“先生，一美元。”她把盛着包谷、盖着一块白纱布的盘子朝我递来。

她虽然不是天生丽质，但看上去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在她那稚气的小脸蛋上，有一双天真、聪慧、晶莹的大眼睛，像其他黑人一样，长着短短的卷发，厚厚的嘴唇。当她脸上现出甜甜的微笑时，就会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来。她的鼻子有点扁平，但还算秀气。她穿着一条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一双粉红色的凉鞋，看上去显得非常协调，清秀。虽然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黑人小姑娘，但从她身上透出一股纯真和可爱。

“告诉我，你有多大了？”拿起包谷时，我不禁问道。

“7 岁，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卖包谷呢？”“唔……这是个秘密。”似乎她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告诉我。

“啊，对不起。我只不过随便问问。”我意识到这会使她为难的。

“不，先生。”她有点不安地说，“没人知道我的这个秘密。嗯……不过，我想，我是可以告诉你的。”

她靠近我，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要给妈妈买一件圣诞礼物。”

“是吗？”我有点惊讶。

“是的，先生。你知道圣诞节快到了，我想给妈妈买一台录音机作为圣诞礼物。”

我感到有点困惑。大凡过圣诞节都是父母、长辈或亲朋好友给孩子们送礼物，我还从未听说过这么小的孩子给大人买礼物的，更不用说是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买了。

似乎她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低下头，不安地挪着脚说：“爸爸两年前去世了，妈妈的眼睛从那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了。所以，我想如果平时能有音乐陪伴着她，也许她会快活一些的。”

猛地，我的心就像被人捏了一把似的酸痛。我被她的话深深震动了。我蹲下来，握住她的肩头，注视着她的双眼。我看见她眼里既有一种伤感，又有一种为某个希望而努力的兴奋和喜悦。

“ 啊，真是个好主意。” 为了掩饰听到此话后的震惊和不安，我连忙假装轻松地说，“ 嗯，太好了，真是件不错的礼物。我相信当你妈妈在圣诞之夜得到它时，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的。”我有意识地强调了“ 非常 ” 这两个字。

我发现在她明亮的眼里闪烁着一种希望和兴奋。

圣诞节只剩下三个星期了，我不禁有点担心她的钱是否攒够了。

“ 唔，请你告诉我。现在你已有多少钱了？ ”“ 嗯……大约有 35 美元了。” 她有点不安地说。

“ 太棒了，再加把劲！你知道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对吗？ ” 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她的钱离买一台录音机还差得很远，但我却不愿打破她那美好的希望。

“ 对的，先生。我会尽力的。” 听到我的话，她高兴地笑了。

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 10 美元的钞票，递给她 :“ 你，不用找了。”

“ 噢，不！先生，这太多了。我妈妈常对我讲，不能毫无理由地接受别人的恩惠。” 她使劲地摇着头说。

我立刻意识到我伤害了她的自尊。于是连忙补救道 :“ 请收下吧，你瞧，现在我们不是已成为好朋友了吗？难道我不能为自己朋友的母亲尽一份心吗？你说，对吗？ ”“ 嗯…… ” 不等她犹豫，我赶快把钱塞进她的手中 :“ 好了，我的小天使。就这样吧！我想你一定会为实现你的心愿而感到高兴的。”

“ 好吧。谢谢你，先生。你真是太好了 !” 也许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她非常想实现她那美好的心愿，她终于红着脸说道。

接下来，我送她回家。在路上，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她以及她家里的情况。她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除了她母亲外，家中还有年已 7 旬的外婆和 5 岁的弟弟。她父亲是一个矿工，在她 5 岁时死于一次事故。后来，她的母亲因悲伤和忧郁过度，双眼瞎了，可为了养家糊口，还非得到一家福利厂工作。

她的家离车站不远。那是黑人和一些没钱的移民居住的地带。到了她的家门口，她握了握我的手说：“ 先生，谢谢你送我回家。今晚认识你，我感到非常高兴。”“ 哈，我也有同感。从你身上，我又找到了希望和自信。” 我摸摸她的头继续说道 :“ 这，也许你还不太明白。今晚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又看着她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道 :“ 请记住。今晚，是你给了我一件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似乎，她明白了我的话。我看见她使劲地点了点头。

“ 下星期见，我亲爱的小天使。” 我弯下腰吻了吻她的额头。“ 下星期见，先生。” 她朝我挥了挥她的小手。

三

今天，又是星期五。下班后，我比往常更早些赶往车站。我发觉心中那种急于见到那女孩的心情竟如此强烈，因为我知道，正是那女孩使我找到了已失去的自信和对生活的执著追求。尽管我还不得不为生活疲于奔命；尽管公司正面临危机，自己有被裁减的可能；尽管我每周得钻进那破旧、拥挤、散发着污浊空气的车箱；尽管生活中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如意，但每当我想起那女孩，特别是她那双充满希望的双眼时，所有这一切都变得算不了什么了。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你不懈地努力，困难只是暂时的。

圣诞夜的歌声

佩斯城里住着一个穷靴匠，名叫亚诺什。他每天辛勤工作，却一直没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因为家中每年都有一个新生命呱呱附地。

第 9 个孩子出生后，靴匠的妻子离开了人世，撇下他孤零零地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这些孩子中，两三个已在上学，还有一两个正在学走路，其余的几个幼小得很，需要有人喂饭，替他们穿衣。为了养家糊口靴匠得拼命地赚钱。

给孩子们的做鞋的时候，一下子得做 9 双！分面包的时候，一次得切成 9 片！“哦，仁慈的上帝，祝福我吧。”可怜的亚诺什常常禁不住叹息。是呵，9 个孩子，整整 9 个呵！谢天谢地，总算还好，个个都长得健康、漂亮，又乖巧懂事。只要孩子们不染上什么病，他宁肯自己辛苦些，也要多挣几片面包。

圣诞节的晚上，靴匠在外奔忙，很晚才回家。他总是把做好的靴子送上门去，换取糖娃娃堆满了售柜。亚诺什在每个店铺前停停看看：是不是替孩子们买点什么呢？9 份么，当然花销不起。只买 1 份吧，其他孩子妒嫉怎么呢？最后，他决定送给孩子们一样别致的圣诞礼物，这种礼物将使人人都快乐，并且不致于互相争夺。

“孩子们，一、二、三、四……你们都到这儿来。”亚诺什回家后，招呼孩子们在一起，“你们知道吗？今天是圣诞节呀！这是真正的节日。今晚不干活了，我们应该好好地乐一乐。”

孩子们欢呼雀跃，兴奋得几乎把家里弄得翻了天似的……“孩子们，别吵了。我来教你们一支歌，一支非常好听的歌。这就是今天父亲为你们准备的圣诞礼物。”

小家伙们闹哄哄地齐拥到父亲跟前，有的扑到他怀里，有的搂住他的脖子。

亚诺什让 9 个孩子像风琴管子一样，整齐地列成队。他将两个最小的个搂在怀里，一个抱在膝上。

“孩子们，静一静！现在跟着我唱。”

亚诺什说完，带着严肃而虔诚的神情，唱起了那支优美而古老的歌：“《祝福圣基督的诞辰》。

大一些的孩子，无论男孩或女孩，很快就掌握了调子。至于那些尚年幼的，当然是错处百出，不是跑了调，就是没跟上拍子。最后，大家还是都学会了这支歌。

在这个难忘的夜晚，9 位可爱的小天使一同唱起这美妙动听的歌，心情多么地快乐呵！听到孩子们的

歌声，连天堂的人们也会喜不自胜呢。然而，对于他们楼上住着的人，情形可大不一样。这是一位富有的老爷，单人住阒扔有 9 个房间居室。他在第一个房间里闲坐，在第二间里睡卧，第三间用于吸烟，第四间专供用餐——鬼才知道，其余的又派作什么用呢！此刻，富人正在他的第八个房间里静坐，他独自思忖：何以饭菜嚼蜡般无味呢？报上何以找不到一条可资消遣的趣闻呢？偌大的房间，何以却令人感到窒息呢？这时候，楼下传来了歌声，起初声音不大，渐渐地变得高讥起来，而后持续如此，一直萦响他的耳畔。

开始他没有在意，心想很快就结束了。当歌声响到第 10 遍的时候，他再也无当忍受，下了楼，循声找到靴匠家里来。

他进门的时候，屋子里的歌刚好停了。亚诺什恭恭敬敬地从三脚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他的跟前。

“你就是亚诺什，那个靴匠吗？”富人问道。

“是的，老爷，听候您的吩咐。您是想订做一双漂亮的靴子吗？”“我不是为此而来的。哦，你有这么多的孩子！”“是的，尊敬的老爷，大大小小一大帮。吃饭的时候，嘴也多。”

“唱起歌来的时候，恐怕嘴更多呢。听着，亚诺什师傅，我替你带来了好运气——把你的孩子送给我一个，做我的儿子，我来抚养，将来他会成为一个有钱的老爷，也可以帮助这些兄弟姐妹呀。”

亚诺什惊诧得睁大了双眼。他的一个儿子将成为老爷——多值得庆幸的事啊！谁还能不动心呢？为什么拒绝呢？给，当然——给！“那好，快些帮我挑一个，然后我带他离开这儿：亚诺什开始着手挑选，并自言自语道：“这是小山道尔。哦，我可不愿意把他送人。他学习棒极了，将来准能成为牧师。第二个，是女孩——尊敬的老爷想要的不是女孩。小费伦茨已经能帮我干活，缺了他可不行。亚诺什卡已经照我的姓施了洗礼，当然不可以送给别人。小尤莎真像她母亲，看到她就像看到我妻子一样，难道能让她从屋子里从此消失吗？下一个，又是女孩，不用考虑了。现在轮到帕里卡。他是妈妈生前最宠爱的小宝贝，要是送给人家的话，那可怜的女人在地下也无法安息的。其余的两个还小得很，你这位老爷能照顾他们吗？”亚诺什把孩子从大到小看过，没有挑选好。他又把孩子从小到大端详一番，依然没有结果。他怎么能做出决定呢？哪一个都是他心疼的宝贝啊。

“孩子们，你们自己来决定吧。谁想离开这儿，去当老爷，去坐漂亮的马车？你们快说呵。谁想去，就站出来吧。”亚诺什向孩子们问道。

可怜的靴匠说这番话的时候，几乎要哭出声来。而对这样的诱惑，孩子们却都”“怯生生地缩到父亲背后，扯住他的手、裤腿和皮围裙，远远地躲开这位富有的老爷。

“不行，尊敬的老爷，不行呵！你可以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但我不能把任何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无论是谁。上帝已经把们赐给我了。”

富人无奈，要他别再让孩子们唱歌了，作为补偿，他给靴匠 1 千本戈。

“1 千本戈！’亚诺什做梦都没有想过啊！而现在，这整整 1 千本戈就在他手里摆着——富人回到楼上，又去挨度他的无聊时光。亚诺什小心翼翼地将 1 千本戈锁到箱”“子里，在口袋里藏好钥匙，而后沉

默不语。

此时，孩子们也都不说话，屋子里笼罩着一种死寂的气氛——不能继续唱歌了。

小家伙们噘着嘴坐在凳子上。亚诺什默默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妻子生前的那个小宝贝走过来，要父亲再教一遍那支歌，因为他已经忘记怎么唱了。亚诺什粗暴地叫他走开：“不许再唱了。”

靴匠气呼呼地坐下，开始一心一意地做起靴子来。他裁着，削着，最后发觉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哼起来《祝福圣基督的诞辰》。他使劲掴自己的嘴巴，后来终于生气起来，一脚踢开椅子，打开木箱，取出那1千本戈钞票，三步两步跑到楼上的富人那里。

“尊敬的老爷，请收回您的钱吧。让我们唱吧，只要我们高兴。这远比1千本戈更值钱呵！”说完，他将钞票扔在桌子上，转身跑回家去。他挨个亲吻了孩子，然后坐到他们中间。屋子里重新响起那古老而优美的歌曲——这是出自纯净心灵的歌啊！他们唱呵，唱呵，兴致如此高涨，仿佛整幢大楼都是他们的了。

而此刻，那位富有的老爷，正独自在他的9个房间里来回踱着。他思忖着，诧异着，怎么也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究竟寻到了什么乐趣呢？

师傅就是师傅

老监狱里一片骚动。原来是司法部长在两位高级官员陪同下亲自来此视察。部长想看看，是否真有必要再建一个新监狱，这座监狱实在太老了。

监狱长十分殷勤地赶在前面带路，一位手拿很多钥匙的看守跟在后面，他们首先视察一间空牢房。突然牢门自动关上。司法部长笑着说：“明天报上一定会登出，司法部长在牢里。”

看守脸红了，不知所措。他马上把钥匙插在锁里想把门打开，但是由于太紧张太用劲钥匙被折断了。

现在监狱长也很尴尬了。他敲了敲门，另一个看守过来了。但是这个看守也打不开牢门，因为有一小节钥匙还在锁里。

突然，这个看守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他拿来一把钳子和一根铁丝走到34号牢房，告诉犯人米勒所发生的事。米勒看了看锁，用钳子把铁丝弯曲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对着锁眼一试，门就打开了！

看守表扬了犯人，但犯人只说了几个字：“师傅就是师傅。”他是因偷窃而入狱的。

在道别时司法部长向监狱长承诺，他将得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监狱。

送给哈里斯太太的鲜花

从伦敦飞往巴黎的班机上，坐着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她衣着粗陋而整洁，看得出是个打杂女工。她怀中抱着一个手提包，里面有1400美元——这是她三年来的积蓄。她脸上流露出兴奋与忐忑的神情，因为此行将实现她的理想。

这位哈里斯太太一年到头上门给顾客做家务，每天工作 10 小时。三年前的一天，她在顾客家看见两件美丽绝伦的衣服，便念念不忘。她问明这衣服是从巴黎黛尔赫时装公司买来的，因而开始攒钱。今天 ，她终于坐上了飞往巴黎的班机。

黛尔赫时装公司经理柯伯特女士今天上午心情极端恶劣。这是为了她在外交部工作的丈夫朱尔斯。朱尔斯是部里最有才干的人，可是他没有政治上的亲朋好友，因而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提升，而他已经 50 岁了。最近有一个部门的主任去世了，谁接替他是一个热门话题。朱尔斯可能又会给别人排挤掉。柯伯特女士眼看他这一生即将无望，因而深感悲伤和痛苦。

此时她正在安排下午的时装展览会。有个老妇人走了过来。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颜色不相配的手套，径直走近柯伯特女士，说：“ 嗨，亲爱的，请问衣服挂在哪儿？ ”柯伯特女士冷冷地说：“ 恐怕您找错了地方。衣服不在这儿，时装展览会只对私人开放。 ”

哈里斯太太茫然地说：“ 那么，我就看这个展览会吧。 ”

柯伯特女士感到一阵不耐烦：“ 对不起，这个星期的展览会已经全部客满。请您下个星期再来。 ”

哈里斯太太胸中不禁燃起怒火：“ 您以为我买不起？看！ ”她拉开提包往下一倒，一张张绿色的美元飘飘而下。

柯伯特女士迷惑而震惊，却更加坚决：“ 对不起，展览会已经客满。 ”

哈里斯太太嘴唇发抖。“ 啊，你们法国人难道没有心肠吗？难道您没有渴望过一样东西吗——一想到它就会流泪，在黑夜里因为得不到它而浑身颤抖？ ”这话像刀子一样戳痛了柯伯特女士的心。她自己就是夜夜辗转难眠而为丈夫的事揪心。刹那间她理解了这位老妇人的心。

“ 您三点钟来吧， ”她说，“ 座位是没有了，不过我可以给您在楼梯上找个地方。 ”

安德鲁先生是黛尔赫公司的会计员，年轻英俊，身材魁梧。由于工作关系，他有时要到衣锦腮香的模特们当中去。他很乐意去那里，有时还为此找借口，为的是能看一眼他心目中的女神。他心中充满了绝望的爱情。

模特明星娜塔莎是巴黎的宠儿。她有着灿烂的前程——要么在电影界发展，要么嫁给某个富豪名流。

安德鲁先生来自一个中等家庭，职业和收入都不错，但他的世界离娜塔莎犹如地球到某个行星那么遥远。

他看到了她，穿着即将表演的时装。他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她是这样的美丽。

娜塔莎来自里昂的一个中等家庭。她厌倦了职业带给她的生活。她没有在电影界发展的野心，也不想嫁给大富翁。她想有一个她所生长的那样的家庭，同一个她爱的人结婚，一个善良、纯朴的男人，不需要有多么英俊或聪明。她模糊记得见过眼前这个年轻人，却不知道他是谁。

柯伯特女士把哈里斯太太带到了留给要人的机动座位上。因为她觉得，比起那些漫不经心只顾炫耀自己的人来，哈里斯太太是真正喜爱衣服的，而且她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勇气来追寻她的梦想。

坐在哈里斯太太旁边的是一位老先生。他的外套扣眼里插了一朵玫瑰似的东西，这让哈里斯太太很惊奇。老先生冷淡地问：“有什么不对吗，女士？”“哦，对不起，”哈里斯太太说，“我居然那样看着您。我以为是一朵花。我喜欢花。”

她天真的回答把老先生的一丝不快驱除了：“这是个花结。如果是真花就会好看些。”

“您是来给您的女儿买衣服的吗？”“不，我常到这儿来。我喜欢看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女人。这使我觉得自己又年轻了。”

“是啊！”哈里斯太太附和着，并凑近他低声说，“我特地从伦敦来给自己买件衣服。”

老先生一下子明白了。他想起了他的年轻时代，他在英国读书的日子，那些打杂的女工，她们快乐的外表下蕴含的正视生活艰辛的勇敢和坚强。

“这太妙了。希望您能找到您喜欢的衣服。”

一个衣着时髦华贵的女人由两位服务员小姐陪同走到哈里斯太太身边坐下。哈里斯太太闻到一阵浓香。“噢，您身上真香啊。”她由衷地赞美道。

那女人神色愠怒，用法国冲着柯伯特女士喊：“您让这个粗野的东西坐在我旁边是什么意思？让他走，我有个朋友要坐在这里。”

那位老先生涨红了脸，想说什么。

柯伯特女士犹豫了一下。哈里斯太太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平静地坐着，脸上挂着明朗而信任的微笑，仿佛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让她走就像是在责打一个无辜的孩子，柯伯特女士这样想。

她坚决地说：“这位女士有权坐在这里。她专程从伦敦到这里来买衣服，我不能让她走。”

老先生恢复了常态，赞赏地看着柯伯特女士。娜塔莎上场了。她穿着一件纯黑的晚礼服，光彩照人，魅力四射，人们热烈地鼓掌。哈里斯太太的心狂跳起来，就是这一件！她选定了！这时她发现一个青年男子热切地看着娜塔莎。

“哦，他爱她……”她悄悄地说。

试衣室里，哈里斯太太穿上了这件晚礼服，十分合身。“啊，就是这件了。”

她欣喜若狂。

柯伯特女士微笑着说：“可是这件是样品，您得再等几天我们为您订做……”哈里斯太太叫起来：“什么？再等几天？可是我只剩下回家的钱哪！就是说我得不到这件衣服了！”她两眼涌出了泪水。

众人不知所措。

安德鲁在一旁说道：“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到我家去住几天。我姐姐不在家，您可以住她的房间。”

柯伯特女士轻呼：“你是个天使啊，安德鲁！”她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好像是遮掩着擦去眼角的泪水。

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听说了这个英国打杂女工的故事。娜塔莎下班时也特地来看这位令人感动的老太

太。只听老太太突然说：“ 哎哟！安德鲁先生给了我他的地址，可是我怎么找得到呢？ ”娜塔莎温柔地说：“ 我带您去吧！我有车。 ”

安德鲁的房间乱得一团糟。他没料到娜塔莎也来了，慌乱羞愧得说不出话来。

哈里斯太太并不奇怪。她每天上门工作，顾客的家里都是这个样子。她着手收拾起来。

娜塔莎很久没到过这样的家了，普普通通，毫不奢侈，却感觉舒适和安乐。她觉得仿佛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家，竟舍不得离开。她说：“ 让我也来帮忙吧。 ”

在一个家里真好。不再是一个洋娃娃，而是一个女人。娜塔莎一边干活一边想。

安德鲁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又突然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

“ 干这么多活儿，你们一定饿了吧？ ”他转向头脸蒙垢却心满意足的娜塔莎，“ 我……我可以请您留下来吃饭吗？ ”哈里斯太太既然要在巴黎呆几天，便上街溜达。这天她不知不觉来到花市。满街都是花，姹紫嫣红，香气扑鼻，哈里斯太太恍如在梦中，又像到了天堂。

迎面一位老先生慢慢踱过来。他看见哈里斯太太，脸上绽开笑容，脱下帽子像招呼一个女王一样地说：“ 您好啊，伦敦来的爱花的朋友！ ”这位老先生就是时装展览会上哈里斯太太的邻座。他有爵位和财产，人却很孤独——老伴去世了，儿女成家各立门户。他邀请哈里斯太太坐下来晒晒太阳。

哈里斯太太谈她的情形、娜塔莎、安德鲁以及柯伯特女士。老先生感兴趣地说：“ 柯伯特女士真是勇气可嘉。 ”

哈里斯太太说：“ 可是她也很可怜…… ”她说起朱尔斯的事。

老先生注意地听着，嘴角现出孩子似的笑。 ”是啊，娶这样一个女人的人，才智必然是没有疑问的。 ”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然后递给哈里斯太太：“ 请您碰见柯伯特女士的时候交给她。 ”

柯伯特女士看着这张卡片，脸上先是发红，继而转白，突然把哈里斯太太搂进怀里：“ 您，您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然后飞也似的跑开去，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里，无所顾忌地边哭边看那张卡片：“ 请让您的丈夫明天到我这儿来，我或许能帮助他。——夏萨那侯爵。 ”

哈里斯太太明天就要离开巴黎了。这天晚上，安德鲁邀请她和娜塔莎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吃饭。

哈里斯太太的快乐中隐隐含着些悲哀。她舍不得离开这些她喜欢的人，回到她冰冷的小屋里去。而安德鲁和娜塔莎除了不舍之外，还感到她一走，将他们俩带到一起的魔力也将消失。

安德鲁今天分外英俊，娜塔莎也从没有今天这样漂亮。他想，她也要走了，她是属于富人们的。她想，他怎么会娶我这样被宠坏的人呢。

“ 你们不想跳舞吗？ ”哈里斯太太问。

安德鲁涨红了脸。这正是他所渴望的，可他怕娜塔莎不乐意。娜塔莎见他表示勉强，便说自己不想跳。

哈里斯太太觉察到他俩的声音很空洞。“ 你们俩怎么啦？安德鲁，你不会说话吗？你在等什么？娜塔

莎，你不能帮他一下吗？”“可是他不会——”“可是她不能——”哈里斯太太借口上洗手间，跑了开去。足足一刻钟后她才回来，只见两人在舞池里，娜塔莎头靠在安德鲁怀中，眼里噙着泪水。两人见她回来，一齐跑过来拥抱住她。

哈里斯太太终于回到了伦敦。

她顾不上回家就先去佩罗丝小姐家。她是她的顾客之一，是个任性的姑娘，梦想着当电影明星。她曾为哈里斯太太要去巴黎而大发脾气，哈里斯太太不放心，所以先赶来看她。

一进门，就听见她在嚎啕大哭。

原来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她没有好的衣服，无法吸引他的注意。

哈里斯太太知道这种渴望某种东西而又得不到的心情，正如同她自己、柯伯特女士、安德鲁等人所经历过的一样。她的心依然沉浸在他们温柔甜蜜的感情之中。

她说：“我可以把我的黛尔赫时装借给你。”

哈里斯太太一整天都处于兴奋之中。她幻想着佩罗丝小姐告诉她，她的衣服怎样赢得了众人的艳羡和制片人先生的注目。

她打开门，却不见佩罗丝小姐。屋里一片黑暗。她闻到一股异常的味道，本能地惊恐起来，拉开灯，就看见她那件衣服随随便便地扔在床上，中间被烧焦了一大片。

旁边一张纸上潦草地写道：“亲爱的哈里斯太太，我无法当面向您解释，所以我离开了。宴会后突然有火星溅到衣服上烧了起来，我险些给烧死。我想他们会给您补的，烧坏的地方也不大。我十分抱歉。我这个星期不在家，请如常打扫。”

哈里斯太太没有哭。她默默地将衣服叠佩罗丝家的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塞进信箱里，然后搭车回家了。

她机械地烧水，沏茶，吃饭，洗碟子。等一切都做完了，她拿出那件衣服，抚摩着被烧坏的地方，无声地啜泣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响起敲门声。她不想理睬，以为是有人找错了地方。但敲门声越来越猛，她只得站起来，擦干泪去开门。

“哈里斯太太吗？”年轻的邮递员问。

“是的。”

“您的花送来了，我给您搬进来。”

一个个白箱子给搬进屋里来。

一定是弄错了，她想。她机械地打开那些箱子：顿时她感到自己又置身巴黎了——五颜六色的花，蓬蓬勃勃占据了大半个屋子。

“ 祝贺您回到了家。我和安德鲁今天结婚。上帝保佑您。娜塔莎。 ”

“ 您使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安德鲁 · 法维勒。 ”

“ 送给爱花的女士。海帕莱德 · 夏萨那。 ”

“ 朱尔斯现为部里的首席秘书。我不知说什么好，亲爱的，谢谢你。克罗蒂娜 · 柯伯特。 ”

“ 祝您好运。黛尔赫公司全体职员。 ”

……哈里斯太太的膝盖在颤抖，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又闻到了花市的芳香，巴黎的一幕幕又回到了眼前。

啊，她得到的，并不是一件衣服啊。她得到的是一次永生难忘的经历。她发现人们很热情友善，相互理解，充满爱心。她发现他们都爱她，以后她将不再感到孤单。

哈里斯太太将衣服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仿佛拥抱着她所有的朋友。

受贿缘由

1849 年，父亲就任日托米尔县城的法官。城里各界人士的代表都 “ 照老规矩 ” 带着礼物来拜访父亲。父亲起初很客气地辞谢。第二天代表们带着更多的礼物又来拜访，这回父亲对他们的态度就粗暴起来。第三次他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把 “ 代表们 ” 赶了出去。那些人就带着惊骇的表情挤在门口。后来，人们认识了父亲的行为，就都对他怀着深切的敬意。从小商人起直到省长，大家都承认，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法官违背良心和法律，然而，他们又认为，假使这法官能够接受适度的 “ 谢意 ”，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更容易理解，更普通，而且 “ 更近人情 ” 了。

县法院里有一件讼事，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同他的一个穷亲戚打官司。地主是一个豪绅，交际极广，家产宏富，势力很大 ，他就大肆运用他这些手腕。那亲戚是他的寡嫂，大家都预言她要失败，因为这案件毕竟是很复杂的，法院方面也受到压迫。那个地主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最初两次，地主的态度很威严，然而很谨慎，父亲只是冷淡而严正地撇开他的话头。但是到了第三次，他大概直接提出了，父亲勃然大怒，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把那地主骂了一顿，并且边骂边敲手杖。地主满面通红，大为愤怒，带着威胁的态度离开父亲，钻进自己的马车走了。

那寡妇也来拜访父亲，虽然父亲并不喜欢这种访问。这个被压迫而又怯懦的寡妇哭丧着脸，走到我母亲那里，对她讲了些话，哭起来。这个可怜的人总觉得她还应该向法官诉说些话。那大概都是些不必要的话，父亲只是对她挥挥手，说出他在这种时候惯说的一句话：“ 唉！病人请教庸医，一切都照法律办！ ” 结果，那寡妇打赢了官司。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诉全仗父亲的铁面无私。参议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判决，于是那个贫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主。当她再一次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马车来的，大家都很难认出她就是从前那个贫穷的请愿者。她的丧服期满了，她竟仿佛年轻了些，满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父亲很殷勤地接见她，怀着我们对于受到我们许多恩惠的人通常发生的那种好感。但是，

在她请求“密谈”之后，她也立刻红着脸，淌着眼泪从书房里走出来。这个善良的女人知道，她的境况的变更全仗这位贫穷的跛子的铁面无私，或者竟有赖于他在公务上的一种英勇行为，但是她毫无办法用实物对他表示感谢。这使她悲伤，甚至感到委屈。第二天她来到我们家里，当时父亲办公去了，母亲偶然出门去了，她带来各种衣料和物品，堆满了客堂里的家具。她又叫我的妹妹过去，送给她一个大洋娃娃，洋娃娃穿得很漂亮，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把她放下睡觉的时候，她的眼睛会闭上。

母亲回来看见了这许多礼物，大吃一惊。当父亲从法院回来的时候，家里顿时骚乱起来。父亲骂那寡妇，把衣料丢在地上，埋怨母亲。直到门口出现了一辆车子，所有的礼物都被堆在车子上面送回去了的时候，父亲才安静下来。

然而，轮到要追回洋娃娃的时候，妹妹坚决抗议，她的抗议异常动人，父亲几次试图未遂，终于让了步，虽然很不满意。

“为了你们，我终于贪污受贿。”他忿怒地说着，走时了自己的房间。

时令鲜花

安德烈·莫洛亚这天又是星期四，艾愓安·卡尔吕手捧鲜花慢慢地朝蒙巴那斯公墓走去，他的太太吕茜尔就葬在公墓的七区。

那是去年 9 月底的事了，当医生贴着吕茜尔的心口宣布完了”的时候，他的精神生命也随她去了。他每星期四都来看她，决定到死方休。

艾愓安伏下身去将鲜花献上，每星期这时，他总是要自己追忆他们美满姻缘的历历往事。他始终不相信，那个完美无缺、快活得像孩子似的吕茜尔会离他而去。

艾愓安原先是个神态俨然、只知道工作、别的都不以为然的人。5 年前，自从绝世姿色的吕茜尔下嫁给他后，就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清新脱俗，娇媚无比，善解人意，从不做使人难堪和绝望的事，处处都能和他想到一起……这次，在离吕茜尔坟墓不远处，有一个身着重孝的少妇，跪在地上。她仪态不凡，神态肃然，满脸泪痕，面前也摆着一束美丽的鲜花。艾愓安在路过那座坟墓时，看到上面写着：安多华·龚斯当之墓。艾愓安猜想，这大概是她的丈夫。从少妇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夫妇的生活是无比和谐的。残酷的现实不仅使他失去了吕茜尔，也使这位少妇失去了爱侣。艾愓安感到，他和这位妇人真是同病相怜。

自吕茜尔离去后，艾愓安形单影只，寝食无味，工作也没了兴头。他觉得抚爱缱绻再也不会有了，连续弦再娶的想法，他都觉得是对吕茜尔的亵读。

星期四，那位重孝的少妇又来了，艾愓安同情而且理解地看了她几眼，发现她献上的是一束蝴蝶花。

有两个星期四，艾愓安没有见到那位少妇，心里竟有点遗憾。

又一个星期四，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墓地，彼此眼波倏起掠了一下对方。这天，他拿的是郁金香，她拿

的是康乃馨。

从这之后，每个星期四他们都见面。她有时早来，有时晚到。但恪守星期四不变。

“ 不会是因为我吧！ ” 他暗自思忖着。

然而，每次等的时候，情绪总不免会起点波澜。现在两人都很经心于花的选择，瞅另一位献什么花的眼神似乎也更坦然。彼此暗中好像在比赛，花的品种亦愈趋名贵。

每次离去时，少妇总是行色匆匆，艾愓安怕她发窘，总是在她走得很远后，才离开墓地。

5 月的一天，他来到墓地，发现墓地守卫抓着一个老妇人的胳膊，身边还有那位少妇。守卫告诉艾愓安，这位老妇人常偷少妇和他献上的鲜花。少妇显得很惶遽，央求守卫放了老妇人。艾愓安发现老妇人长相不俗，便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妇人低垂着目光，尴尬地说：“ 要是您儿子的坟在那儿……而丈夫手那么紧，别说是买剑兰，就连买点紫罗兰的钱也不肯给……您会咋办？ ” “ 我也会这么做的。 ” 少妇面无惧色地说。

艾愓安转身对守卫说：“ 我和这位太太每周都来换花，花总是要蔫的，放了她吧。

守卫放了老太太，艾愓安给了她一些钱，少妇又加了点，老太太含着感激的泪去了，剩下他和少妇相对而视。他们第一次开口对话。

“ 方才的事，真得感谢您，你们男人就是说话有力。 ”

“ 因为我理解她，都是为了心爱的人。 ”

他们开始谈起了对爱侣的怀念，当彼此叫到对方的姓名时，都显得十分惊讶，之后又都变得很欣慰。看来，他们都在对方不在的时候，偷看过对方所去的墓座上的碑文。

安多华夫人认为，自己失去的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在安多华活着时，没有一个女人会像她一样得到那样的体贴和爱怜，只要是为了她，安多华无不尽心竭力。

他很年轻就出了车祸，没有给她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离开了，撇下她茫然无所依……他们的共同点太多了，都失去了最亲爱的人，都没有孩子聊以自慰，都是满腹哀伤和对爱侣的无尽怀念……紧接着的一个星期四，他们又都像有约在先似地走在了一起。

艾愓安讲起，他除教学外，还爱写剧本，在吕茜尔去世前，他的一个剧本已开了头，后来就再没有心思动笔了。安多华夫人也喜欢戏剧，曾专修过文学，得过硕士学位，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好一阵文学、戏剧和文学评论。她还鼓励艾愓安要写下去，为了死去的太太。

艾愓安好似突然活了过来。

在离开墓地时，下了一场大雨，只有一辆出租车，于是他们只好同车返回。

艾愓安有点激动，车外大雨滂沱，车内坐着一个与他有那么多共同语言的年轻美貌的女人，他心里突然感到惶恐，好像生的欲望又复苏了。

就在这时，吕茜尔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很惭愧，自责地叹了口气。

她十分解事地瞥了他一眼。

分手时，艾惕安畏怯地小声说：“ 是不是……总之……也许你会觉得唐突。但既然我们在同一天走同一条路，何不同租一部车呢？我来接你。 ”

她显得有些为难，踌躇片刻之后，决定还是由她叫辆出租车去接艾惕安，因为她比他住得远，况且这样也不会被家里的老妈子看见。

于是成了一项程式：每星期四，她乘车到泵浦路，鲜花搁在膝上；他在门洞下候，手里拿着花束。这样几次后，他们几乎无话不说了。花当然是他们之间的一大话题。现在他们挑花搭配固然是为了死者，同时也兼顾着对方。

艾惕安重新开始写作。安多华夫人常常向他借书看，并不时向他提出中肯的建议，建议之妙颇使他意外。

吕茜尔周年那年，教堂里，艾惕安意外发现她也来了，悄然坐在最后一排。他大为感动。

日月如梭，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艾惕安愈来愈发现自己离不开她，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爱上了她。

在一次晚餐上，他大着胆子握住了她的手。她的目光里带着惊恐，恳切和爱慕，也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艾惕安肯定地说：“ 我以为跟你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一定很…… ” 没等艾惕安把话说完，她马上缩回手去，脸上又挂起一层悲哀的帷幕，泪水滚了下来。

“ 别这样，并非一切对你都结束了……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各个时令有各种鲜花，一味浸润于过去，不是上策。抚今追昔，在于体味人生，而不应央其本意。

回忆过去的可贵，在于帮助我们生活，而不是妨碍……我相信，我们失去的爱侣一定希望我们活得更幸福。 ” 艾惕安说完这些话，自己也觉得奇怪，朋友们也曾这样劝过自己，可无济于事，今天，他也这样劝起她来……艾惕安感到生活始终都那么美好。

下个星期四，他们又在一起时，彼此虽然很拘束、窘促，但他们终于挽起了手臂……

最佳配偶

〔美〕斯蒂芬·麦克勒　　王春申译

我走进办公室，跟笑容满面的布列乔先生握了握手。跟我相比，他衣着十分讲究。他手里在搬弄着一叠纸，就象在搬弄着一叠煎饼。

“ 我相信，你准定会对她十分满意。 ” 他说，“ 她可是我们用求同计算机，从符合推选条件的一亿一千多万美国妇女中挑选出来的。我们按种族、宗教、人种、生活地区，对这些妇女进行了分类…… ”

我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听着，心想要是来这儿之前先冲个淋浴，那该多好。这儿的办公室整洁宜人。不过那张椅子令人坐得不太惬意。

“好，来啦……”他说着，象魔术师那样“砰”的一声把通向隔壁房间的门忽地打开。本来我心里就象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这时就更手足无措了。

说真的，她长得很标致，真的！帅极了！

“沃克先生，这是蒙大拿州拉芬湖的邓菲尔德小姐。邓菲尔德小姐，这是纽约的弗兰克林·沃克先生。”

“就叫我弗兰克好了。”我唯唯诺诺，显得有点紧张。她确实太美了！您不妨想象一下。

布列乔刚走开，我们就聊了起来。

“您好！我，我，我对计算机为我选中的您，感到十分称心。”我竭力想把语调放温和些。也许，把她称为计算机选中的人，她一定不高兴。“我是说，我对事情发展的结果感到满意。”

她莞尔一笑，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牙齿。

“谢谢您，我也是。”她腼腆地说。

“我，三十一岁。”我唐突地冲口而出。

“我知道，这些全都记在卡片上。”

这场谈话似乎就要这样结束了。卡片上什么都介绍得清清楚楚，所以确实没什么好谈了。

“今后打算要孩子吗？”她先找了个话题。

“当然，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 正合我的意，这记录在卡片上的未来计划一栏，喏，就在那儿。 ” 她指点着说。

我这才注意到我手中那一札文件似的东西，第一页上贴着一张国际商用机械公司的计算机卡片，卡片上印有关于邓菲尔德小姐的重要数据。显然，她手中的那一札“ 文件 ”是关于我的……于是，我们各自审视着自己手中的“ 文件 ”，每翻阅一页，都要发出很大的声响。

“ 文件 ” 里说，她喜欢古典音乐（记录在兴趣爱好与生活习惯栏）。“ 您喜欢古典音乐？ ”

“ 对，比任何东西都喜欢，另外，我还收藏着弗兰基 · 拉尼歌曲的全部录音。 ”

“ 这倒是红极一时的歌唱家。 ” 我赞许地附和道。

我俩的目光继续在字里行间浏览着。我注意到，她爱好：看书、看球赛、看电影爱坐前排、睡觉时爱把窗户关上、养狗、养猫、养金鱼、养金枪鱼、爱吃用意大利香肠做的三明治、穿着朴素、将来要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住在郊外、参观美术展览馆……

她抬起了头：“ 我们所有的爱好都很一致。 ”

“ 毫无两样。 ” 我加上一句。

我又读了标题为“ 心理状况 ”的记录：她生性羞怯，不爱争论，讲话拘谨，属于贤妻良母型。

“ 我很高兴，您既不抽烟又不饮酒。 ” 她满意地说。

“ 是的，我与烟酒无缘，只偶尔喝点啤酒。 ”

“ 栏目里没有提到啊。 ”

“ 哦，也许没写上，这是我的疏忽。 ” 我希望她不会放在心上。

我们终于各自看完了手里的“ 文件 ”。

最后她说：“ 我们俩非常相象。 ”

我和爱丽丝结婚整整九年了，已经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们住在郊外，听着古典音乐和弗兰基 ·拉尼的录音。我俩最后一次争吵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早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在每一件事上，我俩几乎都能步调一致。她是一个贤妻，我也可以算是个好丈夫。我们的婚姻真是完美无缺。

眼下，我却盘算着下个月就去离婚。这种日子我再也过不下去了！

失踪的妇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英国军官在印度服役期间牺牲了。军官去世后，他的遗孀决定带着她的女儿——一位大约 17 岁长得很美丽的姑娘回到英国的农村，这位妇人是在那里长大的，并在那里和她的丈夫结了婚。

这两位女士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只是下一步她们到哪儿去了人们各说不一，有的说她们去了君士坦丁堡，有的说去了马赛或热那亚，这倒没有大关系 ，大家一致认为这位寡妇和她的女儿登陆后，确实坐火车去了中欧某个国家的首都料理一些事情。她们打算在那里住上几天，把事情料理完后，再继续旅行去英格兰。

在首都，母女俩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向国际博览会拥去，这种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她们已提前打电报预定了皇家旅馆的房间，所以她俩到达那里以后，经理很有礼貌地接待了她们。经理还说她们很幸运，所定的 342 号房间是这个旅馆最好的房间之一，屋内很宽绰，还带着一个大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这座美丽城市的中心广场。

使女儿感到欣慰的是：在这样拥挤的城市里，她们没有花费很多力气到各个旅馆奔波就找到了房子。妈妈的身体不好这点她是很清楚的。她母亲显得异乎寻常的彼倦，看上去比通常坐火车引起的疲倦要厉害得多。一到达旅馆，母亲就倚在了柜台旁，叫女儿代替她填写登记卡片。接待员详细解释如何填写。姑娘注意到，这位帮忙的年轻人戴着一枚不寻常的戒指，上面镶着一颗奇特的红宝石。

填好登记卡片，一位文质彬彬的侍者把母女俩带到了 342 号房间。这间屋子极其诱人，高大的窗户通往平台，四壁糊着迷人的玫瑰色的墙纸，窗户上挂着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看到屋里的家具 ，女儿不胜惊讶，这儿有十八世纪的桌子、床，还有美丽的小巧玲珑的金壳座钟。

然而，母亲感兴趣的是躺在床上，她没有精力欣赏房间和家具，她那苍白的脸色使女儿感到十分可怕和忧愁。

母亲在床上躺好以后，女儿立即请来了旅馆的大夫。她要求大夫说英语，因为她们母女谁也不懂当地

的语言。大夫是位高雅的先生，戴着一副昂贵的眼镜，蓄着黑胡须。他简单地给病人检查了一遍，用英语问了病人几个问题，然后拉上窗帘，遮上窗户，嘱咐病人安静地休息，又把女儿叫出屋外。

“你母亲的病很重，”他说，“你们马上继续旅行到英格兰是不可能的。她需要服用我家配制的一种特殊的药，可是由于大量游客拥入博览会，城里那么拥挤，我怀疑能否立即找到信差。如果你亲自到我家去为你妈取药，那会更好。我家在城市的另一端，家里没有电话，但我可以给你写张纸条，你拿着去找我的夫人，她会把药给你，然后你把药带回来给你妈，这样她会很快吃到药。你应马上出发，为的是不耽误时间。”

大夫带着这位焦急的姑娘下了楼。他简单地用当地语言和经理交谈了一会儿，然后经理热情地帮助姑娘上了一辆四轮马车，他用当地的语言吩咐马车夫转弯拐角地走长路，以便拖延时间。显然姑娘并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而且对此也没有丝毫怀疑。

车夫是位老头，他的老马拉着四轮马车慢腾腾地穿过拥挤的大街，穿过数百名匆匆忙忙去博览会和市场的愉快的人群，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到达大夫的住址。焦急的姑娘因语言不通，没办法使车夫明白自己急躁的心情，只好耐着性子，担着心挨时间。这了一些时候，她确有把握地感觉到，马车一次又一次地经过了同样的条条大街。

终于四轮马车停在了大夫家门前，姑娘急忙跳下车拉了门铃开始等待。几分钟以后，大夫的夫人出来了，姑娘把纸条交给了她。这位女人喃喃自语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而后把她带到一间所有的窗户都关着的黑暗的客厅里。此刻姑娘是那样的焦急，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她实在放心不下。她想逃出这间房子回到皇家旅馆，但能否找到这家旅馆她心里没有把握，况且她清楚母亲需要药治病。这个城市里人那么多，要想再找另一辆四轮马车是不容易的。她扒开窗帘一次又一次地张望，看看曾载着她穿过这座城市的四轮马车是否还停在那里。

她焦急地等了很长时间，那位夫人终于把药配好了，密封着交给了她。回去的路上，马车像来时一样慢悠悠地穿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一点也不着急，车夫似乎想把姑娘送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旅馆去。经过几番辨别思索，姑娘认出了皇家旅馆的邻近地区，但每次马车夫都从这里转弯到另一条街上去。姑娘愈来愈惊恐，她猛然跳下车跑到大街上，恳求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给予帮助，她是从他穿的英国服装上认出他是英国人的。

这位年轻人是英国驻首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他愿意把这位美丽的姑娘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他激动地带着姑娘到了皇家旅馆。姑娘刚才路过时就猜测到这就是皇家旅馆。她迅速地走到柜前要自己房间的钥匙。昨天早震帮助她登记的那位职员仍在值班，现在他看着她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并冷冷地问：“小姐，你想找谁？”“我不找任何人，”巨大的恐怖攫住了她的心，她说，“我要 342 号自己房间的钥匙。请快给我，我急着把药给我妈妈。”

“342 号？你肯定搞错了。”这位职员很奇怪地看着她问道，“小姐，你敢肯定确实是这个旅馆吗？

或许在同样的其他旅馆登记过吧？”“就是这个旅馆，”姑娘尽管头脑混乱，但她仍然力图把话说得平静些，“你不记得吗？我和我妈妈是昨天早晨到的，还是你亲自帮我填的登记卡片呢。”

“请等一会儿。”年轻人说。他转身出去和其他职员低声嘀咕了一阵子，然后回到柜旁说：“小姐，你搞错了，342 号房间别人正住着，而且，那位绅士在这间房子里已经住了两周了。他是这旅馆的常客，每次他来到这个旅馆，都住在 342 号房间，把这间房子租给你们母女俩是不可能的。”

姑娘要求看昨天的登记卡片，她翻遍了所有的登记卡片，里面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和房号。但是，当这位职员翻纸页时，她认出了他的戒指，那枚有趣的红宝石似乎在潮弄她。

这时有人喊旅馆的大夫，他就是昨天早晨急于打发她去取药的那个人。他曾当面向她保证，一定要认真照料她的母亲，可现在他挥动着胳膊，坚持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在这之前从未听说她和她的妈妈。大夫并提醒她说：“你是否累糊涂了，要不要为你找间房子去休息休息，或许休息以后你会找到自己住的旅馆的……”在姑娘向他们恳求的时候，一旁的警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姑娘开始惊讶，这整个经历是否是在做梦啊！

唯一给她带来安慰的是那位英国的年轻人，因为这位可爱的姑娘在患难中曾恳求他的帮助，他宁肯相信她讲的经历，而反对所有的证人。他开始产生了怀疑，实际上提供证据的所有人——经理、大夫、旅馆的侍者，甚至警察，都是掩盖她母亲失踪的阴谋的成员。第二天，当他认真地检查了 342 号房间，按照姑娘对他描述的情况，注意着屋里每件家具的细微变化的时候，他的疑心愈来愈大了。屋里现在已不是玫瑰红的墙纸裱糊的墙壁，没有十八世纪的家具和床，没有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甚至连小巧的金壳座钟也不见了。

他首先发现了这里的阴谋，其次推测了这样做的动机；最后，经过一周的侦察，他贿赂了糊墙工人，糊墙工人供认出他被钱收买干了一整个通宵，更换了玫瑰红色的墙纸。这个无声息的秘密就是这样揭开了，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除了可怜的妇人去世以外，没有任何人为此事做过些什么。

年轻的英国人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旅馆大夫看出了母亲的病是从印度传染的令人惧怕的瘟疫病后，就派病人的女儿出了一次远差，怕的是这个秘密泄露给女儿并被传扬出去。母亲是下午去世的，那个时候，可怜的女儿正坐着四轮马车绕着这座城市转弯呢。尸体被抬出去秘密火化了，因为旅馆的经理和警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有人死于瘟疫——一旦因瘟疫死人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这个城市里的游客将会害怕地离去，博览会也将毁灭。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拯救了国际博览会。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位可怜的心碎的女儿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一个很动听的故事，无论是真是假，你都不必惊奇。下次你坐火车旅行，坐在你身边的老人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假如你不信，他会说：“你知道吗？确实是真的。我知道此事确实发生过。这个女儿是我的一位朋友在远东旅时遇见的一位先生的夫人，他们曾在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逛过，还有……”

天才的力量

演员库兹金娜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观众们使劲跺脚，嗷嗷地吼，简直发了狂。演员的崇拜者们把鲜花朝台上扔去，喊叫着：“库兹金娜！库——兹金娜！”一个机灵非凡的崇拜者想穿过乐队挤上台去，给观众拦住了。于是他向门上写着“闲人莫入”的房间冲去，一下就不见了。

库兹金娜这时正坐在演员化妆室里，心想：“啊！我期望的正是这样的成功啊！激动人心，以自己的天才使人们变得高尚起来……”这时，有人敲门。

“喂，”她说，“请进。”

一个人飞身走了进来，这就是那位机灵的崇拜者。他的动作是那么麻利，女演员甚至连他的脸都没有看清。

这个人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嘟哝着说：“我爱……我倾倒……”他拣起扔在地上的一只皮靴就一个劲儿地吻起来。

“对不起，”女演员说，“那不是我的皮靴，那是滑稽老太婆的……这才是我的。”

崇拜者又疯狂地抓起女演员的皮靴。

“还有一只……”崇拜者跪在地上一边爬一边嘶哑地说，“还有一只呢？”“天哪！”女演员暗自想，“他是多么爱我啊！”她于是把另一只皮靴也递给他，怯生生地说：“在这儿……那儿是我的束腰带……”崇拜者抓起皮靴和束腰带，非常庄重地把它们贴在自己胸前。

库兹金娜仰面坐在扶手椅上，她想：“天哪！天才的力量是多么惊人呀！它使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成功了！是多么成功啊！崇拜者们闯到后台来，吻我的靴子……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她越想越激动，连眼睛都闭上了。

“库兹金娜！”导演喊了起来，“上场！”女演员猛地醒了过来。崇拜者和皮靴都不翼而飞了，后来才查清楚：除了皮靴和束腰带以外，化妆室还丢失了一盒化妆品、假发。最可怕的是，滑稽老太婆的一只皮靴也不见了。那个崇拜者没有找到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在扶手椅底下。

天赐芳邻

我第一眼看到这位新邻居就不喜欢她。她太爱笑，笑声又太响。还有，她涂了鲜红色口红。搬运工人还在替她卸家具，她已经走过来自我介绍。

“喂——”她在我家门外叫道，好像是我家的老朋友似的，“我叫安·利提克，是你的新邻居。”她推门进来，很自然地搂了我一下。在她背后，我看到 3 个黑头发的小男孩，笑容同样灿烂。

“我有空，可以喝杯咖啡。”她一面坐下来一面说。我倒了一杯咖啡，很想挤个笑容出来，可是连咧一下嘴也办不到。她离去后，我对浪费了这许多时间去闲聊感到十分不满。

接着那个周末，太阳才出来，我就听到她的孩子们在敲敲打打。他们正在后院搭建树上小屋。安在汽

车棚旁边种玫瑰。那天下午我经过时，她叫道：“喂，玛利安，来看看我的玫瑰。”我很勉强地走过去。

“安，这泥土不适合种火映红，”我说，“这种玫瑰在这里不会长得好，我以前种过。”

“不过，我已祈求上帝让玫瑰好好生长，叫它开花。”她说。我瞪眼看着她。

她又说：“你坐一会儿，别走开啊。我正在炸鸡做晚餐，要去翻动一下。”

她进了屋，一阵炸鸡的香味飘出门外。正好小女茱莉和珍妮弗过来看玫瑰，安又出来了，亲热地搂着两个小女孩。

“你在做什么？”珍妮弗问。

“炸鸡。”安兴高采烈地说。

“炸鸡有啥好开心的？”我心想，“我炸鸡总是被油溅一身。”

她的男孩也出来了，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话，嗓门大极了。安说声失陪，进屋里把炉子上的炸鸡拿开，然后做了件令人诧异不已的事情。她捧着一盘香脆的炸鸡出来请我们吃。茱莉和珍妮弗吓了一跳，但每人都拿了一只鸡腿。我也想尝尝，不过还是拒绝了。我脑子里只想到这个问题：“谁会在下午就把晚餐吃的鸡拿出来请人吃？”另一天，女儿告诉我：“你知道利提克太太刚才做了些什么？她在叠衣服，一见到我们走过就停下手来，请我们进屋，从烤箱里拿出新鲜的小甜饼，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我最讨厌拿小甜饼给聚在我家院子里玩的邻家孩子吃。

有一天，安问我知不知道有什么人她可以请来帮忙熨衣服。她背部有毛病，站着熨衣服很痛。我摇摇头。她又露出独有的灿烂笑容，好像我一下子介绍了十几个帮佣给她似的，她说：“我会祈求上帝差遣一个人来帮我的忙。”

第二个星期，利提克一家人出现在我们的教堂。我丈夫杰里和两个女儿简直是跃过教堂的长椅去招呼他们。我在教堂的另一边向他们挥手。我还发现安原来是新的主日学教师，感到真意外。她居然志愿去教孩子！不久，我就发觉每逢星期四都有一个女人上她家。安找到了人替她熨衣服。此外，我又发现她的火映红玫瑰长满了花蕾。玫瑰开花时，她送我一大束。“玛利安，什么事你都可以祈求上帝的，”她温柔地说，“我们搬到这里之前，我甚至祈求上帝给我一个好邻居。”

我接过那一大束玫瑰，费了点劲叫自己说了一声“谢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她令我那么不舒服，这不关鲜红口红、玫瑰或搂抱的事，而是她使我感到自己样样都不如她。她看来总是那么开心，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像她一点，却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

珍妮弗去做切除扁桃体手术时，安知道我怕，便来陪我。珍妮弗爬进她怀里，茱莉把小手伸进她的手里。在医院里，珍妮弗呕吐，吐到了自己心爱的“哒哒”——机。

我抛开自尊心，开车到安的家，强迫自己开口：“你可以……能不能……”安先是搂着我，然后叫我吃两个刚烤好的松饼，一边等“哒哒”洗净烘干。“主啊，”我祈祷，“求你助我向安学习，以她为榜样。”

那一年，我知道自己怀孕了，多年来杰里和我都想再生一个。怀孕 7 个月时，我看起来却像即将分娩。

有一天，医生替我照 X 光。“ 双胞胎！韦斯特太太，” 她嚷道，“ 你怀的是双胞胎！” 我从诊所打电话给杰里，但他不在。我一定要找个人分享这喜讯。我开车回家，心怦怦跳，一把车开进车库，就知道应该把消息告诉谁。

我快步跑到安的家，她听到消息就呱呱叫起来，又哭又笑，我们互相拥抱。

然后，她带着我到邻居的家去。她一家一家地按门铃，不管谁来应门，她都立刻宣布：“ 玛利安和杰里要生双胞胎了！” 安差不多每天都到我家来看我。有一天，她叫她的帮佣过来替我熨衣服。她为我举行了个茶会，朋友都送礼来了。在我终于入院分娩时，她替我们照顾茱莉和珍妮弗。当双胞胎出世并回到家时，两个初生婴儿的小秃头上都印满了鲜红的唇印。

此后数年，在利提克家和我们家之间逐渐走出了一条小路。然而，有一天早上，安来到我家后门，出奇地沉默，没有笑容，没有搂抱。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会这个样子。

“ 我们要搬家了。” 她说。

整整两天，我站在卧室里望着窗外，看着巨大的搬运车。我真希望他们突然回心转意，但搬运车终于隆隆离去。我看着利提克一家人鱼贯上了他们的旅行车，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几个月后的某天下午，女儿放学回家，我正在把糖霜涂到巧克力蛋糕上。我听见女儿们细语交谈，珍妮弗说：“ 我真希望妈妈会让我们吃一小块蛋糕。”

茱莉向妹妹解释：“ 她不会的。蛋糕是用来招待朋友的。”

我叫女儿进厨房，提起盖着蛋糕的玻璃圆顶盖，然后切了几大块蛋糕，又倒了几杯牛奶。我把双胞胎也叫了进来。

我们 5 个人围坐在厨房桌前，才两点多钟就把大半个蛋糕吃掉了。那对孪生兄弟把黏黏的蛋糕屑掉得满地都是。地板我刚打过蜡，我却从心底笑了出来。

“ 我们在开茶会吗？” 一个女儿问。

“ 是的，就是利提克太太常开的那种茶会。” 我微笑着回答。我们保留了安的一点作风。

铁圈

一天清晨，一位妇人带着一个 4 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那孩子天真活泼，面色绯红。那妇人年龄不大，穿着考究。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他穿着短裤，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跟在铁圈后面跑。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本来没有那种必要，可他就是那么做的。

真开心！方才他还没有铁圈，可是现在有了，真叫人高兴！一个双手粗糙、衣服褴褛的老头，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 ，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

“ 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 ”，老头心里思忖道，“ 是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 ”有些事情他不能理解，有些事情他似乎感到很奇怪。孩子是需要好生管教的，不然就有被惯坏的危险，而这位母亲就没有管束她的儿子。她穿得多好，长得多美，她的日子一定过得安逸、舒适。

当他——这个老头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过的是苦难的日子。即使现在，他虽然不再挨打受饿了，但生活还谈不上美好。在他的孩提时代，他过的是挨打受骂、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时，他没有铁圈，也没有其他这类阔少爷的玩具。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艰辛困苦中度过的。他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也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心想：“ 这种玩艺没有意思。“ 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

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晚上也总梦见他们。

第二天早晨，他又做起白日梦来。机器隆隆的响，工作机械单调，没有必要过多操心，再说他已干惯了这种活。厂房里的空气充满了灰尘，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远处各个角落声音嘈杂，光线晦暗。人们像鬼魂一样地走来走去，人的说话声淹没在机器声里。

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

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梦。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老头在街上看见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老头高兴得发抖，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一种意外的，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小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捡起那个圆箍，虽然他面带笑容，但还是不大好意思地把它拿回家去。

没人看见他，也没有人问他。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一个小穷老头捡了一个无论对谁都没有用处的旧箍，谁会管呢？可他还是提心吊胆的偷偷把它拿走了。他为什么要拣，为什么要把它拿回家，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由于它像那个男孩的玩具，所以他才把它带回家来。

圆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终于变得更加真实了。

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当城里树上的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老头早早起了床，漱洗完毕，便拿着他捡来的铁箍出了城。

他一路咳嗽，穿过了枝叶茂密的森林。他不明白这些阴暗的树木为何这样寂静，还散发着奇特的香气，那些昆虫也令他惊奇。露水正像童话中描述的那样。那里既没有嘈杂声，也没有灰尘，树林后面是一片柔和、奇妙而暗淡的景色。

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圆箍。

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做成的木棒滚起铁箍来，铁箍轻松地在田野里滚动，老头跟在后面跑，他笑逐颜开，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有时也将棒高高地举过头去。

他仿佛觉得自己再一次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幸福的小孩，并且好像感到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跟在后面。

灰白的胡须在憔悴的脸庞上颤抖着，不住的笑声和咳嗽声同时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迸发出来。

老头喜欢早晨到树林里来滚铁箍，有时他也怕人看见笑话他，一想到这里，他便感到有一种难堪的羞愧。羞愧又进而发展为恐惧，致使双腿开始发软，他一面滚圈，一面警惕地看着四周。

可是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见他……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由于没出什么事，他太太平平的一连玩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清早他着了凉，好长时间竟卧病不起。在工厂的医院里，当他在陌生的人们中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脸上还是堆着宁静的微笑。

他感到欣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

天堂回信

1993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朗达·吉尔看到 4 岁的女儿戴瑟莉怀中放着 9 个月前去世的父亲的照片。“爸爸，”她轻声说道，“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丈夫肯的去世已经让她痛不欲生，但女儿的极度悲伤更是令她难以忍受，朗达想，要是我能让她快乐起来就好了。

戴瑟莉不仅没有渐渐地适应父亲的去世，反而拒绝接受事实。“爸爸马上就会回家的，”她经常对妈妈说，“他现在正上班呢。”她会拿起自己的玩具电话，假装与父亲聊天儿。“我想你，爸爸，”她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肯死后朗达就从尤巴市搬到了利物奥克附近的母亲家。葬礼过去近两个月，戴瑟莉仍很伤心，最后外祖母特里施带戴瑟莉去了肯的墓地，希望能使她接受父亲的死亡，孩子却将头靠在墓碑上说：“也许我使劲听，就能听到爸爸对我说话。”

后来有一天晚上，朗达哄戴瑟莉睡觉时，戴瑟莉说：“我想死，妈妈，那样我就能和爸爸在一起了。”

“上帝呀！帮帮我吧，”朗达祈祷着，“告诉我该怎么办。”

1993 年 11 月 8 日本该是肯的 29 岁生日。“我们怎么给我爸爸寄贺卡呀？”戴瑟莉问外祖母特里施。“我们把信捆在气球上，寄到天堂去怎么样？”特里施说。戴瑟莉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她选了一个画着美人鱼的气球，图案的上方写着“生日快乐”。以前戴瑟莉经常和爸爸一起看美人鱼的录像。

在墓前摆放鲜花时，戴瑟莉口述了一封给爸爸的信。“生日快乐，我爱你，想念你，”她说着，“但愿你在天堂能收到这个气球，在我一月份过生日时给我写回信，好吗？”特里施将那段话和她们的地址记

在了一张小纸片上，裹上一层塑料，最后戴瑟莉放飞了那只气球。

将近一个小时，她们就看着那个闪亮的光点慢慢地越飘越远、越变越小，戴瑟莉却兴奋地喊道：“看啊，爸爸收到我的气球了！”才不过几分钟，那气球就不见了。“现在爸爸要给我写回信了。”戴瑟莉说着向汽车走去。

在一个寒冷、微雨的 11 月的早晨，在加拿大东面的爱德华王子岛上，32 岁的维德·麦金农准备出去打猎。他是一位森林管理员，与妻子和 3 个孩子住在美人鱼镇上。

但那一天他没有去经常打猎的地方，而突然决定去两英里外的美人鱼湖。在岸边的灌木丛中，他发现杨梅树丛的枝条钩住了一只银色的气球，上面印着美人鱼的图案，线的顶端系着一张包着塑料的小纸条，已经被雨浸湿了。

回到家，维德小心地将潮湿的纸条摊开晾干。妻子唐娜回来时，维德给她看了气球和纸条，上面写着：“1993 年 11 月 8 日，生日快乐，爸爸……”通信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利物奥克。

“现在才 11 月 12 号，”维德说，“仅仅 4 天这只气球就飞越了 3 千英里！”“而且你看，”唐娜说着将气球翻了过来，“气球上印着美人鱼的图案，又正好落在了美人鱼湖边。”

“我们应该给戴瑟莉写封信，”维德说，“也许我们命中注定要帮助这个小姑娘。”

在沙勒特镇的书店里，唐娜·麦金农买了一本改编的《小美人鱼》。圣诞节过后几天，维德又买回了一张生日卡，上面写着：“给我亲爱的女儿，温馨的生日祝福。”

1994 年 1 月 3 日，唐娜坐下来给戴瑟莉写了封信，然后将信夹在贺卡中，与书装在一起寄了出去。

1 月 19 日的傍晚，麦金农夫妇的包裹到了，那时朗达和戴瑟莉已经回尤巴市了，特里施决定第二天再送过去。

那天晚上特里施看电视时，怀着好奇心，她打开了包裹，先是看到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给我亲爱的女儿……”第二天清晨 6 点 45 分，哭红了眼睛的特里施将汽车停在朗达的门前。特里施说：“戴瑟莉，这是送给你的，”特里施将包裹放在她手里，“是你爸爸寄来的。”“代你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特里施念道，“我想你一定会奇怪我是谁。其实一切都是从我丈夫维德 11 月去打野鸭的那一天开始的。你猜他发现了什么？是你寄给爸爸的美人鱼气球……”特里施停了一下，发现戴瑟莉的脸颊上闪烁一颗泪珠。“天堂里没有商店，但你爸爸希望有人能帮他给你买一份礼物，所以他就选中了我们，因为我们就住在一个叫做美人鱼的镇上。”

特里施继续读着：“我知道你爸爸一定希望你能快乐，而不要为他伤心；我知道他非常爱你，并会一直注视着你的成长。爱你的：麦金农夫妇。”

特里施读完看着戴瑟莉。“我知道爸爸不会忘记我的。”孩子说。

特里施眼里含着泪水，搂着戴瑟莉又读起了麦金农夫妇送的那本《小美人鱼》，这个故事与肯给戴瑟莉读过的那本有些不同，以前那本讲的是小美人鱼后来幸福地与英俊的王子生活在一起，而在这一本中，

邪恶的女巫割断了小美人鱼的尾巴，杀死了她，3 个天使将她带走了。

特里施读完，担心悲惨的结局会使外孙女伤心，但戴瑟莉却快乐地用双手托住了脸颊。“小美人鱼进天堂了！”她喊道，“爸爸送给我这本书，因为小美人鱼就像爸爸一样进了天堂！”2 月中旬麦金农夫妇收到朗达的来信：“1 月 19 日收到你们寄来的包裹时，我女儿的梦想实现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朗达母女经常与麦金农夫妇通电话。3 月份时，朗达与戴瑟莉飞往爱德华王子岛探望麦金农夫妇。两家人穿着雪地鞋一起到湖边维德发现气球的地方。朗达和戴瑟莉都沉默不语，好像肯就在她们的身边。

如今戴瑟莉每次想要和爸爸说话时，就会打电话给麦金农夫妇，只有这种方式能安慰她幼小的心灵。

“人们都对我说：‘气球能落到那么远的美人鱼湖边，简直太巧了。’”朗达说，“但我知道是肯挑选了麦金农夫妇将自己的爱带给戴瑟莉，她现在懂得了父亲的爱会一直陪伴着她。”

体察入微

当今的经济问题是很难找到优秀的青年售货员。许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对于研究顾客的动机比做生意本身更感兴趣，他们还有一种过于诚实的倾向，这简直能把零售商品的买卖给毁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乔治敦那儿开了一爿服装店，她跟我谈起了在她的店员身上遇到的麻烦，她雇的这位青年小姐是学心理学专业的。

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这位店员（让我们称她为布拉姆顿小姐吧）在她开始工作的第一天，看见有位女士走进店来，就迎上去问她想买什么。

那位女士说：“我想买套秋装。”“您想买多少钱上下的呢？”布拉姆顿小姐问道。

“我不在乎价钱的多少。”那位女士说。

“噢？那我倒想向您提一个问题：您买这套衣服仅仅是因为需要呢？还是因为您刚刚和丈夫吵了一架，想花一大笔钱气气他呢？”“你说什么？”那位女士没听懂。

“也许您怀疑他对您不忠实，您觉得这就是报复他的唯一办法了。”“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胡说些什么。”顾客回答说。

“在气头上去花钱，这可是非常昂贵的报复形式。我劝您这几天还是好好想想，想办法去弥补裂痕，光买一套新衣服是不能调和夫妻感情的。”“那我倒是谢谢你啦。”这位顾客悻悻地离开了商店。

“她现在生我气了，”布拉姆顿小姐对店主说，“不过不出一星期，她就会感谢我帮助她打消了那个蠢念头。”我那位店主朋友想，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下午又出事了：一位顾客走进店来，布拉姆顿小姐上前问她想买点什么。

那位女士说：“我想买件最有刺激性的衣服，我要去肯尼迪中心，要让每个见了我的人连眼珠子都掉出来。”布拉姆顿小姐说：“我们这儿有非常漂亮的夜礼服，很适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缺乏自信

心的人？”“是啊，难道您不知道女人常用这个办法——穿些惊人的衣服来掩盖她们的缺乏自信心吗？”

那位女士生气了：“我可不是缺乏自信心的人！”“那您为什么要使肯尼迪中心的每个人都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呢？难道您不能不靠衣服而靠自身的美去吸引人吗？您长得很有风度，很有内在美，可您却要遮盖起来。我当然能卖给您一件最时髦的衣服，使您出出风头。可是您就决不会明白人们停住脚步是为了您，还是为了注视衣服。”这时，店主决定插一句话。布拉姆顿小姐，要是这位太太想买一件夜礼服，那就请她看看货好了。”“不必了，”那位顾客说，“您的这位小姐说得对，我干嘛要花 500 块钱去买人家的几句恭维话呢！其实那些人又根本不在乎我穿什么，谢谢您的帮助了，小姐。真的，这些年我一直是缺乏自信心的，可我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顾客两手空空地走出了店门。

让店主感到最不能容忍的事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后，一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念书的女学生走进店来，她想买一条超短裤，布拉姆顿小姐向她宣讲了半个来小时的妇女解放问题，然后说：“您买超短裤，我看您不过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性感的目标罢了。”

这天晚上，服装店主在橱窗上贴了一个启事：招工——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一概谢绝。

小丑的眼泪

一孩子们，孩子们，圣诞夜的前一天上演的马戏开演了。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所有的屋檐下都挂着耀眼的冰凌，但是马戏团的帐篷里却既温暖又舒适。

帐篷里不但像往常一样散发着皮革和马厩的气味，而且还弥漫着葱姜饼干、胡椒花生以及圣诞枞树的芬芳。

327 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观赏马戏表演。今天下午，这些小男孩和小姑娘们是他们父亲所在工厂的客人。早在 11 月份，厂主就说过：“今年我们工厂很走运。因此大家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今年的圣诞节，要比往年隆重。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去看马戏。有孩子的人把孩子也带着。我也把我的三个孩子带去。”

因此，与 324 个孩子一起，厂长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也正坐在他们的父母身旁。盼望已久的圣诞节庆典像预料的那样盛况空前。

接着，马戏表演开始了。

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引人入胜的。他们满心喜悦地坐在巨大的帐篷里。当黑色的矮马跳舞时，他们欣喜若狂；当雄狮怒吼时，他们毛骨悚然；当穿着银白色紧身衣的漂亮女郎在半空中荡秋千时，他们惊恐得大叫。

啊，小丑出场了！他刚在跑马道上跌跌绊绊地出现，孩子们就欢快地扯开他们的嗓门尖叫起来。

从那一刻开始，人们就连自己的说话声都听不见了。孩子们大笑着，帐篷在他们的笑声中颤抖。他们笑得那么厉害，以至眼泪蒙住了视线。

这个小丑可真了不起！他的滑稽表演是那样扣人心弦，连厂长都张大了嘴巴。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厂长张嘴吸气哩！”“这小丑根本不说话。他用不着说话就妙趣横生。他在孩子们面前表演着他们想看的哑剧。他一会儿装小猪，一会儿装鳄鱼，一会儿装跳舞的熊。装兔子的时候，他简直滑稽极了。

突然，这个年迈的著名小丑紧张起来。他发现一个头上扎着红蝴蝶结的小姑娘。

小姑娘和她的父母坐在紧挨跑马道的第一排。她是一个长着聪明俊秀的面庞的漂亮姑娘，身上穿着一套节日的蓝衣服。坐在她身旁的父亲在笑，母亲也在笑，只有这个扎着红蝴蝶结的小姑娘不笑。在 327 个孩子中，只有她一人不笑。

年迈的小丑想：亲爱的，让我来试试，看我能不能把你也逗笑！于是他又专为这个坐在第一排的小姑娘卖力地表演起来。

年迈的小丑从没有表演得如此精彩。

然而……无济于事。那姑娘仍然毫无笑意。她瞪着滚圆而呆滞的眼睛看着小丑，连嘴角都没有动一下。她真是个迷人的小姑娘，只是她一点也不笑。

小丑莫名其妙。过去，他的每一次插科打诨都知道什么时候观众开始笑，什么时候停止笑。因此他的逗乐总是恰到好处。他与观众能够进行融洽的交流。这场为孩子们做的表演对于他来说是很轻松的，因为孩子们是天真无邪的观众，可以与他们轻而易举地交流感情。但是那个小姑娘却高深莫测。

年迈的小丑正在模仿兔子，他突然感到一阵不知所措的悲戚和束手无策的恐惧。他真想中断表演。他觉得，如果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小姑娘还是那样瞪着他，他就无法再继续表演了。

于是他走到小姑娘面前，有礼貌地问：“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表演吗？”小姑娘友好地回答：“不，我很喜欢。”

“那么，”小丑问，“其他的孩子都在笑，你为什么不笑呢？”“请问，我为什么应该笑呢？”小丑沉思后说：“比如说，为了我。”

姑娘的父亲想插嘴，但小丑向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希望姑娘自己回答。

“请您原谅，”她回答，“我不是想使您难过，但我确实不觉得您可笑。”

“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见你。我是瞎子。”

二当时，整个帐篷里像死一般的寂静。小姑娘沉默而友好地坐在小丑对面。

小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就这么呆站了很久。

母亲解释道：“爱丽卡从来没有看过马戏！我们给她讲过不少关于马戏表演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她无论如何要来。她想知道马戏究竟是怎么回事！”父亲说。

小丑郑重地问：“爱丽卡，你现在知道马戏是怎么回事了吗？”“是的，”爱丽卡高兴地回答，“我当然已经都知道了。爸爸和妈妈给我解释了这里的一切。我听到了狮子的怒吼和小马的嘶鸣。只有一件事还不清楚。”

“ 什么事？ ” 小丑虽然明白，但还是问道。

“ 为什么您那么可笑？ ” 扎着红蝴蝶结的爱丽卡说，“ 为什么大家对您发笑？ ” “ 是这样。 ” 小丑说。马戏场里又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一会儿，著名的小丑像要作出重大决定似的，鞠了一个躬，说道：“ 听着，爱丽卡，我向你提一个建议。 ”

“ 请说吧。 ”

“ 如果你真想知道我为什么可笑…… ” “ 当然想知道。 ”

“ 那么好吧。如果你的父母方便的话，明天下午我到你家里去。 ”

“ 到我家里？ ” 爱丽卡激动地问。

“ 是的。我将表演给你看，同意吗？ ” 爱丽卡高兴得直点头。她拍着双手喊：“ 多好啊！爸爸、妈妈，他到我们家来！ ” 小丑问明地址后说：“ 6 点钟怎么样？ ” “ 行！ ” 爱丽卡说，“ 啊，我多高兴啊！ ” 小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刚从肩上卸下千斤重担的人。他向观众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表演继续进行。 ”

孩子们鼓起掌来。他们都对瞎眼的小爱丽卡十分羡慕，因为这个伟大的小丑将去拜访她……三当夜大雪纷飞，第二天仍然下个不停。5 点半钟时，爱丽卡家里的圣诞树上蜡烛通明。小姑娘摸遍了桌子上摆的所有精美礼物。她吻了吻父亲，又吻了吻母亲。但是她总在不停地问：“ 你们认为他会来吗？你们认为他真的会来吗？ ” “ 当然， ” 母亲说，“ 他亲口答应的。 ”

他准时到达。起居室的座钟正在打点。

她握着他的手，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 真……真……真太好了。您真的来了！ ” “ 当然，我答应过的。 ” 小丑说。他向她的父母致意，然后把他给爱丽卡的礼物交给她。那是 3 本盲文书。爱丽卡已经读过一些盲文书籍，她十分高兴又得到 3 本新书。

“ 可以给我一杯香槟酒吗？ ” 年迈的小丑说。

他把香槟喝完，牵着爱丽卡的手，把爱丽卡安顿在圣诞树前的沙发上，自己在她的面前跪下。

“ 摸摸我的脸， ” 他说，“ 还有脖子，接着是肩膀，然后还有手臂和腿。这是第一步。你必须准确地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

小丑既没戴面具，又没穿戏装，完全没有化装。他自己没有把握他的试验能不能成功。

“ 好了吗？ ” 他终于问。

“ 嗯。 ” 爱丽卡说。

“ 你知道我的长相了？ ” “ 清清楚楚。 ”

“ 那好，我们开始吧！ ” 小丑说，“ 但是请不要让手离开我。你要不停地摸着我，这样你才能知道我在干什么。 ”

“ 好的。 ” 爱丽卡说。

于是年迈的小丑开始表演。他把他在马戏团表演的全套节目从头做起。父母相互紧握着对方的手，站在门旁看着。

“ 现在小熊在跳舞。 ”年迈的小丑说。当他模仿熊跳舞时，爱丽卡细嫩的小手抚摩着他，但是她的面容仍然呆滞不变。

虽然这是他毕生最困难的表演，但是小丑一点也不畏缩。他又开始学鳄鱼，然后学小猪。渐渐地，爱丽卡的手指从他的脸上滑到了肩上，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嘴巴也张开了。

仿佛爱丽卡用她的小手看到了其他孩子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在小丑装小猪的时候哧哧地笑起来，笑得短促而轻柔。

年迈的小丑更有信心地表演起来。爱丽卡开始欢笑了。

“ 现在是兔子。 ”小丑说，同时开始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爱丽卡大笑起来，声音越来越响。她高兴得喘不过气来。

“ 再来一遍， ”她兴奋地喊，“ 请再来一遍！ ”年迈的小丑又装了一遍兔子，一遍又一遍。爱丽卡还是没个够。她的父母面面相觑，爱丽卡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

她笑得气喘吁吁。她高喊：“ 妈妈！爸爸！现在我知道小丑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这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圣诞节啊！ ”她细小的手指仍在跪在她面前的老人脸上摸来摸去。

突然，爱丽卡吃了一惊。她发现这个伟大的小丑哭了！

象春天一样

我在街角杂品店前停下来吃早餐。因为有些迟了，便急匆匆地吃了些炸面圈，喝了咖啡后就急步走进地铁站，跑下台阶，赶上了我常搭的那趟列车。我抓住吊带，装作看报，却不停地扫视这些挤在我周围的人们。他们还是我每天看到的人。他们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我们却没有微笑，像是偶遇的陌生人。

我听他们谈他们的烦忧和朋友，我也希望有人来与我谈天，以打破长长铁骑发出的单调的声音。

地铁快到第 175 街的时候，我又紧张起来。她通常就在那站上车。她举止文雅，不像其他人那样推推搡搡。她总是挤进一个小地方，紧挨着人们，紧握住一个大概包着她午餐的机关信袋。她从不带一张报纸或一本书；我想要是你撞上这种情况，再想看书看报也是看不进去的。

她身着鲜艳的户外装束，我猜她大概住在新泽西。这些新泽西人到达了那个车站。她的脸蛋很漂亮，擦洗得干干净净，根本不必涂脂抹粉。她除了涂口红外从不化妆。她天然的波浪式头发，呈显协调的浅棕色，就像飘落的白杨树叶的色调。其余她所做的就是抓住车的辕杆，想着她自己的主意。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温情脉脉。

我总是喜欢看着她，但又得小心翼翼，唯恐她发现我在看她，怕她生气，怕她离我而去，那样我便没有任何朋友了，因为她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尽管她好像还不知道。我孤身一人在纽约，我认为我有点怕

羞，不容易交朋友。同伴们都有家室，他们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我怎能邀请人家到我的单身房间来呢？因此只好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座城市真使我心烦。它过于庞大，人声嘈杂——对我这个独行者来说人也太多了。我大概适应不了它。我曾习惯于小新罕布什尔农场的宁静，但在那里不会有任何远大前程。后来我从海军退伍，就申请到了银行的这个职位。我料想这是一个好机会，但我却是孤独寂寞。

当坐车前行我身体随车子的运动而摇晃时，我喜欢想象我和她是朋友，甚至有时我被诱惑而对她微笑，很友好而非冒失地说些诸如“早上天气真好，是吗？”之类的话。可是我会惊慌的。她也许会以为我狡猾，会冷淡我，似乎根本没有看到我，仿佛我不存在。于是第二天早晨，她再也不在这儿，我也没有任何人去想了。我一直梦想或许总有一天我要结识她。你知道，要自然而然地。

或许像这样：她从车门进来，有人推着了她，使她擦着了我。她会敏捷地说：“哦，请原谅。”

我就礼貌地举起帽子答道：“一点都没关系”。并向她微笑以示我不在意，于是她会对我回报一笑说：“天气真好，是吗？”那我就说：“像春天一样。”我们大概不再说啥，但当她在第 34 街准备下车时，大概会朝我轻轻挥手说声“再见”的，我就再次斜帽致意。

第二天早晨，她进来见到我就会说“你好！”或“早上好！”那我也给她打招呼，再说些使她看出我对春天还稍有了解的话。不给她说俏皮话，因为我不愿让她把我看成那种油腔滑调、在地铁里随便结交姑娘的人。

不多久，我们将有些友情，开始谈论天气和新闻等。有一天她会说：“你说滑稽不？我们天天在这儿交谈，却连各自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就站得笔直，倾斜我的帽子说：“我喜欢你认识托马斯·皮尔斯先生。”她也会很认真地说：“您好，皮尔斯先生。我要你认识伊丽莎白·阿尔特梅丝小姐”。她一定是戴着那种姑娘们春天常戴的白手套。我们周围的人会微笑，他们也在分享我俩的欢乐。

“托马斯。”她说，当她试着把我的名字念出声来时。

“干嘛？”我就问。

“我总不能叫你托马斯。”她说：“那太拘谨了。”

“我的朋友管我叫汤米。”我就告诉她。

“我的朋友叫我贝蒂。”

大概就会这样。或许不久后我会提到一部正在音乐大厅上映的好影片的名字，假如她有空，我就建议去看——她会立刻说：“嗬，我也喜欢看！”我就早点完成工作到她工作的地方去接她，一起出去找个地方共进晚餐。进餐时我就与她谈，告诉她新罕布什尔，或许说起我曾多么孤寂，如果那是一个安静舒适的好座位，我还可能告诉她我曾多么怕羞。

她会用闪亮的眼睛盯着我仔细听，双手手指交叉紧握，倚在桌上，让我能闻到她头发的芳香。她会低语：“我也怕羞。”我们背靠背，悄悄地微笑，接着就吃饭，不再说啥。

此后，我们就一起去影院欣赏电影。有时在影片的精彩片段，她的手大概会碰我的手，或许我移动身姿用手偶然摸摸她的手，她不挪开，我就抓住它。我在这里，在上千人中间，再不感到孤独：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

然后，我送她回家。她不会要我走完全程的。“我住在新泽西。”她会说：“你送我回家，真是太好了，但我不能要你像这样走很远的路。别担心，我没事儿。”但我会抓住她的胳臂说：“跟我走。我要送你回家。我喜欢新泽西。”我们就乘公共汽车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跨过它下面奔流不息，黑色而又神秘的哈得逊河，就到新泽西了。我们见到了她家院落的灯火，她会邀请我进去，但我就说太迟了，于是她会恳求我：“那么你得答应我这周星期天来吃晚饭。”我就答应，然后……列车慢了下来，因为停车，人们努力使自己站稳。这就是第 175 街站，一大群人等着上车。我渴望找到她，却到处也看不到。我心绪低落，可正在这时却发现她在另一侧。她戴着一顶新帽子，上面有几朵小花。车门一打开，人们就朝里涌。

她夹在蜂拥的人流中不能动弹，猛地撞到我身上，拼命一把抓住我正握住的吊带不放。

“请原谅。”她气喘吁吁。

我的双手被压着，不能倾斜我的帽子，但我礼貌地答道：“没关系。”

车门关起来，列车开动了。她只好抓住我的吊带，没有其他任何位置了。

“今天天气真好，是吗？”她说。

列车正在转弯，车轮擦着铁轨发出尖锐的声音，就像新罕布什尔的鸟儿歌唱。

我的心疯狂地跳动着。

“象春天一样。”我说。

相互了解

我坐在起居室里，伸展了一下书桌下的双腿，伸手拿起一封信把它拆开。原来是蒙特尔百货商店寄来的帐单。看见我们欠的 175 美元的帐，我大吃一惊。

我认定这是弄错了！因为我和妻子珍妮特都没用过这么些钱，而且为了买下这幢房子，我们正在准备第一次付款，一直在节省每一分钱。我又瞧了瞧帐单，更加肯定他们是打算写 17.50 ，可多画了个零，又点错了小数点，变成了 175.00。我用手擦了擦脸，已经不再感到吃惊了。我的目光越过起居室望到卧室，看见珍妮特正蜷着身子，裹在被子里看杂志。

“珍妮特，”我大声对她说，“我想蒙特尔百货商店是弄错了，给我们寄了张 175 美元的帐单。我敢肯定是 17.50 美元。明天你能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我好把支票寄给他们。”

“珍妮特，”我又重复一遍，“你听见没有？蒙特尔百货商店把帐单给弄错了！”

她慢慢地放下杂志，把它搁在胸前。看得出来她是在尽力保持平静。

当意识到她真的用了这么多的钱时，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心想，她用这些钱时，为何问也不问我一

声？于是我走进卧室坐在床沿上，觉得最好还是把一切都挑明的好。

“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就花了 175 美元？ ”

“ 那又怎么样？ ” 珍妮特勉强笑了笑，说，“ 我也工作。我来付好了。 ”

“ 付什么？ ”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我没看见屋里添置了什么新东西。

她有点稚气地说：“ 我……我不想告诉你，勃尼。这不过是我自己想买的一些东西。 ”

我两眼盯着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用了这些钱，还不肯告诉我钱都花在哪儿。我们付帐只好动用存款，这意味着买下这幢房子要推迟一个月。这太不公平了，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也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定。最糟的是我无法再信任她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的火气更大了，决心问个水落石出。

“ 听着， ” 我气冲冲地说，“ 别兜圈子了。我要知道这张帐单到底买的是什么？我有权知道！ ”

珍妮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 别惹我生气，你最近几个星期太劳累了，过于紧张和敏感了。 ”

她这是想摆脱困境。这叫我更加生气。我粗暴地甩开了她，心里非常不高兴。

“ 听着， ” 我又说了一遍，“ 我提的问题你想拒绝回答吗？ ”

珍妮特仰起头来望着我，脸上显出非常困惑的神情，仿佛是在拼命对付一个棘手的问题。

“ 嫁给你，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有几件自己的私事。 ” 珍妮特讷讷地说。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无法克制自己沸腾的怒火。忽然，我停住脚步站在那儿，我全都明白了。我恍然大悟，找到了答案——她肯定花钱买了条见鬼的貂皮围巾。

一个月前，蒙特尔商店进货时，她跟我嚷过要买那条围巾。对她来说，穿戴最要紧。我甚至还能记得那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去逛商店时，她打量貂皮围巾的贪婪目光。无怪乎她今天不愿告诉我买了什么。真可恶！我上前几步站到她身边。

“ 你这个撒谎的小人！ ” 我眼盯着她，一字一顿狠狠地说，“ 我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你只想自己的穿戴，根本就不考虑我们的婚姻，竟视我们的共同利益为儿戏！ ”

她仍不作声。“ 但愿那件鬼玩艺闷得你透不过气来！ ” 我什么也不在乎地继续怒吼道，“ 我原以为你是我理想的妻子，如今才知道你和那些乱花钱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

珍妮特脸上显出惊恐愕然的表情，可我却似获得了一种快感。这就是我所希望看见的——让她也难过难过。

珍妮特从床上跳下来，站在我面前的地毯上，瞪着大眼问道：“ 你是这样看我的吗？ ”

“ 妈的，一点不错！ ” 珍妮特的火气使我更加恼怒，我勃然大怒地骂道，“ 我真后悔没有能早知道这点。 ”

此刻她和我一样来火，我们两人互不相让。

“ 你这可怜的笨蛋！ ” 她说，“ 你连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你连结婚意味着什么也不懂。你有时间去好好想想。我要回家去和妈妈一起住，别来找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

我知道现在事情的确是很严重了，可我一点也不准备妥协。一切都怪珍妮特，她知道我们有多少存款，她晓得自己偷偷摸摸地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她把我当什么了？我难道是让她任意摆弄的玩物吗？

我转过身去说：“假如你对我开诚相见都做不到的话，随你去哪儿好了。”

她终于气呼呼地走了。我心想：让她去吧，很快她就会知道我是对的，会低三下四地跑回来。娘儿们都是这样！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独自埋头工作。没有人注意到我沉默寡言，与往常不同。

午饭后回到办公室里，我看见比尔·汉莫正在向同事们夸耀他才买的一套高尔夫球棒。“是在市中心买的。”他笑着对我说，“啊，勃尼，你从前常打高尔夫球，是吗？”我强作笑颜，伸手拿了根球棍。“是这样，一点也不错。”我站在那儿，挥舞着球棍说。我忽然有了个主意——重操旧业，再打高尔夫球。因为这样，或许能减少我的懊恼和烦闷。

当天下午我去买了球和球棍，一拿到手里便觉得非常称心。把球拿回家我就在地板上玩起来。有一只球打重了一点，从起居室滚进了卧室，说来也巧，最后滚进了珍妮特的壁橱。壁橱又大又暗，珍妮特的许多衣服还挂在里面。

我跪在地上，伸手在里面摸找，忽然碰到了一只沉重的箱子。我拉出来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高尔夫球棍，比我刚才买的还要漂亮。还有一打高尔夫球和一副手套。箱子上是蒙特尔的标记。我这时才记起来，下个星期二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珍妮特喜欢让人出乎意料，她对我充满了无限的爱。我真混。珍妮特说的一点不错，我真是个可怜的笨蛋。我寻思现在只有一条路——去找珍妮特，求她回来。我是个男子汉，有勇气这样做。

还有，明天，我一定要在珍妮特的壁橱里，挂上一条貂皮围巾。

夏娃的招数

大多数人都说第六天是星期六，因为，难道上帝不是在第七天上午休息并审视他的造物吗？这么说，他十有八九在星期六创造了人类。

可是从各种迹象，他肯定是在倒霉的星期五设计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的。

星期六也罢，星期五也罢，反正上帝创造他们。大功告成后，他还为他们修了一座精美的花园，一幢别致的住宅。住宅配有凉爽的棚子，供烈日难当时消暑。

“亚当、夏娃呀，”上帝说，“这是给你们的，收拾好东西搬进去住吧。”

“多谢上帝。”夏娃说。

“慢，”亚当说，“货币尚未造就，租金如何交纳？”上帝说：“亚当呀，这是送给你和这小妇人的礼物，还提什么租金呢！”既然如此，夫妇俩就搬进了住宅。他们动手收拾房间，好舒舒服服住在里面。

不料烦忙接踵而至。

“亚当，”夏娃说，“我挂窗帘，你去安炉子。”

“你为什么不安炉子而让我来挂窗帘？”亚当说，“你我气力相当。上帝并没有使你我谁比谁的力气大一点。你怎么总把重活往我身上推呢？”“人有男女，事有分工，”夏娃说，“让我去搬那个重家什，道理不通。”

“对谁不通？”亚当问，“谁看得出对谁通对谁不通？我们还没有邻居呢。”

夏娃一跺地板：“正因为没有邻居，我们就没有理由背着他们乱说一通，对不对？”“没了妇道！”亚当说罢坐下，双手一叉，“我不安炉子，不安就不安！”接下去他只知道嘴上挨了一拳，身子一晃，如遭电击的牛犊仰天倒地。他翻身爬起，野猫般猛扑在夏娃身上。两人厮扭着一阵好打，屋子里砰然山响似的刮起了旋风。打来打去，结果难分输赢，因为上帝创造他们时，都赋予了同样大的力气。

一会儿后，双双筋疲力竭，只好休战。夏娃瘫在床上，蹬脚大放悲声：“亚当，你凭什么对我这样卑鄙呀？你是一只不识数的狗，养了你，你还咬我。”

亚当呸出一枚牙齿，使劲睁开那只被打得乌青的眼睛：“我养的狗敢像你这么打我，我非宰了它！”这下夏娃嚎啕痛哭，泪水湿透了被褥。亚当闷声溜之大吉。他深感自己卑鄙龌龊，品格低下。他在厨房后面转悠了片刻，三思后去找上帝。

上帝劈头便问：“怎么啦，亚当？有什么家什没法用啦？这是我修造的第一幢住宅，不可能尽善尽美。”

亚当摇头：“住宅好得无与伦比。”

“那又怎么啦？”“实话说了吧，”亚当说，“问题就出在那个小妇人夏娃身上。我说上帝，您赐给我们同样大的力气，这麻烦就来了。我即使用尽全身招数，也奈何她不得。”

上帝顿时眉头紧锁：“仅因为你们力气相当，你就要指责上帝吗？让男人和女人并驾齐驱，这合理得很嘛！”亚当不由浑身打颤。但是他心烦意乱，痛苦不堪，非要一吐为快：“可是上帝，我和夏娃真正的不平等呀。”

“当心，亚当！你在当面诋毁上帝。”

“上帝呀，”亚当说，“正如您所说，我同她的力气相同。可是那女人的确另有招数与我斗劲呀。她又哭又嚎，声势浩大，我真觉得自己简直是无能的饭桶。上帝，那声音我无法忍受。如此下去，我知道，夏娃更会我行我素，强迫我干所有的脏活。”

“她竟学会了这一手，到底怎么回事？”上帝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唉，”亚当说，“这女人真令人气愤。您要是使我比夏娃力气大，我感激不尽。有了大力气，我叫她干活，她若不干，我会抽耳光强迫她干。知道要挨抽，她干什么都会百依百顺。”

“那好，”上帝说，亚当，这下你看看自己。

亚当闻言一看：呀，臂膀浑圆，肌肉鼓胀，胸肌前突，胸宽腹挺，双腿粗大。

如此剽悍壮实的身体，连他自己也吃惊不小。

“ 谢谢，我的好上帝，” 亚当说，“ 这下瞧瞧那妇人在我面前百依百顺的情景吧。”

他趾高气扬，疾步回家，从后门直闯而入。

夏娃正在摇椅里一前一后悠然自得地摇晃着，见他进去时便一脸的鄙夷。难道亚当神气活现地闯入她竟一声不吭吗？对。她就瞅他一眼，便俯身从柴箱子里抓起一根粗大的柴火棍。

“ 放下棍子！” 亚当大叫。

“ 谁说的？” 夏娃道，“ 谁在这里呼三喝四？” 说罢她一跃扑过去，抡棍想当头放倒亚当。

亚当哈哈一笑，抓过柴火棍一下扔出窗外。他朝夏娃懒洋洋地抽一耳光，她就呼地飘到房间的那一边去了。

“ 这就是谁说的，知道吗？亚当轻蔑地说道。

“ 就凭这一耳光，亚当，我非剥你的皮！” 夏娃说。

她手抓脚踢又扑过去，亚当顺势拎起，一耳光把她抽倒在地上。

她又挣扎而起朝亚当扑去。

这下子亚当将他抓起扔在床上。为了让她知道厉害，他放开巴掌将夏娃一顿好打。

夏娃好久才大哭出声：“ 求求你，亚当，我亲爱的，别抽了！噢，我求你呀，亲爱的！”“ 我是不是这一家之主？” 亚当问。

“ 是是，亲爱的，” 她说，“ 你就是这一家之主。”

“ 对，我就是这一家之主，” 他告诉她，“ 上帝已赐予我更大的力气。从今以后，你一切得全听我的！刚才不过让你哼了几声。下回，我要让你扯开嗓子喊。”

他把夏娃一推：“ 去，炒点鲇鱼来。”

“ 是，亲爱的。”

夏娃表面顺从，心底窝火，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

于是，那天余下的时光里，她在亚当面前显得百般温顺，千般柔情。

翌日清晨，夏娃去找上帝。

上帝说：“ 你又来了，夏娃，我能为你干什么呢？” 夏娃莞尔一笑，向前一个洒脱的屈膝礼：“ 上帝，您愿略施恩惠吗？”“ 道来。”

“ 东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两枚小小的锈钥匙，您看了吗？” 夏娃说，“ 如果您没有用它们的话，就请送给我吧。”

“ 嘿，” 上帝说，“ 我倒真忘了那儿挂着的钥匙呢。可是夏娃呀，它们都没有用处。我是在废物里发现的，还以为哪天会找到它们能开的锁。迄今，它们在那钉子上已挂了一亿年之久，就是没找到锁，你想要就拿去吧，与我无妨。”

夏娃接过钥匙，谢了上帝，放小跑回到家中。家里恰好有两扇门，却因没有钥匙而打不开。夏娃试了

试，它们正合适。

“ 啊哈 ”，她说，“ 上帝找不到的锁就在这儿呢。现在，亚当先生，谁是一家之主，我们走着瞧吧！ ”夏娃关上门，藏好了钥匙。

不久，亚当从花园出来了，对夏娃说：“ 给来点东西吃。 ”

“ 厨房的门锁着呢， ”夏娃说，“ 我拿不着。 ”

“ 看我的。 ”亚当说。 ”“ 他用力试图撞开门。不料上帝做的那么牢实，他休想碰动一下。

“ 算了吧，亲爱的， ”夏娃说，“ 去林子里打些柴火，说不定有法子开门。也许我略施小计，那门也就开了。快去，乖乖，打柴去。 ”

于是亚当打回了柴火，夏娃也打开了厨房门。从那以后，夏娃自个儿保管着厨房的钥匙，逼亚当去树林打柴。

这天晚餐已毕，夏娃说：“ 来吧，亲爱的，你去把房楔上的那个小漏洞补好。

说不定你补洞时，我可以打开卧室门。 ”

于是亚当补好了漏洞，夏娃打开了卧室的门。从那以后，夏娃自个儿保管着卧室的钥匙，开与不开，随心所欲。

所以说，在男人们自以为是一家之主的时候，女人们却知道自己才是一家之主。为什么呢？因为女人都有两把历史悠久的小钥匙，而且使用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由来如此，永远如此。

倘若连这点都还不明白的话，你实在是枉为人夫了。